

文學筆記
說部

文海披沙



行刊社應供書圖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四日

文海披沙

標點者 沈世榮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發行人 周健人

發行所 大達圖書供應社

上海河南路
一三七號

總發行所 全國各大書坊

洋裝一冊定價七角

序

昔稱齊澣知今，高仲舒知古，卽世之博雅通人，鮮能兼濟。以彼非松喬而曙上代，槿戶牖而通遐裔，自非併苞經籍，博采諸俗，朝帷不卷，夜榻幾穿，安能涉彼津要，舉其芳藻者哉？起部謝君在杭，起自晉安，蔚爲名士，亦玄亦史，學不局於方體，旣博旣精，識欲遍乎滋略。凡所綴述，余嘗得而卒業焉，莫不發言而宮商應，握筆而綺繡錯，其下菰諸作，業已超七子，而聘轡爲八閩之先鞭矣。乃其裨編小史，亦復遇物成書，燦然指掌，抑何盛也！諸子叙次，披沙刻之南中，而屬余爲序。余涉獵一二，若遊玄圃，而得夜光，汎滄溟，而覩明月，品藻分於朱紫，囊括於函海，誠心馳目之觀，非僅僅會稗叢殘爲小說之靡而已。余謂研味此編，有三益焉：蓋殫力錯綜，隨方滲漉，卽皇朝要略未及擬倫，而祕府太常，靡不摺摭，可以折羣言之衷，望果然之腹，一也。古典人所屬心，而時事罕或載筆，乃歷代遺蹟，不疏記，可以備當代之文獻，廣方來之耳目，二也。語怪徵奇，曲士所絀，而窮幽極異，網羅不遺，徵感應之不備，人之爲苦，不藉弼刑，默裨世教，三也。此非凌高鑠齊，涵今茹古，挾「寶雞」之多識，軼「癡龍」之奇鑿，何以辨此？且參其著作，率以適意爲宗，注心典要，不以繁詞爲貴。往往掘井可以及泉，披沙因而得寶，在觀者善求之而已。余也開鏡筒以擬心神，持涓塵而測海嶽，雖慚益者之數，竊附同心之言，輒序簡編，寄其仰止云爾。

萬曆辛亥孟秋澹園居士焦竑著

序

古之所貴立言不朽者，三代尙矣。漢魏以來，各伸其所見，成一家言，列諸藝文者，汗牛充棟，汪洋無涯，洎辟諸海之澤，靡荷不得觀其瀾之漸，則弗望洋而退者幾希矣！嘗購文海披沙讀之，乃明謝在杭氏之所著也。揚古權今，包括乾坤，索隱探賾，而文辭流麗，奇而不僻，簡而不沆，乃事物之奧見焉。實觀文海以瀾之漸也。而誠見高邁，議論精確，乃趣操觀焉。儻譎者如披沙見金也。文海披沙之目稱焉。烏乎！三代尙矣，漢魏以來，各伸其所見，成一家言，列諸藝文者，汗牛充棟，雖各有所長哉！然余所嗜，惟五雜俎與斯書已。每一讀之，手不能釋，輒至忘病忘食，而五雜俎業已行于世，特斯書未梓行，是以不釋然于懷云。頃書林某來告其繡梓，且請之序。余嚮往謝氏，淫僻斯書也。久之，今聞此舉，而後喜可知也。乃綴數言爲序。

寶歷己卯孟秋太室韓文華撰。

序

謝在杭五雜俎於世，余早歲喜之不釋手，中曰嘗著文海披沙，思一觀其書而不得。一日見掃水先生談次及之，先生曰：「何誼之不早？往年西京書賈攜一本來，眎我師，父取而觀之，遂命小子騰寫，賈曰方嚮，某藩既成，賈矣。遞送有期，不得遲緩。時某以捷筆自負，限以一晝一夜，草草畢業。書賈凌晨來促，未暇考訂，束諸高閣，二十有餘年矣。幸有吾子之需，方欲以校正之任，試吾子之技如何？」余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及閱其書，言簡意長，大愜素聞。只以當時迅筆寫，故字畫多缺誤，至其甚則有不可下句讀者，僅僅點定以眎先生。先生頗稱善焉。後看百川學海，收載此書，但抄數段而已。因知此書之倍可珍，欲更繕寫，以藏於家。「先生曰：此書固海舶不多，齋來本邦，未有刻者，今梓以與同志，不亦善乎？吾子已躬校正之勞，宜冠一辭於卷端。」余曰：「諾哉！」世故紛紛，蹉跎歲月，頃天久旱，秋暑如焚，早起觀易玩象，忽覺毛骨凜，耳邊鐸鐸，恰如在深山幽谷湍石之間；又如入金房油室，與神仙接。回眸視之，一片過雲雨，沛然濺下，芭蕉舞風，蕙蘭送芳，清麗滿懷。昨日湯鑊之苦，如今烏有，可謂無明卽法性矣。時戶舞靈臺，凡几，匪直也，人果見掃水先生來過，欣然迎引，共賞新涼，因校先師遺書，載寧馨兒引文海說，余悅然憶昔日之書曰：「於乎！余何初不能忘之深，而今忘之之頓哉？季路豈容有宿七八年前之諾邪？」共發一笑。近日閱說雅，正續編，大都涉獵昔日之難句讀者，稍易屬讀，間與鄙見暗合，蓋無欲速之戒，夫有以矣。因憶凡事天下

事，得失每相倚，實塞翁之馬，哉！重加校正，聊敘其所從來，授諸剞劂氏。夫世間未刻之書固多矣，今獨拳拳於此書者，何也？寧爲其博通大雅，獨雄今古乎？將爲其識密鑒朗，言獨與神會乎？寧爲其文章之奇獨彰泄，玄黃英華，而形寫人紀倫則乎？將爲我夙用力之勉焉，而嗜好之獨深乎？寧爲明氏名家，如空同觀微，象龍草木，咸不足取，而謝氏獨拔萃而得精乎？其然豈其然乎？余喜在杭者，蓋喜其氣象爾。夫訓詁文辭，可以工致；微言妙理，可以深造自得；唯是氣象自然佳處，難以力致矣。非夫喜養浩然，常使胸府間至大至剛，綽綽有餘者，安能至于此境耶？然可以智識看，不可以言說解，具眼者自知焉。嚴滄浪曰：「詩有三味。」在杭所云云，殆得其三味者矣。

寬延三年歲次庚午中秋後二日，書於乙浦聽潮菴中，洞津魚目道人。

文海披沙筆記目次

秦淮海語	一	將無同	五	殿試角力	九
人幸不幸	一	姓名杜撰	五	僑崇	九
武人能詩	一	崖蜜	五	平原君	九
文人妬忌	一	書不妄改	五	龔遂趙充國	九
論衡相背	二	雞骨支牀	六	古人名姓	九
漢時四諱	二	有指不至	六	鵝梧丁	一〇
鬼僧學問	二	融結	六	二千石	一〇
文士苦心	二	曹娥碑	六	物有獨異	一〇
焚書坑儒有本	三	版築	七	大樹將軍枯松太保	一〇
異域君臣	三	宋人釋書	七	朱浚	一〇
賈誼	三	宋禕	七	鳳事二異	一〇
劉媪	四	狼	七	古人服書	一一
湖目	四	裴	七	又	一一
水在天外	四	曹	七	爲善爲惡	一一
秦繆	四	最	八	暉目陰諧	一一
項橐	四	平陽公主	八	吳異	一一

五弧	一	伊蘭	一七	又	一一
古帝王好尚	二	梁孝王	一七	陶穀	一一
杜詩誤語	三	竊古人書	一八	張祿	一一
襲莊子語	三	十二流	一八	一枝梅	一一
窮困有命	三	羹名	一八	魷魚	一一
自雨常雲	四	末藝有悔	一八	狐刺	一一
一丘一壑	四	花飛引	一九	雞廉虎飽	一一
郝昭章孝寬	四	樵談塵談	一九	兼官	一一
古人學專	四	劉向	一九	千字文	一一
高明不羈	四	董仲舒傳奕陳仲微	一九	蜥蜴	一一
優伶戲語	五	溫泉寒火	二〇	禍無小	一一
生不如死	五	婦人能文	二〇	虎曳鳥柝	一一
論衡	六	羶根	二〇	二尺四寸之律	一一
薺芬	六	人與物交	二〇	終古向藝	一一
苗而不秀	六	詩識	二一	寢忌	一一
鐵袈裟贊	六	左右袒	二一	五土	一一
詩話	七	觴政	二一	孕異	一一
蔡洪語誤	七	黃梁夢	二一	物類相伏	一一

慕古人名	二五	樹衣	三〇	詩文書畫	三六
當扇者迷	二五	夏雪夜日	三〇	硯墨紙筆	三六
氏族	二五	芙蓉	三〇	治病去賊	三六
擇術	二六	谷聲	三一	賢愚不係世類	三六
穆寧	二六	用筆之異	三一	執金吾	三七
盤古	二六	異蹟	三二	疑能生病	三七
婦人識鑒	二七	歌姬乞食	三二	勿輕小事	三七
司徒甲	二七	食異	三二	心與肝應	三七
相權	二七	不妄稱人	三三	龍虎經	三七
嘯旨	二七	武官不識字	三三	却寒暑	三八
評量彼己	二八	取人以貌	三三	西王母	三八
草異	二八	畫病	三三	詩文更易字面	三八
雷擊人	二八	文士當韜晦	三四	發墓賊	三九
釋常談	二八	定數定知	三四	相人之語	三九
科場之法	二九	參同契	三四	唐虞月建	三九
智囊	二九	物作人言	三四	四靈	四〇
筆墨官取太多	二九	君相造命	三五	論超三界	四〇
偶不以類	二九	報應之說	三六	求放心喻	四〇

四少	四〇	身化	四五	郭奕	五〇
天道難知	四〇	韓康伯張蕪	四五	物化	五一
石異	四〇	李固朱環	四五	雨異	五一
名賢爲時所崇尚	四一	書籍	四六	異名	五一
諂事宦官	四一	成佛作祖手段	四六	師道	五一
老人貴人婦人	四一	休官難事	四六	四豪	五一
世事相反	四二	化書	四七	物異	五一
句法相似	四二	人君舉動不可輕	四七	郝氏	五一
吾儒高於二氏	四三	奸賊之報	四七	嚴武	五一
人情難易	四三	微詞解紛	四七	問腹	五二
見石以爲伏虎	四三	以地名物	四八	副急淚	五二
畫事非真	四三	六眼龜	四八	藝有至極	五三
人以物重	四三	異能	四八	奴隸中可人	五三
壽	四四	天人不遠	四九	又	五三
物性不遠	四四	方朔諧談有本	四九	楊用修	五三
關王神	四四	千古之恨	四九	又	五四
采賸名	四四	木異	五〇	禁酒	五四
玉衣	四五	鳳州宣州	五〇	勞逸	五四

巫讖不足信	五四	胥山	五八	種動物	六四
體物之妙	五五	白黑鬚	五九	物類有親	六四
崖公蜆斗	五五	書名	五九	因革失宜	六四
妖惑	五五	三十六人	五九	吃語詩	六四
風水	五五	更鼓	五九	前身	六五
天開眼	五六	禹穴	六〇	門客	六五
龜不見碑	五六	賜姓	六〇	黃金	六五
詩文人見識不定	五六	三元	六〇	人與行事不類	六六
阿堵寧馨	五六	務多無用	六〇	反常之物	六六
家諱	五六	風毛	六一	飲酒害事	六六
臘	五七	卜筮	六一	詩文愈疾	六七
張子野	五七	墮甌鼓盆	六一	喜鵲鷓鴣	六七
效乃	五七	小人痛快處	六一	天子別稱	六七
物有人心	五七	前知	六二	借錢下禮	六七
潔疾	五八	纏足	六三	封陟	六七
理之所無	五八	妬虐之報	六三	人身藏物	六八
宋興亡	五八	篡賊之女	六三	福有厚薄	六八
相似而訛	五八	物封官	六三	人在塵埃中	六八

災木	六八	奇疾	七三	矯鎮軍心	七七
江州囊駝	六八	盜可以德威	七三	人不可廢言	七七
妙在無意	六九	才不才辨	七三	神仙	七七
詩文虎	六九	王孫公子	七三	吉凶無定	七七
妬遺婦害	六九	偽書	七四	后羿子美	七七
鬼物畏人	六九	雲雨雷可食	七四	古人之食	七八
刑獄冤濫	六九	五月五日生	七四	大臣德量	七八
人妖	七〇	小事不可忽	七四	水神求物	七八
賈氏五子	七〇	文人無行辯	七五	神仙所謫	七八
物聚必散	七〇	得官失官	七五	鏡	七九
子弟好尚	七一	晉宋相類	七五	天於人厚	七九
論茶	七一	有意無意	七五	毀祠毀佛	七九
愛官甚於生	七一	精騎羸卒	七六	蘇長公命相	七九
木類有毒	七二	裴行儉惠遠	七六	莖	八〇
宋孝宗事	七二	始皇馮道	七六	戮妬婦	八〇
不善自知	七二	物類相報	七六	肉名	八〇
覓句營生	七二	物有相反	七六	山資	八一
愈病	七三	寇萊公	七六	人不如物	八一

知味	八一	娶替女	八五	陶穀何郟韓瑛	八八
男色	八一	禁古人	八五	婦人拜跪	八九
貧富相形	八一	替代	八五	誥勅	八九
拾遺	八一	大學士	八六	一至十字	八九
石匠賢不肖	八二	用人	八六	一日是兩日	八九
盛姬	八二	聚書	八六	西遊記	九〇
物壽人天	八二	死生有命	八六	既入其莛	九〇
三字名字	八三	牡丹花會	八七	富貴不樂	九〇
晚達	八三	世俗之偈	八七	兄弟詩	九一
蘇子瞻	八三	落雁破柴	八七	奢僧之報	九一
大臣有壽	八三	改忌日生日	八七	婢隸有見解	九一
餽省	八三	左手書	八七	古今人心不同	九一
所愛甚於生	八四	杜撰	八七	藏書	九二
托名	八四	食人	八八	食異	九二
諂人無益	八四	生易	八八	一字師	九二
愛鵝	八四	申胥伍胥	八八	精思亭	九二
才士傲忽	八四	晉乘棹机	八八	夢	九三
口業報應	八五	先絡	八八	王涯	九三

好名	九三	白敏中	九六	涉世	九九
知時	九三	末藝不遇	九六	賢士有助	九九
燈婢燭奴	九三	尤物移人	九七	龍虎	九九
明道雜誌誤	九四	守錢奴	九七	洗浴	〇〇
人與雷鬪	九四	服藥	九七	歷日	〇〇
父母子弟	九四	人臣專殺	九七	妬婦	〇〇
楊果宗李偉	九四	野史童	九八	人不易知	〇〇
焦門宣室	九五	晝簾緒論	九六	抵鵲代薪	〇一
手口之異	九五	兩頭探	九八	晚節不終	〇一
詩賦	九五	范質	九八	得名之難	〇一
心同報異	九五	戒殺	九九	義	〇一
異常之物有怪	九五	忽雷	九九	影異	〇二
中國媿於夷狄	九六				

文海披沙筆記

秦淮海語

秦淮海云：「予少時讀書，一見輒能誦，暗疏之，亦不甚失。然負此自放，善從滑稽。飲酒者，游旬期之間，把卷無幾日，故雖有彊記之力，而常廢於不勤。此數年來，頗發憤自懲艾，悔前所爲，而聰明衰耗，殆不如曩時。十一二每閱一事，必尋繹數過，掩卷茫然，輒復不省。故雖有勤苦之勞，而常廢於善忘。嗟乎！敗慧業者，此二物也！」

人幸不幸

造物之所最忌者名也。巖穴之士，槁死衡門，人不及知，史不及載，身名湮滅，與草本同腐者，衆矣。唯美姝名妓，一附筆端，千古不朽。如西施王嬙文君綠珠真娘蘇小鶯鶯燕燕之類，不可勝紀。非獨士人善談樂道，卽村氓閨女無不知有若人者。至於亡國孤臣，流離節婦，若孔子之所授軫，伍員之所輟餐，田橫兩客，魯國二生，失其名者，往往而是，人之幸不幸如此。

武人能詩

古人武夫健卒，皆能詩能文，而不以學問顯。項籍學書不成，一生軍旅，至垓下悲歌，幾與易水爭衡。樊噲鴻門宴上，排闥禁中，匆匆數語，盡若夙搆。馬援知伏波將軍及城皋令印文有誤，張飛刁斗銘文法書法，俱稱合作。苻堅老羗，而有商風隕秋籀之句。高敖曹目不知書，而爲勅勒歌，聲氣悲壯。曹景宗競病兩語，休文心服。曹翰以蟠花舊戰袍語得轉官，此等學問，皆從何處得來？豈非釋氏所謂夙根者耶？

文人妬忌

沈約聞人一善，如萬箭攢心；衛夫人見王右軍筆法，而流涕曰：「此子必蔽吾名！」鍾繇見蔡中郎筆法，拊心嘔

血李白見崔顥詩，有恨不槌碎黃鶴樓之語。唐柳信言聞蕭飲死，屈一脚而跳，連呼曰：「獨步來獨步來！」至於馬融忌康成之能，而欲追殺之，甚矣！

論衡相背

論衡一書，掎擊世儒怪誕之說，不遺餘力。雖詞蕪而理，亦稱卓然自信矣。至驗符一篇，歷言瑞應奇異，黃金先爲酒尊，後爲盟盤，動行入淵黃龍，身大於馬，舉頭顧望，鳳皇芝艸，皆以爲實。前後之言，自相悖舛，此豈足爲帳中祕哉？

漢時四諱

漢時有四大諱：一曰諱西益宅，而益宅謂之不祥。今之住宅，忌虎臂昂頭，是其遺意也。二曰諱被刑爲徒，不上丘墓。此諱今人無之，但欲使子孫體愛全歸，不令虧損，其意善矣，而非所論於無辜受刑者也。三曰諱婦人乳子，以爲不吉，將舉吉事入山林，遠行度川澤者，皆不與之交通。乳子家亦忌惡之。丘墓廬道，踰月乃入。今但賽祀及道流上帝漁人下海，則忌之餘不爾也。四曰諱舉正月五月子，以爲殺父與母，今不諱也。唐時正五九月不行刑，曰三長月社日停針線，今亦無之。今人諱最多，而其大者，則正五九不上官。初五十四二十三日不出行，月建月破日不舉事，動作忌太歲所在。然達者往往不忌，亦無他患。近有一二縉紳，拘忌之極，每日出行宴會，亦必擇方向吉利，而禍敗更自不少。膏肓之疾，終不可醫。

鬼憎學問

倉頡作書，而鬼夜哭；揚子雲作大玄，有人語之曰：「無爲自苦玄故難傳。」忽然不見。王遠知作易總，雷電中一老人取去。是鬼常憎人學問也。李廣勤學博物，夢一人出于其身，語之曰：「身是心之神，君過相役，是以相辭。」倉頡等之鬼，殆類是邪？彼教長卿作大人賦，燃藜天祿閣上，及贈王肅墨逼退之吞篆文者，定奇鬼也。

文士苦心

司馬長卿作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揚雄有夢腸之談，曹植有胃反之論，任末削荆爲筆，尅樹汁爲墨，夜依林木，望月映星，太冲門庭，廁溷皆置筆研，周大朴作詩，屬思不續，墜落坑塹不覺，朱詹吞紙實腹，抱犬而臥，孫敬折柳寫經，睡則懸頭於梁，鄭灼患熱，以瓜鎮心，便起誦讀，崔融爲文下直，馬過其門而不覺，王摩詰至走入醋甕，今人以鹵莽滅裂之學，粗心浮氣，剽竊掇拾，而妄意時名，謂可襲取，噫難矣！

焚書坑儒有本

秦之禍天下，至焚書坑儒，烈矣，而不知實本於商鞅變法之初。鞅之言曰：「無以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問，不貴學問，則愚，愚則無外交，勉農而不偷。」又曰：「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知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今上論材能知慧而任之，則知慧之人，希生好惡，使官制物以適主心，民務焉得無多，而地焉得無荒。」又曰：「雖有詩書鄉一束家一員，無益於治也。」夫重農抑商可耳，乃并民學問而禁之，豈欲愚其耳目，而後驅之戰耶？故又曰：「民愚則智可以王。」鞅之大旨若此，是以始皇李斯襲而用之，豈知有不讀書之劉項耶？

異域君臣

晉李暹據涼州，好尚文典，書史有脫落者，躬自補葺。從事欲代之，暹曰：「所以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耳。」其臣燉煌劉昞，尤手不釋卷，暹謂之曰：「卿注記篇籍，白日宜然，夜可休息。」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孔子聖人，猶不知老之將至，昞何人，斯敢不如此？」以異域之君臣，值兵戈擾攘之際，而好尚如此，亦足喜矣。因知雞林之購元白，高麗之乞歐書，不足爲異也。

賈誼

賈誼出傳長沙，人皆以絳灌爲之也。風俗通義載劉向對成帝言，是時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誼惡通爲人，數廷譏之，由是疎遠，遷爲長沙太傅。旣之官，內不自得，及渡湘水，投吊書曰：「關茸尊顯，佞諛得志。」以哀屈原罹讒

邪之咎，亦自傷爲鄧通所愬也。乃絳灌諸公，猶蒙譖賢之名，何歟？宗景文云：賈生智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譖，蓋指此。而王俊儀困學紀聞，以爲考漢史無鄧通事，豈偶未之見邪？

劉媪

史記漢高帝母曰劉媪，媪者，老嫗之稱也。注云：「烏老反。」不過切其音耳。近來村學究作小說，謂身爲天子，而母不免有烏老之稱，至夢中與高祖爭辯，亦大憤憤！

湖目

酉陽雜俎：魏元翻泛運子湖，庖人作魚羹，不就，令取洛水爲之，遂成。清河王問之曰：「可思湖目旣散？」清河終不曉「湖目」之義，以問房叔道曰：「湖名蓮子，藕能敗血，故爾。湖目猶言湖名也。」楊用修藝林伐山直以湖目爲蓮子，豈上下文章未之深考耶？

水在天下

抱朴子曰：天在地下，水在天下，浮天而載地者，水也。此語恐誤。當曰：水在地下，天在水外，貯水而浮地者，天也。天生水，豈水之功用能過於天哉？

秦繆

古諡法：穆與繆通用。秦穆魯繆，關壯繆是也。王充論衡謂繆者，誤亂之名，應劭謂秦繆所爲不善，故諡曰穆。皮日休秦穆公論皆以繆爲繆戾之繆，非也。

項橐

項橐年十二而爲孔子師，聖人博學無常師，卽學琴問禮問官皆師也。符子記項託詆訾孔子之言，文飾之詞也。故皮襲美直爲無項託。

將無同

晉阮宣子論三教同異曰：「將無同？」「將無」猶言「得無」也。意欲明其同，而又嫌於徑言，故爲婉詞耳。趙德麟侯鯖錄載坡公訓將爲初竊恐未安，郎仁寶以將無同爲不同尤失語意。謝太傅航海風急，太傅曰：「如此將無歸？」舟人卽承響回棹是也。

姓名杜撰

古人姓名有正史所不載，而旁家小說杜撰爲之者，後之人習而不察，傳以爲真。如蒼頡姓侯剛氏，神農母名女登，帝皞字青陽，許由字仲武，鬼谷子姓王名詡，彭祖姓鑊名鏗，孤竹君姓墨名台，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易牙名巫，接輿姓陸名通，伯樂姓孫名陽，莊周字子休，杜康字仲寧，漢高祖太公名熾字執嘉，兄仲名喜，項伯名總，四皓東園公園秉字宣明，夏黃公崔郭字少通，綺里季朱暉字文季，角里先生周述字元通，蜀楊王孫名貴，壺關三老姓令狐名茂……甚矣，人之好異也。至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魃神名馮耳，火神姓宋名無忌，月中人姓吳名剛，東王公名傀字君明，西王母姓楊名回，竈神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字鯉忌，有女六人，皆名察，五岳四瀆之君及夫人，皆有姓名，則神亦僞爲之姓名矣。至於連山三墳，則并其書而僞之矣。孔子所以嘆史之闕文也，有以夫！

崖蜜

蘇長公橄欖詩：「待得餘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崖蜜者，蜂於石崖上作蜜。晉陸士衡詩：「崖蜜珠滿盤。」杜少陵詩「崖蜜松花熟」是也。冷齋夜話以崖蜜爲櫻桃，不知何據。野客叢書亦宗其說。戴仰培鼠璞又引南海志有崖蜜子小而黃，殼薄味甘，豈以昔人有菓子紺多時之說，故必求菓類以實之耶？况蘇公性嗜蜜，此尤一證。

書不可妄改

古人書中語有本自平易，而後人以意妄改者。——春秋星隕如雨，此常言耳，而釋者改如爲而，有何意義。蘇秦專爲雞口，毋爲牛後，此自諺語易曉，且韻亦叶，而必改爲雞尸牛從，何其艱且晦也。落霞孤鶩，自是綺語，而釋者以落霞爲飛蛾。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蚌肺，韻語也，而必改雨爲兩，殊費解釋。借書一嚙，還書一嚙，此杜元凱戒子書，勿借人而引諺，後人轉改爲癡，又改爲鷓鴣，愈改而義愈遠。醉如泥，此口頭語也，而必解泥爲無骨蟲，無恙者，無憂患也，而解恙爲獸名，則齊后問歲無恙，豈獸能食歲耶？風馬牛，言風與馬牛遲速不相及耳，而解爲牝牡相交。天子呼來不上船，本謂登舟也，而釋船爲衣領。小兒識字強釋解事語，不知適見笑於大方也。

雞骨支牀

王戎雞骨支牀，注者不解所以，後人讀者釋有二義：一云飲酒食肉，所棄雞骨，至可支牀；一云瘦骨若雞，僅堪支持牀上，二說覺後者爲長。

有指不至

莊子曰：「有指不至，有目不見。」世說：客有問樂令，樂不復解，但以塵柄闌几上云云。柄至几上，可謂至矣，而復可提而去之，則未爲至也。蓋有指則有形，有形則可以至，亦可以去，惟無形之至，莫能去之，方爲至耳。今世說本作樂令，旨不至者，遂令人讀之，茫不可解。

融結

宋孝宗問王過曰：「李融何以字若川？」過對曰：「天地之氣，融而爲川，結而爲山。李融之字若川，猶元結之字次山也。」上大悅。世但謂過此對出於一時捷給之語，不知元結實有弟名融，字季川，過之言自有所本也。

曹娥碑

世說載魏武過曹娥碑下讀「黃絹幼婦」題。按曹娥碑在會稽中，曹操未嘗南行至此，何由得見？卽劉孝標注

亦疑此。余按三國志演義中載操征漢中時，過蔡瑛莊，見有碑刻云云；此雖小說，於理爲近，足破千古之疑。又按典略，以爲陳太丘碑，當亦以前事矛盾，故更之耳。不知黃絹語出李北海，曹娥碑當時下筆必有考據。

■ 版築

書曰：「說築，傅巖之野。」孟子曰：「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聖賢未遇，自無常處。舜不厭耕稼陶漁，傅又何以版築爲諱？宋人乃必釋築爲居，過矣！

■ 宋人釋書

古人文字使事，亦有不經意語，或隨俗語，本無深味者。至宋人解釋，旁搜遠引，紛拏蜂起，然竟無一定之說。如釋甘泉賦「玉樹青蔥」，史記左右祖漢書「眾愚」，杜詩「綠沅槍鳥隗」等語，皆千餘言，令人厭適，何益於事。

■ 宋禕

宋禕是石崇妓，綠珠弟子。一云姊子，有國色，善吹笛，晉明帝幸之。疾篤，以賜吏部尚書阮遙集者。世說稱爲王敦妾，後又屬謝尚，不知一人耶？二人耶？劉注宋禕未詳，則又失於深考矣。按謝尚又有妾阿紀，善吹笛，尚死守志爲尼。中郎和曇以計得之，則阿紀也。笛當是宋禕所教也。

■ 狼

禽獸中爲人口實者多矣，然皆美惡相半；卽狗彘亦然。惟狼最多，而皆非美稱。言殘忍曰豺狼，曰虎狼，聲不美曰狼聲，毒曰狼毒，狠曰狼狠，有反相曰狼顧，無義曰中山狼，咨食曰狼飡，無厭曰狼貪，掣肘曰狼跋，奔走曰狼竄，不檢曰狼籍，又曰狼戾，失次曰狼狽，疾曰狼疾，邊警曰狼煙，佻闖曰狼子野心，賊星曰天狼丘墓，精曰狼鬼，察賊蟲曰狼筍。

■ 蔡邕

揚子雲劇秦美新法言曰：「自周公以來，未若漢公之懿也。」至今文士皆爲口實。余讀蔡中郎集有表太尉董公爲相國一表，詞甚詳切，謂卓生應期運，氣稟山岳，黜廢頑凶，爰立聖哲，而辭疾讓位，乖羣生仰望之心，宜益隆委任，責以相業之成。此等議論，與子雲無異，使邕不爲此表，犯卓之怒，不過死死，卓與死允等耳，懼勢畏死，乃卒不免身名俱隕，悲夫！

避諱

古人避諱最嚴，臨文稱呼，多所更改，相沿至今，習以爲常，然有必當改正者。秦始皇諱政，今猶謂正月爲征月；吳主女諱二十，今猶以二十爲念；漢文帝諱恆，今猶以恆山爲常山；安帝諱慶，今猶以慶湖爲鏡湖；晉簡文后諱春，今猶以富春爲富陽；唐世祖諱虎，猶以虎林爲武林；王館諱會，今猶以會稽爲劄稽；世代已更，而諱名不復，甚無謂也。又其甚者，以漢武諱而令蒯徹名通，以漢明帝諱而令君平子陵皆失故姓，郡名灘名，俱從嚴以馬昭諱，而令王嬙易名明妃，以石敬瑭諱，而令唐穀爲陶穀，以宋孝宗諱，而令慎德秀爲真德秀，此又害理之尤者。朱子避宋諱，經書注慎字皆改從謹，讀者熱而不察，以慎音謹者多矣。國家偏名嫌名，俱不諱，而反從先朝之諱，可乎？惜無一人昌言，悉行改正，始爲一快耳。

髡奴詞

黃香髡奴詞云：「離離若綠坡之竹，鬱鬱若春田之苗。」

平陽公主

讀漢平陽公主嫁衛青事，不覺太息。公主貴矣，卽擇尊貴者尙之，則丞相御史大夫，皆可，何必大將軍？主旣嫌衛，舊爲我家馬前奴矣，卽擇廷臣尊貴稍亞大將軍者，亦何不可，而必嫁青？青亦不以爲嫌，娶之而不辭也。漢俗之薄惡甚矣，然武帝家法以饒大方士，猶得尙公主，其婿青又安足怪？

殿試角力

宋文帝與羊玄保賭，玄保勝，遂得宣城太守。陳敬瑄與師立牛勉羅元果以打毬爭三川，敬瑄獲頭等，遂授節鉞。識者笑之。然偏安亂朝，固不足怪。宋藝祖開寶四年，廷試例以先納卷爲魁。時王嗣宗與陳識同納卷子，上命二人角力以爭之。嗣宗得勝，遂爲第一，而識居第二。勦業之主，亦爲此兒戲舉動耶。涑水紀聞云：「嗣宗與趙昌言手搏角力，」恐誤。昌言係太平興國四年胡旦榜第二人也。

衛光

風俗通載豫章徐孺子爲太尉黃瓊所辟，初不答命。瓊薨，既葬，負笥舁涉齋一盤，齶哭於墳前，無有謁刺，事訖去。

平原君

平原於四豪中稱劣，一詘於信陵，再屈於春申，然其譽不少損者何也？善乎其對秦王之言曰：「富而爲交者，爲貧也；貴而爲交者，爲賤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凜凜。」數語千載之下，尙能動人，况在當時？唐人詩曰：「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卻憶平原君。」

龔遂趙充國

龔遂入朝，王生戒之曰：「天子卽召見，問何以治渤海，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旣召見，如王生語對上曰：「嗟乎，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趙充國平羌自金城還入朝，或教充國如王生指，充國曰：「吾老矣，豈嫌伐一時之功，以欺明主？」卒以其意對上，亦是之。兩人意見不同如此，龔近於諛，趙近於伐，然龔治行也，不妨歸美於上；趙軍務也，利害機宜，豈可避嫌而不言？故余謂兩人皆長者也。

古人名姓

古人複名複姓，似必不可改；然古碑云司馬慕蘭相，庾信詩無復申包，王摩詰詩人疑列禦，至杜詩劉牢出外甥，

則名可刪也。杜詩云：「日下孫弘閣，葛亮貴和書有篇。」則姓可削也。山谷詩：「樂羊終媿巴西。」則名可顛倒也。古人文字，改不拘拘，然終爲白璧之微瑕。

■ 鶉梧丁

宋太學生張行簡醉臥西湖，爲女怪所迷，要與入城。婦曰：「可尋鶉梧丁二枚，貼於錢唐門，則吾得入矣。」張曰：「何物？」曰：「杖瘡膏藥也。」如其言，遂偕入城。事見玉照新志，此名甚新，爲拈出之。

■ 二千石

二千石，石字卽古鈞石之石；五權之名，北人多讀作旦音非也。漢明帝起居注：「上令虎賁王吉射鳥。吉祝曰：鳥鳴啞啞（入聲）引弓射之，中左腋，陛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又皇甫規傳時人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則石音如字久矣。桓玄謂劉毅家無擔石，沈存中筆談謂一解爲一石，則石非擔又明矣。

■ 物有獨異

天下溫泉，皆作硫黃氣；獨黃山溫泉無氣。天下瀑布皆有聲，獨廬蕩瀑布無聲。天下海棠皆無香，獨昌州海棠有香。天下鱸魚皆兩腮，獨松陵鱸魚四腮。

■ 大樹將軍枯松太保

後漢光武諸將會聚，多相爭論功，獨馮異避大樹下，軍中謂之大樹將軍。唐王建平東川，諸將莫不爭功，獨王宗裕立枯松下，未嘗自言，時人謂之枯松太保。二者可謂的對。

■ 朱浚

朱浚，晦翁曾孫也，諂事賈似道，每進劄子，必曰「某萬拜。」時人謂之朱萬拜。然其後元兵入建寧，執浚欲降之，曰：「豈有朱晦翁孫而失節者？」遂自經。均一朱浚也，何其諂附權貴於前，而能抗節死難於後，若兩截人耶？今人

但知朱萬拜而不知其死節足以自贖也。

鳳事二異

偶徵鳳事，耳目所睹，記者多矣。其中有二事最異，今錄於此，以資談柄。金太和四年六月，磁州武安縣南鼓山北石聖臺有鳳從東南來，衆鳥圍之，大者在內，小者在外，以萬萬計。村民懼爲官司所擾，驅牛數十頭擊柝以從，欲逐去之。未至二里，卽有鷺鳥振翮逆擊，翼長丈餘，擊水牛皆死，肉盡見骨，於是報官。鳳高丈餘，尾如鯉而色殷，九子差小，翼其旁，鳳爲日照，則有二大鳥更迭盤旋，庇廕之日入乃下，凡三日，乃從西北摩空而去。縣中三日無鳥，雀鳳去後，人視其處，有食殘鯉魚數頭，皆重五六十斤，臺傍清澗，鳥糞皆滿，小禽折翅死者甚衆。村民掘臺下三尺許，得金劍，不可取，折其半，煨之化爲金蟬飛去，此一異也。華陰有鳳居山，一名龍骨，云唐開元中有鳳逐二龍至此，龍隨地化清泉二道，鳳憤而死，其一龍被鳳爪傷流血，泉色遂赤。鳳死時山之僧以石函瘞其骨於山顛，壘磚爲塔，覆之，因以名山。景泰癸酉鄉民因築城，盡取塔磚，石函始露，上有刻字景祐四年重修。啓函，鳳脛骨長二尺，圍可六寸，股骨長一尺五寸，圍如脛骨，其潔如玉，故老云鳳喜食龍腦，故龍畏之，此亦一異也。

古人服善

古人真自服善，非直成人之美，抑亦全己之名。如文考靈光賦，成中郎輟筆，平叔一見，輔嗣改注爲論。夏侯太初見三國志，遽壞己作，孟浩然微雲疎雨兩語，遂令一座罷唱。楊汝士蘭亭金谷兩語，元白不敢復加。元李氏有古紙長二丈許，相傳四世，請趙子昂書，子昂歎其精絕，不敢落筆，但題其尾。如此氣味，今人所無。

又

戴良少所推服，每見汝南黃憲，悵然若有所失。謝子微高才遠識，見許邵十歲時，便自推服。田己見魯仲連終身不談。崔暉與韓愈往還二十年，不道文章。劉整有雋才，見蔡子呂在座，終日不安。

□ 爲善爲惡

范滂臨刑，謂其子曰：「吾勸汝爲惡，則惡不可爲；勸汝爲善，則我不爲惡。」宋詹事劉湛以義康黨被收，謂弟素曰：「相勸爲惡，惡不可爲；相勸爲善，政見今日。」此兩人語正同。又趙姬女臨嫁，出門戒之曰：「慎勿爲善。」女曰：「當爲惡邪？」曰：「善且勿爲，况惡乎？」此語意又別。前語悲涼，後語玄著。

□ 暉目陰諧

暉目知晏，陰諧知雨；暉目鳩也，其雌者爲陰諧。

□ 吳異

吳之將亡，犬羣鳴而入淵；麋衡菹而適粵；燕雀剖而蛻蛇，生食蘆菹蛭，日浴清水而遇蠶。（魚日子曰：出于賈誼新書全取成語。）

□ 五弧

今人知有桑弧，而不知五方之弧；東方之弧以梧，其牲以雞；南方之弧以柳，其牲以狗；中央之弧以桑，其牲以牛；西方之弧以棘，其牲以羊；北方之弧以棗，其牲以麋。（見新書）

□ 古帝王好尚

古帝王好尚文墨，與臣僚往返無間，雖近兒戲，亦自爽俊可喜。如晉孝武得右軍書，輒令權翼僞書還之。唐太宗索蘭亭不得，至命御史挾詐往取，書飛白賜羣臣，至有登御床就帝手攫得之者。丁晉公鎮金陵，陛辭，真宗出周昉臥雪圖曰：「付卿到金陵，可選一絕勝處張之。」丁遂張於賞心亭。唐武宗怒一宮嬪得柳公權一詩，便賞其罪。宋仁宗中秋召學士王珪對坐酌酒，令宮嬪各出領巾裙帶團扇手帕求詩，既畢，復曰：「豈可虛辱，須與學士潤筆。」各取頭上珠花一朵，插幘頭上，插不盡者，置公服袖中，仍取針線固縫袖口。宋高宗聞吳益游冷泉，野服濯足，以小

詩召之云：「邇此一軒風月好，橘香酒熟待君來。」及至，曰：「昨冷泉之遊樂乎？朕宮中亦有此境。」既至，乃壘石引泉，像飛來峯者，而冷泉亭中，揭畫一幅，乃圖吳野服濯足，且御製一贊其上，因以賜之。如此舉動，尙有古「交泰」之風。蓋堂陛之嚴，至今日而極矣。

杜詩誤語

杜少陵詩極精細，然亦間有誤用處。如吹笛詩用胡騎北走事，乃吹笛非笛也。「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褒姒乃周事，非夏事也。「婁公不語宋公語」，婁宋二公年代相遠，原非同時。「奉使虛隨八月槎」，八月乘槎，原非張騫事。「還如何遜在揚州」，何遜原未作揚州。「何顛好不忘」，又「何顛引興孤」，何顛素不聞佞佛，軒墀會寵鶴鶴乘軒，且非軒墀也。

襲莊子語

莊子與趙文君說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其說雖猖狂自恣，然亦倣詭可喜。後齊威王與梁惠王論寶，而以四臣照千里爲寶。錢俶入朝獻寶帶於宋祖，祖謂曰：「朕亦有三條帶，與卿不同。」俶請一見，祖笑曰：「汴河一條，淮河一條，揚子江一條。」此皆祖莊子語意也。

窮困有命

士之窮困，固自有命，事機齟齬，若鬼神使之，徒令千古搢腕。且孟浩然以詩名，明皇聞之有素，一旦遇於王維館中，誦詩，乃以「不才明主棄」之語，見擯終身。李泌薦薛勝，知制誥，進其拔河賦，以天子玉齒對金錢，熒煌德宗不說，數薦皆不從。孟賈見周世宗，甚禮敬之，及誦所作，以有巢無主，不蒙錄用。宋甄龍友最有口才，孝宗召見，問曰：「卿何以名龍友？」愕然不知置對。比退朝，始得之，曰：「陛下爲堯舜之君，故臣得與夔龍爲友。」竟以不稱旨罷歸。元胡石塘應聘入京，世祖召見，不覺戴笠傾側，及問所學，對曰：「治國平天下之學。」上笑曰：「自家一笠尙不端。」

正，又能平天下耶？竟不用國朝吳與弼名重一時，朝廷聘至闕下，面詢時政所宜，與弼不能對一語。但曰：「容臣上疏而已。」出朝脫帽，則有雙螭盤其頂，向不能對，以忍痛也。與弼名亦以此敗。至於張寶藏草檄一方，宮登三品，車千秋白頭翁一語，遽涉相位，豈非天乎？

□自雨常雲

唐王銜太平坊宅有自雨亭，水從簷上飛流四注，當夏處之，凜若高秋。按自雨之名甚佳，可與雁蕩常雲峯作對。

□一丘一壑

一丘一壑之語，人以爲始於謝幼輿，非也。黃帝將適昆吾之丘，中道而遇容成子，乘翠華之蓋，建日月之旗，騰紫虬御雙鳥，黃帝命方明邀諸路，容成子曰：「吾將棲於一丘，釣於一壑。」謝語蓋有所本也。

□郝昭章孝寬

郝昭之守陳倉，章孝寬之守赤壁，以孔明高歡之能，百計攻之，卒至智力俱困，而守屹不拔，非其才不相若也。憑高深之險，易於爲力，而二君者，又當大敵在前，倉卒期於必尅，故愈覺其難耳。若神閒氣定，環而攻之，勢孤援絕，卽張許不免屈於子奇，况昭輩耶？

□古人學專

古人學專精，其一生精神意氣，亦只用之一事，故藝必造極，名垂永久。子長之史，長卿之賦，子雲太玄，太冲三都，羲獻書法，李杜聲律，縱有他長，不以分心。王實甫高則成一本雜劇，便足千古；戴松韓幹圖畫牛馬，亦堪傳世。今人既學制科，又學詩文，學書畫，又學詞曲，卒之如拆縲線，無一條長。覃盡一生，身名俱敝，悲夫！

□高明不羈

高明之士，往往拓落不羈，或失意無賴，一經點化，回頭是岸。楚莊齊威，一言與霸；周處戴淵，皆以椎埋之雄，卒成

懿士徐庶少時，任俠擊劍，斃死人手，折節學問，遂與臥龍齊名。胡安國少時桀驁不可制，其父鎖之空室，先有小木數百段，盡取刻爲人形，父乃置書萬卷其中，三月覽盡，爲世大儒。張仲舉少好蹴鞠，走馬作音樂，父兄以爲憂，一旦翻然易業，卒以詩文名海內。彼斤斤自守，號謹厚者，卽鞭策不前也。聖人思狂狷之士，有以夫！

優伶戲語

自優孟以戲劇諷諫，而後來優伶，往往戲語微發而中，且當言禁猛烈之時，而敢於言，亦奇男子也。唐中宗時，優人爲迴波詞，曰：「迴波爾持栲栳，怕婦亦是大好，外面祇有裴談，內面無如李老。」秦檜時，伶人作參軍坐椅上，忽墜幞頭，見雙環，詰之，答曰：「此二勝環。」一人撲其首曰：「汝但坐太師椅，請恩澤足矣。」二聖環且去，腦後可也。一座失色。張循王善貨殖，伶作有人善窺星者云，用錢對其人窺之，則見星而不見人。遂與窺帝云，帝星也。窺秦檜曰：「相星也。」韓世忠曰：「將星也。」至循王曰：「不見有星，但見張王在錢眼裏坐。」滿座大笑。韓侂胄兄弟專權，優人爲曰：「有人問得官祿之期，日者厲聲曰：『若要大官，須到大寒，要小官，須到小寒。』」史彌遠作相，伶人執拳石以鑽之，不入，乃嘆曰：「鑽之彌堅。」一人扑之曰：「汝不云鑽彌遠，却來鑽彌堅，如何鑽得入？」國朝保國，私役營兵二千治宅，伶人爲誦詩句曰：「楚歌吹散六千兵。」一人曰：「此八千也。」解者曰：「那二千兵爲保國，蓋宅去矣。」憲廟時，汪直用事，伶爲醉人臥街上，酤罵，一人曰：「某官至。」如故。又曰：「駕至。」亦如故。曰：「汪太監來矣。」遂驚起寂然。人曰：「駕至不懼，而懼太監，何也？」曰：「吾只知有汪太監，不知有皇帝。」由是直寵漸衰。孝宗時，程學士敏政主試，鬻題，優人扮提籬者曰：「此籬價直千金。」一人曰：「何人籬，何人買？」曰：「程學士只買個五更啼耳。」程大報，顏求歸，因事諷諫，往往有獲罪而不顧，其亦東方玩世之流與。

生不如死

孔子之聖，不能使天下宗王，而既沒之後，林木十里，無復荆棘鳥巢。闕壯繆之賢，不能保其首領，其沒乃爲神，

災捍患，家敬戶奉。高郵女士爲蚊所嚼，僅露其筋，死而立廟，蚊蚋不能入，是皆生不如死。生以形運，而死以神運，故也。王子符論衡，極詆子胥江潮之妄，至曰：「使子胥生時數百千人不能越水，一子胥之身，糞湯鑊之中，其神安在？豈怯於鑊湯，勇於江水哉？」其言陋矣。

論衡

古今紀載，虛實相半；要當存而不論。虛者辨之，似於癡人說夢；實者辨之，便爲夏蟲疑冰。王子符論衡中，政未免此二病耳。孝婦當震恐驚姑，而天赦之，未可謂「熒惑」一徙三舍爲妄也。太宗德政，反風滅火，未可謂武王揮戈止風爲妄也。東海冤獄，大旱三年，未可謂六月隕霜爲妄也。李克用懸針射之，無不中，未可謂百發穿楊爲妄也。至其死僞計，鬼譏日辨崇詰術諸篇，一洗世人溺惑之弊，然但可爲婦人小兒道耳。

薺芬

繁露曰：「薺以冬美，芬以夏成。」薺，甘菜，毛詩：「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是也。芬，不知何物，但言味苦。按廣爾雅：「芬，莽蘆茅草也。」又云：「芬菹，水蘇也。」

苗而不秀

揚子雲之子烏童，九齡而與玄文，可謂夙慧；然卒苗而不秀，竟無一語可傳。杜子美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兵曹答以斧一具，曰：「告子斫斷其手，不然天下詩名盡在杜家矣。」然宗武之詩，人間未嘗見也。斯亦苗而不秀者乎？抑虛名之爽實也。馮履謙七歲讀書數萬言，九歲能屬文，宋蔡伯希呂嗣興皆四歲舉神童，而卒無文名。國朝如戴天賓、劉子欽，皆以髻鬣取高第，自負才名，而皆無成大材，晚成，固非虛語。

鐵袈裟贊

靈巖有鐵袈裟一具，形質奇古，不可名狀。近時有監司，爲贊數語，鐫字其上；有識之士，多爲山靈懷憤。因閱竹坡

詩話，戴夔峽道中，有杜少陵題詩，以天字爲韻，榜之梁間，自唐至今，無敢繼作者。一監司過而見之，和韻大書其側，後人有嘲之曰：「想君吟詠揮毫日，四顧無人膽似天。」以古準今，其揆一也。

詩話

詩話當以滄浪爲最，竹坡老人故當最劣。竹坡於詩極尊少陵，而口坡谷不置，政未脫宋人口吻耳。何得夢見儀卿脚後耶？以「梨花枝上雨」一語，爲點鐵成金，以「調鼎論花」語，爲可使和靖作衙官，改滕元發「直與水相連」爲「自與水相連」，以王觀游俠曲爲似太白，引史記天官書釋杜詩「影動搖」句，大似噴囁中語耳。至評魯直食筍詩，似并高力士傳未之見者，豈所謂不讀萬卷書，看不得杜詩者邪？

蔡洪語誤

蔡洪語洛人曰：「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此語出陸賈新語，而誤新語術事篇曰：「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羌，世殊而地絕，法合而度同。」陸賈此語，本出孟子，而洪誤引之耳。

伊蘭

伊蘭，他無所見，獨兩見於佛書。一云譬如牛頭旃檀，生伊蘭叢中，未及長大，在地下時，芽莖枝葉，如閻浮提竹筍。衆人不知言此山中記，是伊蘭無有旃檀，而伊蘭臭若胖屍，薰四十里，若有食者，發狂而死。據此則伊蘭爲極臭惡之草。又云：天未香莫若牛頭旃檀，大澤香莫若詹糖薰陸，天華香莫若槩浦，伊蘭則伊蘭，又似香草。楊用修遽以蜀中賽蘭香當之，恐亦未有據也。

梁孝王

梁孝王驕恣不道，然其子賈從入朝，尙幼，竇太后欲強冠婚之，上謂王曰：「兒堪冠矣。」王頓首謝曰：「臣聞禮二十而冠，冠而字，字以表德，自非顯才高行，安可強冠之哉？」帝曰：「兒堪冠矣。」他日帝又曰：「兒堪室矣。」王

頓首曰：「臣聞禮三十而有室，兒年蒙稱，未有人父之端，安可強室之哉？」帝曰：「兒堪室矣。」他日賈復入朝，及闈而遣其烏。帝曰：「兒真幼矣。」乃白太后，不復冠婚。此等應對舉動，皆非當時諸侯王所及，想從鄒枚諸君陶鑄得來耳。

竊古人書

郭象見向秀死而竊其莊子注，何法盛見郗紹死而竊其中興書，宋齊丘竊譚子化書而投之於水，宋之問乞兩語於劉希夷，不與而土袋壓殺之，雖過有輕重，其好名之心一也。至謝儼得范曄所撰十志，及聞其敗，悉蠟以覆車，李賀之中表，恨其傲忽，而投遺文溷中，則小人無賴之爲，不知有名矣。徐陵投魏收文者於江中也，亦然。

十二流

劉邵人物志，體別當矣；至於流業分類雖明，而援引未當，聖門高第，豈徒臧否之科？漢廷循哀難廁伎倆之列，昌國全才，猥云口辨，淮陰智略，屬列武安，至欲以法家任司寇，將爲屠伯矣。以術家任三孤，將爲坐嘯矣。又謂商君與起爲羣枉之所讎，功大而不終，此豈知人者哉！

羹名

陳思王製七寶羹，唐明皇射生鹿，取血淪腸，食之，謂之熱洛河。羅浮穎老取飲食雜烹之，名骨董羹；交阯俗，牛羊腸臟略洗爲羹，名曰不乃羹，夷人最重此羹，以鼻引其汁，又有羊鹿雞猪肉和骨一釜煮之，漉去肉，調以五味，爲不錄羹。

末藝有悔

王子敬善書，朝廷欲令書太極殿榜，堅辭不書。韋仲將書凌雲閣畢，鬚髮盡白，戒子孫勿習此技。唐閔立本奉詔畫瀾灞，伏地吮毫，意甚愧之，亦以戒子孫。戴安道對使剖琴，不爲王門伶人。陸鴻漸爲李二卿烹茶，羞愧，遂著毀茶

論宋孫知微以畫得名，馬知節知成都，欲見之不可得，伺其與壽寧院僧畫壁，徑往從之。知微不得已，擲筆而下，不復終畫，數者皆非末藝，而猶有後悔者。此然終是古人事，今人則覲然以爲榮，不復悔矣。

花飛引

高續古騷略三卷，步驟屈宋，幾若優孟於孫叔敖矣。吾最取其花飛引一章曰：「花少思兮離離，企美人兮不來；風嫋嫋兮吹愁，綠滿樹兮香在苦。鳩哀兮山裂，芳菲兮今歇。杳新知兮誰悅，期佳人兮奈何別。」

樵談塵談

歸有園塵談，做樵談而作者也。然樵談間雜道學，而語多憤世，地位當是窮愁；塵談太熟世情，而言多滑稽，胸中恐非平易。

劉向

劉向苦心力學，爲時儒宗，乃得淮南黃白之法；未之試，遽上之天子，令典尙方鑄作事，費甚繁，而卒無効驗。下向詔獄當大辟，立冬將決，兄陽成侯乞入國以贖，方得減死，使向於是時死，不過文成五利之續耳。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以」向之賢，見不及此。唐白樂天貶江州日，亦爲方士所惑，留意爐鼎，一夕而敗。其詩有「金丹遇火空」之語。宋潘道遙亦獻方於太宗，及帝升遐，懼誅，削髮爲僧，此與劉向一間耳。蘇子由亦曾試之，將舉火見一大貓，據爐而溺，須臾不見，術終以不成。富鄭公積黃白一櫃，後爲顯華嚴長老投之火中，豁然有悟，則世必無此術明矣。范文正得方於同舍，程明道得方於佛腹中，蘇子瞻得方於扶風僧，而皆不爲善藏拙者也。

董仲舒傳突陳仲微

漢武帝惑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爲言，帝欲驗其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如常，巫者不能傷害，忽蹶而死。唐太宗時有胡僧能咒人立死，復咒卽生。太史令傅奕曰：「此邪術也，邪不干正，試使咒臣，必不

能行。如其言咒之，奔都無所覺，僧忽顛仆而死。此二事大快人意，亦絕相類。今人但知傳奔事，而少有知仲舒事者。宋陳仲微爲蒲田尉，嘗斷一僧獄，僧集衆揭榜咀之，仲微偶見笑曰：「吾何心哉！」明日首僧無疾而死。此事又僻。

溫泉寒火

邵康節曰：世有溫泉，而無寒火；陽能勝陰，陰不能勝陽也。此言本於陸士衡策紀。瞻語白虎通德論，亦有之。然劉勰新論曰：「水性宜冷，而有華陽之溫泉；火性宜熱，而有蕭丘之寒澌。」按蕭丘在海中，有自生火，春起秋滅，著木不焚。又李元陽洱海記言：夜見水面火高數丈，問人曰：「陽火也。」木玄虛海賦曰：「陰火潛然，一則寒火世固有之矣。」

婦人能文

文君本以色稱，乃白頭吟數語，當與蘇李爭衡。石家翔風以細骨輕軀得幸，素無文名；比其失寵，懷怨作詩，有「春華誰不美，卒傷搖落時」之語，嚴然潘陸脣吻也。它如屢屢一歌，垓下數語，倉卒立成，備極情事。唐山夫人烏孫公主，未聞師授，所作皆定被管絃合音律。乃知古人善藏其用，卽婦人女子，未易窺測。鄭康成婢皆讀書，劉琰丫頭能熟魯靈光賦，今人稍能識之無，便高相標榜矣。

羶根

羶根，羊肉也。唐薛昭緯遭黃巢亂，流離飢餓，遇舊識銀工延接，飲饌甚豐，昭緯以詩謝之曰：「一撲羶根數十莖，盤中猶更有鮮鱗。早知文字多辛苦，悔不當初學冶銀。」

人與物交

槃瓠之妻與狗交；漢廣川王裸宮人與羝羊交；靈帝於西園弄狗以配人；寧州真寧縣人與羊交，生羊有手抱胸；手有人指甲，行乞於市；主簿尹良臣識之。沛縣磨婦與驢交；杜修妻薛氏與犬交；利州人子婦與虎交；宜黃袁氏女

子與蛇交；臨海繆寡與魚交；章安郡史慳女與鵝交；突厥先人與狼交；衛羅國女配瑛鳳交。宇宙之中，何所不有！

詩識

梁武帝多日詩：「雪花無有蒂，冰鏡不安臺。」後果臺城失守。宋徽宗詩：「日射晚霞金世界。」又云：「定知金帝來爲主。」後果有金人之禍。太祖命諸皇子詠新月，懿文太子云：「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遍九州。」建文君詩云：「影落江湖裏，魚龍不敢吞。」太祖甚不懌。後懿文果夭，建文君遇金川門之變，削髮爲僧，流落至老而歸。然則詩真有殲矣。

左右袒

平勃，左右袒之說，先輩論之詳矣。然非始於平勃也。王孫賈先之矣。又非始於王孫賈也。吳人入楚，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荆者左，不與荆者右。」齊桓公立管仲爲仲父，令諸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者入門而左。」則是法亦已久矣。

觴政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釀者，浮以大白。」此觴政之所自來也。

黃梁夢

世人皆以邯鄲黃梁夢事爲呂純陽，非也。純陽生於唐末貞元十四年，舉咸通進士，後方得道；而黃梁夢事在開元時，則知仙人有二呂翁矣。

又

純陽遇鍾離先生後，隨至終南鶴嶺，同憩肆中。鍾離自起執炊，呂忽思睡，枕案假寐，夢見一生榮貴如意，最後失勢流落，一身子然立風雪中，浩歎一聲，恍然而悟。鍾離在旁炊尙未熟，笑曰：「黃梁猶未熟，一夢到華胥。」呂驚起

謝之，遂求度世。則呂仙又有二黃梁事矣。

陶穀

陶穀於五代亦有文名，然使吳越則宿官妓乞金鍾；仕本朝，則構禱稿；知太祖有異志，送別牽衣，欲行臣禮；見屬官有好馬，求之不與，終令草密詔而嚇取之；受李崧薦用之恩，後希徐逢吉意，譖之，以至滅族；李後主研有彈石，強取以去，怒其索而碎之；避石晉諱，改唐姓爲陶，終身不復；翰林日久，不得大用，輒出怨語；又不能救子，一字不成，而囑主司登高第，作清異錄，妄誕不經，所引之書，強半烏有；文士無行，穀其最也。先後墓門屢掩屢發，燬骸零落，亦天道耳。

張祿

范睢易名張祿，而當時亦自有張祿，求於孟嘗君，願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孟嘗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而進之祿，不受也。曰：「君將掘君之偶錢，發君之庾粟，以補士，則衣敝履穿，而不瞻耳。何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乎？」孟嘗君曰：「奈何？」祿曰：「秦四塞之國者，游官者不得入焉，類得君尺一之書往。」於是孟嘗君與之書往，而大遇，言於秦王，以千金遺孟嘗。孟嘗寤曰：「此張先生所謂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者也。」

一枝梅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以遺梁王，此贈梅之始也。後陸凱亦以一枝梅寄范曄，蓋用其事。今人以爲起於凱，非也。

鮠魚

嶺南有鮠魚四足，聲如小兒，能上樹。戰國時，南瑯子過程太子，太子爲煮鮠魚。南瑯子曰：「吾聞君子不食鮠魚。」

狐刺

狐刺之鑿，雖公輸子不能善其柄；舂土之基，雖良匠不能成其高。（見鹽鐵論。）

■雞廉虎飽

當世囂囂，非患儒之雞廉，患在位者之虎飽；鶴咽於求覓，無所子遺耳。

■兼官

兼官之制，其來久矣。禹以司空兼百揆，義和以二人兼四岳；及舜二十有二人之咨，則四岳一人實兼之。周置三公，召公爲保，周公爲師，而傅無有焉。周公歿，不設太師，則皆召公兼之矣。且周公以三公兼冢宰，召公以三公兼宗伯；蘇公以三公兼司寇，又兼太史；畢公毛公以三公兼司馬司空。成王季年，唯芮伯彤伯衛侯專領司徒宗伯司寇之職，其餘大抵皆兼官也。故曰：「官不必備，唯其人。」而官事不攝，孔子所以責管仲也。

■千字文

梁武帝得二王書，命周興嗣編次，一夕而成，鬚髮盡白。及死，心如掬泥。楊公談苑謂勅字爲梁字，卽仁寶力贊其說；不知唐雖有非鳳閣鸞坡，不名爲勅之語，而勅非始於唐也。元魏誅爾朱榮時，溫子升捧詔出，遇榮問之，子升神色不變，答曰：「勅。」榮遂不視，則王言皆是爲勅矣。千字文編次，既出帝命，自應爲勅，所謂次韻者，編次成韻語耳。非今詩人所謂次韻也。溫清清字，與清字迥不同，並皆佳妙，何必更易？又有謂律呂調陽爲律呂調陽者，皆鑿而費解。（按末句原本如此，未知誤否。）

■蜥蜴

蜥蜴守宮，螻蛄蝮虎，世皆混以爲一，卽爾雅亦云，然其實非也。在壁曰螻蛄，常近人，無毒，尾擊之，輒斷，在地跳躍不止，兒童多狎之，以其食蝮，故名蝮虎；以其出入宮室中，故名守宮；或以爲血可塗宮人臂，使無異志，謂之守宮。此一種也。在草曰蜥蜴，有毒，甚於蛇；又名蛇醫。毛詩：「胡爲虺蜴。」是也。守宮多而蜥蜴少，守宮親人而蜥蜴畏人，俗

言蜥蜴與龍爲親家，能致雨。宋熙寧中，求雨，按古法，用蜥蜴數十，置水甕中，數小兒持柳枝咒曰：「蜥蜴蜥蜴，與雲吐霧，降雨滂沱，放汝歸去。」時蜥蜴不能盡得，以蝸虎代之，入水卽死。小兒更咒曰：「冤苦冤苦，我是蝸虎，似恁昏沉，怎得甘雨。」則二物之不同明矣。

禍無小

周官以九兩擊邦國，得民而牧長主，吏之外師儒朋友，山林藪澤之豪，皆與得民之列；聖人之防患深矣。語曰：「禍無小，害無大。」包胥一身足以復楚，雖三戶可以亡秦，尉陀田橫孫策之輩，皆以得人心，割據一方，魏其武安招致賓客，傾動天下，卓孔程鄭以富權伴人主，東漢大學三萬人，肆行無忌，天下有事，則此數者皆足爲驅除之資。故漢武帝徒富人以居茂陵，徒豪傑於三輔，亦此意也。淮南子曰：「人莫躓于山，而躓于垤。」

虎曳鳥拆

鹽鐵論曰：「匈奴利則虎曳，病則鳥拆。」此與烏合瓦解語又奇。

二尺四寸之律

今世言「三尺法」，不知其始。見史記杜周傳注云：「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桓寬鹽鐵論有二尺四寸之律，亦三尺法之意而語新。

終古向藝

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商之將亡，太史向藝先歸於周。

癡忌

今人癡忌壓梁及當戶，曰能令人壓不寤。淮南子曰：枕戶構而臥者，鬼神躡其首，則知俗忌久矣。

五土

土膏曰黎土，黃曰埴土，赤曰鼠肝土，白曰漂土，黑曰益土。

孕異

北戶錄曰：「孔雀不必正偶，但音影相接，便有孕。」淮南八公相鵠經曰：「百六十年雌雄相視，目睛不轉而孕。」又會稽賦：「豪豕自爲雌雄，缺鼻會無牝牡。」師曠禽經曰：「鶴以聲交而孕，鵠以音感而孕，白鴿相視而孕，鵠鵠睛交而孕，蝴蝶絡緯，皆以鬚交而孕，鰻魚影漫而生子，哀牢夷之先，婦人水中捕魚，觸沉木而孕，周宮人遇龍瘖而孕，楚王夫人納涼，抱鐵柱而孕。」漢史滿女飲書佐盥手水而孕，女國浴潢池而孕，則非獨物爲然矣。

物類相伏

鵝飛則滅沉，鵝鳴則地結，白蟻聞竹雞聲輒化爲水，煮羊以醢，煮鼈以蚊，鶴禹步而致地，啄木畫字以出蠹。

慕古人名

司馬慕蘭而名相如，元歎因蔡而名同雍，袁粲仰慕奉倩，陳武自比中郎，文紀希蹤張綱，李預襲跡元凱，然俱徒慕其名而實不逮。惟范之希文，真之希元，庶幾近之。至於晉卿十子，皆同帝王之名，齊丘超回，敢犯聖賢之諱，向栩弟子顏冉由賜，小人之無忌憚，一至於此，劉乾字天，抑又甚焉。

當局者迷

嚴延年潘岳之敗，其母知之；顏竣之敗，其父知之；謝晦之敗，其兄知之；劉毅崔胤之敗，其叔知之；韓侂胄之敗，其姪知之；伯宗之敗，其妻知之；呂祿之敗，其姑知之；符承祖之敗，其姨知之；張華之敗，其子知之；王仲舒之敗，其友知之；王晏之敗，其弟知之；蕭至忠之敗，其妹壻知之；潘炎之敗，其婦翁知之；至於主父偃蔡京之敗，則己亦知之。然而惑不易轍者，何也？故曰「當局者迷」。

氏族

自宋以前，氏族之品最嚴；故侯景欲婚王謝，武帝以非偶抑之；崔盧李鄭，雖累葉凌遲，猶恃世望，嫁娶必多取貴；李義府既貴，乃與趙郡敍昭穆，後魏太和定望族，以隴西李寶等七姓，唐以滎陽崗頭等四名爲鼎甲，皆不與下姓婚嫁。族望之興，於此爲盛。故李楨謂爵位不如族望，官至方岳，惟稱隴西，宋頗不論，至今日而漸盡矣。

擇術

羿善射，而卒以射見殺；彭祖善御，女致壽，而卒以晚妻妖淫敗道而死；蘇秦游說，而卒以口見刺；扁鵲善醫，而卒以醫亡身；鄒雍善視盜，而卒身死盜手；黃公以赤節制虎，而卒爲虎所食；費長房以符制鬼，而卒爲鬼所殺；陳暄以狎致位，而卒以狎悖死；法師騎龍致雨，而卒爲龍所掀，身如裂帛；劉交女舞竿上，竟遭撲殺。語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擇術不之不慎也！

穆寧

楚王食菹而吞蛭，昭明得蠅而置梓，不欲以口腹罪人也。郭林宗令魏德公作粥，而擲杯呵之，雖寓教誨，亦似已甚。唐穆寧爲刺史，其子已爲尙書給事，皆分直供饌，少不如意，必遭笞杖。一日給事當直，出新意，以熊白鹿脯合而滋之，其美異常。寧食之致飽，諸子咸羨，以爲行有重賞。及食飽，仍杖之曰：「如此佳味，何進之晚？」一時闕傳，以爲笑柄。此等舉動，猶以家法見稱何耶？

盤古

今人皆言盤古分天地，徐整三五歷記曰：天地渾沌，盤古生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地開闢，萬八千幾而死。五運歷年記亦載盤古左目爲日，右目爲月，嘘爲風雨，吹爲雷電，開目爲晝，閉目爲夜，骨節爲山林，腸爲江海，毛髮爲草木。元豐九域志謂廣陵有盤古塚，述異記亦云南海有盤古塚，成都有盤古廟，湘鄉有盤古村，會昌有盤古山。荊州風土記以十月十六日爲盤古生辰。夫生有日，死有塚，則非甚渾沌之世也。然遁甲開山記曰：「厲山分

布元氣。則厲山氏又當在盤古之前矣。

婦人識鑒

債負羈之妻，窺見重耳，知其必霸。山公之妻，窺見嵇阮，達旦忘歸。鍾琰知兵家之子，地寒壽促。桓玄之妻，知劉裕不爲人下。王珪之母，能識房杜，表延賞之妻，鑑拔韋臯。丁孟陽夫人，知杜黃裳爲有名卿相。元世祖后，識趙孟頫爲小頭書生。古今婦人女子，能具人倫之鑒，亦奇矣。

司徒甲

孟嘉以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爲漸近自然。裴洛兒彈琵琶，廢撥用手，識者賞之。乃妙伎彈箏，多用銀甲。唐李汧公因患代指，新甲未完，援琴欲泛，削竹代之，人爭倣效。至目曰「司徒甲」，斯效鑿之過矣。

相權

唐元載在中書，有丈人來訪，不之見，贈河北一函書。啓視唯署名而已。帥得書大驚，立贈絹千疋。明張江陵作相，有父執歲貢入京，老矣，見張，張曰：「君年老，即得美任，所獲幾何？不若在此少盤旋，囊中可富也。」留之竟日，夜分始出。翌日其門如市，魄遺數千金，遂致仕而歸。

嘯旨

嘯旨一書，不言何人所作，或云永泰中大理評事孫廣著。其言嘯法甚備，然不可得而傳也。其言西王母以授南極真人，授廣戲子，尤爲誕妄不經。既云舜禹之後，其法廢矣。乃流雲篇又謂聽韓娥之聲而寫之。韓娥戰國時人，寫者何人也？既云既籍之後，湮滅不聞矣。又云籍傳寫其音，謂之蘇門，今所傳者，卽是不知籍後傳之者，又何人也？且古亦以嘯爲絕藝也。召南謂其嘯也，歌漆室之女，倚柱而嘯。漢成瑨坐嘯，劉越石登樓長嘯，胡賊凄然。劉真長裝嘯，召嬭舞，豈謂舜禹之後，直至孫阮乎？劉宋時釋智一善嘯，聲入雲際，謂之哀松之梵。唐時峨眉陳道士及

廬江有重囚，皆以善嘯名；陳聲如霹靂，囚上徹雲漢；海外有因霽國，善嘯，丈夫聞百里，婦女聞五十里，亦未可謂阮籍之後無其人也。

評量彼己

凡評量彼己，先要自知，而又知人，毫髮不爽，使千載之下，傳爲確論。如王珪歷數在廷諸臣得失，聞者心服。解大紳評李至剛諸人，身沒之後，仁廟猶思其語。至於詩文無形，尤難模擬。黃涪翁贈東坡云：「我詩如曹鄴，淺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虞伯生謂楊仲弘詩如百戰健兒，范德機詩如美女簪花，虞集如漢廷老吏，公論亦以爲然。王元美雜詩云：「老夫興到不復刪，大海迴風生紫瀾，若問濟南奇絕處，峨帽天半雪中看。」可謂善方人矣。學齋佔傳，乃謂曹鄴有風，而楚無風，黃詩爲自負，而譏坡公詩不入律，失之鑿矣。

草異

伏羲文王墓前，獨有著草；季子挂劍臺下，獨生挂劍草；鄭康成讀書山下，獨生書帶草；皆它處所無也。孔林不生荆棘，嚴陵獨生白茅，孝女拖芭，草皆偃仆；漢王牧馬，草有嚼痕，有情耶，無情耶，事固有不可知者。

雷擊人

萬歷戊申三月初二日，福郡連朝陰雨，至日尤甚，雷聲轟然，亦不甚震；有泥水匠在東門外擊死，書其背云：「前世毆死父。」因記宣和間維州屠者，宰豬皮上一片有字，曰：「三世不孝父母。」夫不孝三世，爲豬可也；殺父迨至再世而後擊之，不亦晚乎？

釋常談

釋常談一書，作者不著名氏，其中援引蕪陋，極有可笑；至以鵝爲右軍，筋爲趙遠，官爲小冠子，夏瘦爲智囊，醉爲倒載，覓食爲彈鋏，左邊爲盤庚子，死爲喪明，髮爲麩績，皆謬誤不經，似村學究所爲。觀其引負荆一段語，真打鼓上

場人說話也。

科場之法

往代科場之法甚寬，唐以前無論宋禮闈舉人，懷挾書策者，不過扶出殿一舉而已；今則枷號禁錮終身。對策有不知者，答曰對未審謹；對十問之中，得四卽合式矣；今則一首不完，卽榜之。至於題字脫誤，草稿不完，皆榜策題不知者，許叩簾上問；至御試亦然，至令御藥院具試題書經史所出模印給之；今則踞伏不獨出舍外，雖通場不知，不敢上請也。二蘇入試時，子由得病，韓忠獻代請於朝，爲展限二十餘日。李文定柳開皆黜落之後，復請取之；今則稍有私意，風聞漏泄，必羣然攻之。宋初不與選者，至擊登聞鼓稱冤，輒爲覆試，今敢爾耶？至於懷挾之風熾，而試官之防閑愈密，囚首跣足，無復人理，稍有犯者，箠箠桁楊，與死爲伍，非獨功令之操切，亦士習之污下有以致之也。

智囊

樽里子號「智囊」，漢黽錯號「智囊」，魯匡亦號「智囊」，匡王莽時爲義和，文謙亦號「智囊」，謙字恭明，月氏國優婆塞也。該覽經籍及諸技藝，善諸國語，時人諺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又杜預桓範亦有此號。唐王德儉，許敬宗之甥也，癭而多智，亦號「智囊」。

筆墨官取太多

吳興之筆，新安之墨，甲於天下；而官司所取者，率皆濫惡不堪；良由取之太多，好惡不分，而價值又不時給故也。唐陶雅爲歙州刺史，二十年，嘗責李越云：「爾近所造墨，殊不及吾初至，何也？」超曰：「明公初下車，取墨歲不過十挺，今則數百挺猶未已，應命不暇，何能精好？」此亦居官取物之鑒也。

偶不以類

魚與蜥蜴偶，鳥與鼠偶，龜蛇與偶，雉亦與蛇偶，孔雀亦與蛇偶，馬與驢交，蚯蚓與阜螽交，龍與牛交則生麟，與馬

交則生龍馬，與豕交則生象。

樹衣

滇中雞足山龍華寺，多古木，木杪有絲，飄飄下垂，如絲髮，長數尺許，土人取以爲服，命曰「樹衣」。

夏雪夜日

葱嶺點蒼，皆六月有積雪，日大崎，皆於夜半見日。余登黃山及五雲，下界皆昏黑，禁鐘欲動，而山椒日影猶煥爛如初，且夏蟲凝冰，固非虛語。

芙蓉

芙蓉，蓮花也，一名荷，一名芙渠，一名菡萏，根爲藕，莖爲茄，葉爲蓮，實爲蓮蓬，心爲么荷，又爲菡，又爲蕙。命名最多，而取象亦廣。有芙蓉峯（在衡山）芙蓉嶺（在婺源）芙蓉渚（地名）芙蓉城（仙女所居）芙蓉崗（在韶州）芙蓉江（在靖州）芙蓉洞（在福州）芙蓉堤（在濟南）芙蓉橋（在濟南曾鞏有詩）芙蓉溪（在羅紋山下出硯）芙蓉亭，芙蓉郭（唐詩十里芙蓉郭）芙蓉村（楊鐵崖有芙蓉村詩）芙蓉縣（安南邑名永樂中立）芙蓉驛（在鴈宕）芙蓉山（唐劉長卿有宿芙蓉山詩）芙蓉水（柳子厚詩驚風亂颭芙蓉水）芙蓉池（霍川有芙蓉池魏文帝亦有詩）芙蓉沼（李懷遠詩前對芙蓉沼）芙蓉園（漢時園在洛陽唐亦有之）芙蓉浦（張昌宗詩折桂芙蓉浦）芙蓉館（石曼卿爲芙蓉館主）芙蓉闕（王維詩芙蓉闕下會千官）芙蓉殿（魏時建唐詩芙蓉殿上中元日）芙蓉艦（見三十國春秋）芙蓉觀（在福寧）芙蓉院（在福州）芙蓉堂（六朝有芙蓉堂）芙蓉苑（唐時在曲江）芙蓉涇（吳興程文簡園）芙蓉樓（京口城北樓名芙蓉唐詩何況芙蓉樓上客）芙蓉軒（宋鄧肅有芙蓉軒詩）芙蓉壁（唐詩橫雲照染芙蓉壁）芙蓉塔（古慕芙蓉塔）芙蓉閣（金陵有芙蓉閣）芙蓉島（舒生遇女子歌曰淺客先到芙蓉島）芙蓉邈（在嶺南）芙蓉波（李賀詩

曲沼芙蓉波）芙蓉坡（在連城縣）芙蓉障（庾肩吾游仙童子隱芙蓉之行障）芙蓉劍（薛燭造）芙蓉冠（仙人衛叔卿冠）芙蓉燈（西京丁諤作）芙蓉楫（溫庭筠詩日上芙蓉楫）芙蓉梁（溫庭筠詩芙蓉持作梁）芙蓉枕（孟浩然詩漸看春芙蓉枕）芙蓉帶（說文）芙蓉車（曹植詞芙蓉車兮桂衡）芙蓉湖（宋胡宿有芙蓉湖泛舟詩）芙蓉臺（福寧有芙蓉臺）芙蓉漏（遠公弟子造）芙蓉粉（薛濤養紙）芙蓉香（見葉廷珪香譜）芙蓉巾（太玄玉女戴紫華芙蓉巾）芙蓉旂（韓退之詩手把芙蓉旂）芙蓉幢（庾肩吾啓隱芙蓉之行幢）芙蓉丹（庾肩吾啓丹媿芙蓉）芙蓉髻（魏文帝令宮人梳芙蓉髻）芙蓉盃（王摩詰詩置此芙蓉盃）芙蓉柵（薩天錫詩）芙蓉菊（見菊譜）芙蓉脂（芙蓉脂肉綠雲鬢）芙蓉鏡（李固言芙蓉鏡下及第）芙蓉幕（王儉事）芙蓉匣（何都巡古鏡銘白玉芙蓉匣）芙蓉帳（唐詩帳裏芙蓉君何奈）芙蓉褥（杜詩褥隱繡芙蓉）芙蓉裳（楚詞集芙蓉以爲裳）芙蓉砂（砂大者爲芙蓉見李德裕詩）芙蓉湯（芙蓉可爲湯食之見尊生八箋）芙蓉酒（庾肩吾啓類芙蓉之十酒）芙蓉面（唐詩芙蓉如面柳如眉）芙蓉顏（古詩千歲芙蓉嬌顏芭）芙蓉姿（美人出南國一一芙蓉姿）芙蓉質（羅鄴詩妾有芙蓉質）芙蓉腮（唐詩芙蓉花腮柳葉眼）芙蓉衫（小袴謂之芙蓉衫見方言）芙蓉鷗（隋宦者劉繼詮獻芙蓉鷗二十四雙）芙蓉屏（小說有芙蓉屏記）芙蓉府（劉夢得詩歸路芙蓉府）以上近八十種其他花木未有及此者也。

谷聲

安走西隴道一谷中，有彈箏之聲，行人過者，皆聞之，謂之「彈箏谷」。金陵靈谷寺東，有谷，踐之空空然，以手拍則應聲如琵琶，亦名「琵琶谷」。又靈州有沙，踐之則有聲，號曰「鳴沙」。

用筆之異

鍾繇張芝王右軍，皆用鼠鬚筆，然鼠鬚苦勁，似不堪作字也。歐陽蘭臺用狸毛爲心，蕭祭酒用胎毛爲柱，張華用

鹿毛，嶺南郡牧用人鬚，陶隱居用羊鬚，鄭虔謂麝毛，一書可書四十張，狸毛八百張，外有豐狐、蚺、蛤、龍、筋、虎、僕及狸、猩、毛、狼、臺、雖皆奇品，然恐醇正得直，終不及中山之兔。至於洪源之鴨毛、雀雉毛，五色相間，徒爲觀美。子瞻用雞毛筆三錢一枝，取其賤而易致。今吳興兔毫，佳者直百錢，而羊毫者二十分之一，故貧士多用之，然柔而無鋒，咸晉叔與余議取貂鼠毛爲之，而輔以免毫，甚快人意。晉叔常謂鍾王所用鼠鬚者，必此也。然稍覺肥笨，運動不如人意。近來吳興有羊毫筆名「巨細」，價與兔毫敵矣，柔使可喜，終非上乘。

■異蹟

若耶溪朝必南風，暮必北風；（相傳鄭弘採薪遇神人問所欲曰：常患載薪逆風，願朝南風，暮北風，神許之。至今猶然。）瓊海半月東流，半月西流，點蒼溪上大雨，野中烈日；（相傳觀音大士授記而然。）金筑聖泉潮沙百刻；（在黔筑一晝夜必百次驗之不爽。）閩中溫泉，左寒右熱；莆陽霞墩井，左重右輕；江乘之泉，半溫半冷，共出一壑；句容之湖，熱魚寒魚，交入輒死；廬陵井水，半青半黃；恆山雙泉，一甘一苦；而開縣柳州南川、天河諸泉，皆一日三潮。天地氣候，有不可窮詰者。

■歌姬乞食

持鉢破衣於歌姬院中乞食，人知有韓熙載，而不知又有裴休。按北夢瑣言：休常披毳衲於歌姬院持鉢乞食，以爲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爲人。（爲一本作度。）

■食異

何晏食蒸餅，不拆作十字不食；唐侯思正食籠餅，必令縮葱加肉，明李于鱗食饅頭，必欲有葱味而不見葱，唯家姬蔡氏所造方食，先用葱，不切入餡中，而留饅頭上一竅，俟其既熟，卽拔去葱，而以他麵塞其竅，然公亦自祕其方，不傳人也。

不妄稱人

古人不妄稱人，亦不能面諛人。鮑明遠以己詩與謝靈運詩質惠休，惠休曰：「謝詩如出水芙蓉，君詩如繪繡滿眼。」鮑亦心服。褚遂良問虞監：「某書何如永師？」曰：「永師一字直五萬，官豈得至此？」又問：「何如歐陽？」曰：「聞彼不擇紙筆，無不如意，官豈得若此？」褚恚曰：「然則某事此何爲？」虞曰：「但得筆墨和調，遇合作者，亦足嘉尚。」褚喜而退。若今人則譽之者唯恐其不足，而見譽者亦坦然下視古人而不疑矣。

武官不識字

五代時康福疾臥閣中，寮佐問疾，見錦衾，戲語曰：「錦衾爛兮！」福聞之怒曰：「吾乃唐人，安得謂我爲爛矣？」宋神宗時葉溫叟提舉陝西保甲，一日御批問所隸諸州所教保甲精惰何如？葉上劄子，言臣所教保甲，悉是精惰，帝得奏大笑，謂侍臣曰：「葉溫叟將謂精惰是精確也！」然此猶無害於事。至魏宋鴻貴以律有梟首之文，生斷兵手，以水澆之，噫，甚矣！

取人以貌

古人取人十七以貌。如張負之妻陳平，王陵之赦張蒼，光武之識張閔，李白之赦郭子儀，皆以容儀美麗。六朝江左，以此相尚，如左思張載者，什百中之一二耳。昔人謂妍皮不裹媼骨，李勣選將必相豐偉有福者，遣之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是或一道也。蔣凝美姿容，所至以爲瑞，號水月觀音，卒致通顯。唐末玉筍班以爲美事，則不獨選將然矣。

畫病

作畫如作詩文，少不檢點，便有紕繆。如王摩詰雪中芭蕉，雖閩廣有之，然右丞關中極寒之地，豈容有此耶？畫昭君而有帷帽，畫二疎而有芒屨，畫陶母剪髮而手戴金釧，畫漢祖過沛而有僧，畫鬪牛而尾舉，畫飛鴈而頭足俱展。

畫擲毬呼六而張口，皆爲識者指摘，雖與畫品無干，終爲白玉之瑕，作書亦然。

■文士當輜晦

劉孝標與梁武帝策錦被事，多十餘事，帝失色，遂不復引見。後沈約與帝徵栗事，約少帝三事，出語人曰：「此公護短不讓，卽羞死。」後帝聞之，亦怒。唐孟詵以識藥金，左遷台州司馬，宋徐摛經史百家，答對如流，卒爲朱異所忌，出爲郡守。蔡居安當國會館職，食瓜各徵瓜事，坐客不敢盡言。校書郎董彥遠連徵僻事數條，不過數日，卽補外。以此知文士當輜晦，不可盡露胸臆，以取忌也。故鮑昭多累句，王僧虔用秃筆以避禍，悲夫！

■定數定知

邵堯夫知牡丹來日午時當謝，至期果有羣馬踐壞。寶儀於堂前雕花椅子二隻，以祇備二尊人之用，其弟儼見之，謂兄曰：「甚好工夫，但有一隻於某月某日先破。」儀誕之，乃覆以錦幕，置屏風後，不許人用。至其日，有內親某夫人至，第無馬，其從人急遽於屏風後取椅，下馬訖，遂爲馬踢碎。其他類此。丁晉公常言寶二侍郎，今之師曠也。今人但知邵康節而不知有儼。

■參同契

參同契語，儘有可入詩者，如胡粉投火中，色壞還爲鉛，冰雪得溫湯，解釋成太玄。魚目豈爲珠，蓬蒿不成覆，燕雀不生鳳，狐兔不乳馬。陽燧以取火，非日不生光，方諸非屋月，安能得水漿。一氣玄且遠，感化尙相通，何況近存身，切在於心胸。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旋曲以視聽，開闔皆合同。猶官不任杖，聳者聽宮商，投水捕雉兔，登山尋魚龍。象彼仲冬節，竹木皆摧傷，佐陽詰商旅，人君深自藏。天道甚浩廣，太玄無形容。金入於猛火，色不奪精光，自開闔以來，日月不虧明。

■物作人言

鸚鵡、鸚鵡、秦吉了，皆能人言。角端、猩猩，亦能人言。孫吳時，永康之龜，人言。晉惠帝時，江夏張騁，所乘牛忽人言。犬亦人言。唐光啓元年，河東有牛人言。宋乾道初，虎丘之鵠，人言。荆南之虎，人言。盧傳素家，馬人言。夢澤之鹿，人言。南唐苑中鹿，亦人言。朱休之宗，楚客余三乙，張林家，犬皆能言。于闐野豕，人言。渭南主人，猪亦人言。嚴遵美家，貓犬相對，人言。鄱陽龔紀，貓人立而言。金樓子曰：羅舍之雞，能言。西周之犬，能語。宋處宗家，雞亦人言。華表之鶴，人言。王周南家，鼠能言。晉安鼠，能詠詩。駝坊使臣，橐駝相對，偶語。路嚴家，馬忽作人言。紹興時，亳州魏翁之雞，能人言。至今有人雞，慕東都龍門僧，桐華土蜂，作人言。相慰勉。宣城劉成舟中，蟹呼佛。嘉靖間，楓橋瘍醫龔家，大龜作人言。萬歷初，史文學傭工人家，母雞作人言。至王清之枯木，汪朝議之楮菌，亦作人言。晉武帝幽州塞北，死牛頭，能言，甚矣。

君相造命

昔人言君相所以造命，然亦不能違命。唐太宗與王顯有布衣之舊，常笑其老不作繭。及帝登位，命以官而顯，遽卒。宣宗屢欲用李景讓爲相，至然名探丸，竟探不着，終以辱臺病免。唐許孟容，知貢舉，以陳存能久屈場屋，欲與一第，是夜遽中風不能言。魏徵嘗國時，二吏爭言祿命，一云由此翁，一云由天。魏密聞，遣由此翁者往吏部注選一官，而其人不知，因病，遣由天者往，遂得官。宋仁宗時，二內侍亦如之。宋太宗與陳學究善，懼藝祖遺歸，及即位，以左司諫召之，官吏大集其門，一夕醉飽而死。畢士安作相，有壻皇甫泌，放縱不羈，累戒不悛，畢欲面奏之，方啓口云：「臣壻皇甫泌，卽值邊有警報，不終其說，越數日又言，值上內逼起，遙語曰：『卿累言壻皇甫泌，必欲轉官，可越轉一資。』」畢唯唯而出，竟轉大中丞，後至尙書。一說是向敏中壻李吉甫，惡吳武陵，知貢舉，懷榜至，未接，先問吳武陵，及第否？忽有中書宣勅至，主司恐是舊知，榜尙在懷，卽取出注武陵姓名中，使退呈李。李曰：「此人至麤，何以及第？」然名已上，無可奈何矣。宋神宗時，術者言王安禮當相，上聞之，怒曰：「執政除拜由朕，豈由術者？他日縱當用，亦且遲之。」至來春，安禮果拜相。王岐公以問上，上默然久之，曰：「朕偶忘之，信知果是命也。」則君相安能違命哉？劉

禹錫曰：「官不前定，何名真宰？」

■報應之說

今人但知報應之說，出於釋氏，其實非也。聖人曰：「惠迪吉，從逆凶。」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是顯然言及報應矣。至於杜伯射宣王，彭生爲豕，公孫聖應夫，差莊子儀擊簡公，趙王如意爲祟，鼓呂后，掖田蚡，將死叩頭，寶嬰灌夫，此皆佛法未入中國之時。迂儒談及報應，便指爲釋氏幻惑之說，亦未之思矣。

■詩文書畫

作詩文，與書畫一也。準則於前人之法度，而參合以自己之丰神，然而法度易遵，丰神難運，故詩文有讀破萬卷，而不能下筆者，書有日臨法帖，而不知筆意者，畫有逐一規倣，而全無墨氣，終成俗品者，要在於悟而已。

■硯墨紙筆

硯之堅潤者，多難發墨；而墨堅緻者，又磨不卽下；筆之佳者，鋒毛極脆；而硯之發墨者，墨之膠氣重者，紙之堅而厚者，又皆極能損筆。欲四者之調和，而皆適於用，亦難矣。然則如何？曰：硯取其發墨，墨取其黑而發光，紙取其堅而澤，至於管城，不妨多置。古人退筆成塚，豈能一一顧惜耶？

■治病去賊

病本邪氣，而復以符籙祈禳之法治之，是以邪攻邪也。故病雖愈，必苦於香火之奉承。賊本烏合，而復藉召募無賴之兵擊之，是以賊騙賊也。故寇雖平，必困於軍士之擄掠。

■腎愚不係世類

唐盧懷慎爲「伴食中書」，而其子奔抗賊死節，奔子杞奸邪誤國，而杞子元輔簡潔貞方，爲時論歸美。謝車騎曰：「我乃生兔，奚安得不生靈運？」信乎，賢愚不係於世類。

□執金吾

官名「執金吾」，金吾棒也，以銅爲之，黃金塗兩足，謂之金吾。扈駕則執之以夾車，因以名官。今人但稱金吾，而不言執，則一棒而已，語相沿而不覺其謬也。一云金吾，鳥名，主辟不祥，故天子出行先導執之。

□疑能生病

有僧於閨中踏物，疑爲生命，是夜遂聞有叩門索命者，至旦視之，茄也。心遂豁然。杜宣主簿，見盃中有蛇，飲而致疾；及知弓影，宿疾遽瘳。宋朱思彥囚押錄高生，夫妻於獄，縣丞縱之使逸，而以死報，遂見高夫妻披髮爲祟，病且危篤，承聞之，遽令其人來拜，豁然即愈。李元衡出官，慮妾不容於妻，登舟數夕，卽有鬼稱是妾，音容皆似，及遣信視家中無事，鬼亦不見。惠州周提刑妻募人殺妾，周知之，藏妾他所，募者以已殺告妻，遂感疾，見妾爲祟，周乃喚妾以歸，妻大驚，其疾脫然卽愈。石普醉中命投一奴於河，投者哀而縱之，旣醒而悔，遂病，見奴爲祟，自分必死；及知奴無恙，已病亦除。乃知報應之說，往往如是。關尹子曰：「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結而使之然。人之病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歉而使之然。」釋氏謂魔從心生，非虛語也。

□勿輕小事

關尹子曰：「勿輕小事，小隙沉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勿輕小人，小人賊國。」蘇軾詩曰：「一女不得織，萬方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

□心與肝應

心應棗，肝應榆。（見元始真經）

□龍虎經

龍虎經中語，亦有可入詩者——水火各一方，守界成寒暑。萬象憑虛生，感化各有類。雄陽翠玄水，雌陰赫

黃金。翡翠生景雲，紫華敷太陽。

□ 卻寒暑

却寒者，有辟寒香，（漢武帝時外國貢）辟寒金，（魏明帝時昆明國貢）辟寒玉，（唐岐王玉鞍并日本王子恭局又詩犀辟塵埃玉辟寒）七寶硯爐，（見天寶遺事）辟寒犀，（開元二年交阯貢）暖金合，（張無頗傳）卻寒簾，（同昌公主事）常春木，（李輔國事）煖香，（寶雲溪僧藏）冰鼠褥，（冰鼠毛爲之，卻寒見神異經）莽煌席，（岱輿山草見拾遺記）火玉，（唐武宗時扶餘國貢可以烹鑿溫若挾纒）卻暑者，有銷暑珠，（燕昭王事）龍皮扇，（王元寶事李德裕亦有白龍皮）澄水帛，（同昌公主事）冰蠶裯，（康老子事）蛟毫褥，（元和中夫軫國貢）辟暑犀，（唐玄宗賜貴妃文宗賜講官）迎涼草，（李輔國事）玄冰丸，（見抱朴子）冷蛇，（唐玄宗賜申王）紫龍髻拂，（元載事）蛟綃，（女仙遺張建章）松風石，（唐武宗時扶余國貢盛夏颯颯風生）清涼丹，（呂端見青衣童子賜之）六壬六癸符，（以立夏日佩暑不能侵）又顧師言與日本王子弈，有玉棊子，夏冷冬煖，李少君對漢武帝潛英之石，夏盛則冷，冬盛則溫，處士伊祁玄設紫菱席，冬溫夏涼，以一物之微，而能奪造化之權，亦異矣。

□ 西王母

黃帝時西王母獻玉環，爲帝列牀敷褥，舜時又獻玉環，羿請不死之藥，得之而爲妻所竊，穆天子駕八駿，直造母所，與飲宴，歌謠，情意最洽，復與燕昭王遊燧林之下，說鑽火之術，漢武帝七月七夕，降於乘華殿，以玉盤盛桃啖帝，并授五岳真形，亦頗殷勤，茅盈亦一遇之，自後無有聞者，而世所傳有西王母杖，（枸杞也）西王母桃，（酉陽雜俎）西王母棗，（鄴中記）西王母蒲萄，（貝丘南出）西王母樹，（長生樹也）西王母鳥，（見通典）王母簪，（卽續斷藤）蓋西王母者，或西方得道之人，如毛女之屬，而七修類稿，以王母寡爲王母，亦未然也。

詩文更易字面

古人詩文，不妨更易字面。莊子「柳生左肘」，「摩詰」更爲「垂楊生肘」；「繞朝贈策」，「太白」更爲「繞朝鞭」；「換鵝本道德經」，而太白云「應寫黃庭換白鵝」，高鳳「漂麥」，賓王更爲「漂甍」；「殉葬玉盃」，子美改爲「金盃」；魏武遺令本「繡帳」，而謝朓更爲「繡帷」；劉寬「蒲鞭」，沈約更爲「葦杖」；取其韻之穩而已。

發墓賊

古今篡弑盜賊，多以發塚爲奇貨。漢廣川王去疾，聚諸年少，發塚以百數。赤眉董卓，皆發漢諸陵。曹操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數十員，天下塚墓，無問新舊，盡遭發掘。黃巢入長安，唐諸陵皆被發。溫韜在鎮七年，唐諸陵在境內者，悉發掘之。昭陵圖書寶玩，盡出人間。元楊璉真珈發宋諸陵，至取理宗頂骨爲碗。冤慘極矣。然皆厚葬，有以啓之也。宋徽宗訪求三代彝器，至比干墓，亦遭發掘。上人好尚，可不慎哉。

相人之語

唐裴行儉稱有知人之鑒；其於諸士，不取駱賓王，而取蘇味道。然賓王興復討賊，雖不克而死，不失爲忠臣義士。視味道摸稜居相位，不啻奴視之耳。文文山少時，父令相者視之，相者曰：「此子非君家之福也。頂有拳髮，必受極刑。」及視文壁，乃喜曰：「賴有此耳！」然君子寧爲文山之赤族，不爲文壁之降虜也。皮相之士，止論一時之禍福，不顧千載之榮辱。悲夫！士君子以成敗論人者，亦相人類也。若李丞之相王安石，必亂天下；陳瑩中相蔡京，必貴而無君，此真能相人者。

唐虞月建

鄭康成謂堯建丑，舜建子，王肅謂夏以上皆建寅；鄭室甫因其說，謂書所載正月上日，猶言令月吉日。林孟鳴宙合篇，亦載此。余按宋儒學樞要云：「唐建子，以十一月爲正月；商建丑，以十二月爲正月；夏建寅，以正月爲正月。」

則知堯舜皆建子。此書不言所出，然必有攷據也。

□四靈

形不靈而氣靈，氣不靈而聲靈，覺不靈而夢靈，生不靈而死靈。（化書）

□論超三界

重陽子之論超三界也，曰：「心忘念慮，即超欲界；心忘諸境，即超色界；心不着空，即超無色界。」旨哉！今人但知有色欲界，而不知有無色界，故知二氏去吾儒不遠。

□求放心喻

牛馬家畜也，放縱不收，猶自生梗，不受駕御；鷹鷂野鳥也，爲人羈縻，終日在手，自然調熟，心亦如是。（司馬真人坐忘論）

□四少

老母云：「口中言少，心頭事少，肚裏食少，自然睡少。依此四少，神仙訣了。」然此四少，上可以長生，下亦不失爲處世保身之要術。

□天道難知

月犯「少微」，戴逵以己當之，憂愁不食，而謝敷死。「熒惑」入斗，梁武以己當之，跣足下殿，而魏主奔。五星聚「箕」，齊桓以霸，而祿山以亡。星孛「大角」，始皇以帝，而項羽以敗。虹下庭際，章梟拜相，而楊勇幽亡。故知天道遠，人道邇，子產之言不虛也！

□石異

至堅莫如石，宜無能入其中者，然王文秉祖剖石毬內得螭鱗（稽神錄）杜綰剖石鎮紙內得小魚（雲林石

譜)陶穀破李後主研上圓石，內亦有小魚。桂陽溫恭家藏石中有龜。(夷堅志)近時孫克弘守漢陽，石中得白龜。濟寧人剖石得小鵝。天寶中，李應物開砥柱石中得古鐵鑊，有平陸字。嘉靖間，苔溪漁人水中得石如鵝子，扣之有聲，剖之得銅牌一方，刻「宣聖」二字。鄆縣河灘上有亂石，隨手碎之，中有魚二三寸。至於福州南潤寺雷擊石裂，中具一如來像。永州蘇山多石，人取以水淋之，鏽破，其中有觀音彌勒寒山拾得等像。此又西方聖人神道設教，不可以常理論也。

名賢爲時所崇尚

郭林宗遇雨，墊一角巾，時人至，拚巾以效之。王導製練衣，與朝士服之，一時效尤，練遂踊貴。謝安執浦葵扇，而貨者獲利十倍。王導業常穿角履，好事者慕效，至毀新履以學之。獨孤信馳馬，其帽微側，而吏人慕之，咸側其帽。字文述以耳冷製巾拍耳，人學之，名爲許公拍勢。王儉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一時倣效。長孫無忌以羊毛爲渾脫氈帽，時人慕之，目爲趙公渾脫。蘇子瞻戴長筓帽，而一時皆效之，謂之東坡巾。古之名賢，爲時所崇尚若此，然學之者，徒在衣服之間，抑未矣。

諂事宦官

杜宣猶在閩，每逢寒食，散遣將吏，挈酒食祭諸宦先塚，時人謂之敕使看墓。竇懷貞爲京尹，見無鬚者，誤以爲中官，必曲加禮接。宋彭孫爲李憲洗足，曰：「中尉足何香也？」憲以足蹴其項，曰：「奴不亦諂乎？」郭忠恕舍內侍竇神與家，忠恕有長髯，忽一夕盡刺之，神與見，驚問故，答曰：「聊以效鬚耳。」明少司徒王祐諂事太監王振，振一日問曰：「王侍郎何故無鬚？」祐曰：「老爹無鬚，兒子豈敢有鬚？」夫人至宦官，已不齒，而丈夫鬚眉，甘爲之奴，固知勢利迷人，令人病狂喪心而不恤也。

老人貴人婦人

老人貴人婦人各有數反：——夜不舒而晝瞋睡，子不愛而愛孫，近事不記而記遠事，哭無淚而笑有淚，近不見而遠却見，打卻不疼不打卻疼，面白卻黑髮黑卻白，如廁不能蹲作揖卻蹲，此老人之反也；夜宜臥而飲宴，早當起而高臥，心當逸而勞，身當勞而逸，當使錢處不使，不當使錢處卻使，無病常服藥，有病卻不肯服藥，人未做時爭做，人皆做時卻不做，請人必欲人來，人請卻不肯去，買蔬果必要貴，買物具必要賤，此貴人之反也；不愛長子而愛少子，不愛賢子而愛不肖子，不愛子而愛女，不信人而信鬼，惜小錢而不惜大錢，爲姑時定怨嫂，爲嫂時卻嫌姑，最忌諱卻最咒咀，最怕不得老又最怕人道老，丈夫舉動最善防閑，丫鬟淫奔卻不介意，此婦人之反也。

■世事相反

今世上事，亦有相反者，達官不憂天下，草野之人卻憂；文官多談兵，武官卻不肯廝殺；有才學人不說文章，無才學人卻說；富人不肯使錢，貧人却肯使；僧道茹葷，平人卻多持素；有司官多裁勢豪，居鄉官卻把持郡縣；官愈尊則愈言欲退休，官愈不達則愈自述官蹟。

■句法相似

褚淵碑：「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共春雲等潤。」沈約安陸王碑：「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庾信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舟旂一色。」玉臺集序：「金星將婺女爭華，麝月與嫦娥競爽。」隋長壽寺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囊。」王子安賦：「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又記：「長江與斜漢爭流，白雲將紅塵並落。」駱賓王序：「斷雲將野鶴俱飛，竹響共雨聲相亂。」又：「鸚鵡金將露玉俱清，柳黛與荷細漸歇。」又：「緇衣將素履同歸，廓廟與江湖齊致。」陳子昂文：「殘霞將落日交暉，遠樹與孤烟共色。」又：「新交與舊識俱權，林壑共烟霞對賞。」李商隱文：「青天與白水環流，紅日共長安俱遠。」此等句法，襲用不一，而子安落霞二語，獨擅才名，當由抽毫立就故耳。

□吾儒高於二氏

三教精微盡頭，原亦不甚相遠。但釋氏有「輪迴」之說，俗僧至假懺悔以愚人；道家有符籙之傳，羽流遂借祈禱以惑世；獨吾儒之教無之也。故世人崇奉不及二氏，以此而吾儒所以高於二氏者亦以此。吾聞莆陽林兆恩，亦自博學能文，於道似有所得，而能以「艮背」之法治病，其門人傳之者不得其學術，徒以上章降魔捉鬼爲事，儼然巫矣。縱日捉百鬼何益，况從其教者日盛，奸僞詐盜無所不有，他日恐爲一方之患，不下「黃巾」「白蓮」也。

□人情難易

痛可忍，痒不可忍；饑可受，飽不可受；寒可過，暑不可過；怒可制，喜不可制；哭可禁，笑不可禁；忙可耐，閒不可耐；菜可獨啖，肉不可獨啖；無貧賤相易，無富貴相難。

□見石以爲伏虎

熊渠子夜行，見石以爲伏虎，射之沒羽；既知其石，射不復入。漢李廣亦然。宇文周時，李遠校獵於沙柵，見石子叢中，以爲伏兔，射之而中，鏃入寸許，文帝賜書褒美。此三事皆相類，而遠事稍僻。

□畫事非真

張僧繇畫龍點睛，便破壁飛去；顧光寶畫獅子，能爲陸氾治祟，口血淋漓；楊子華畫馬，夜聞蹄聲；韓幹畫馬，鬼使乘之以請醫；吳道子畫驢，踏破僧房家具；李伯時畫天廡，滿川花放筆而馬死。蓋其精魂皆被筆端取去，此皆理之所無，抑恐譽者過當，觀黃筌術畫，藝畫之言可知也。至若畫鷹鷂而鳥雀不入，畫雉兔而野鷹來攫，則有之矣。

□入以物重

虹流而庖犧降，龍遇而扶嘉生，張說燕飛九齡，鶴集大年，胎垂毳毛，康節母因猿感，杜元凱李公垂，蔡君謨爲蛇，吳越武肅爲蜥蜴，鄭憲武穆皆見豬形。人固以物重耶？事固有不可知者。

毒

禮外傳曰：「人之壽不過百二十，過此不死，是爲失歸妖怪。」然洛陽黨翁壽一百七十餘，橘州宋卿年一百九十五，漢文帝時得魏文侯樂人竇公年一百八十餘，東甌王壽一百六十，李珍年一百三十八，晉趙逸五百歲，洛陽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涪陵譙定年一百三十，太原于伯龍年一百二十八，魏羅結梁顯思遠皆至一百二十，宋大中間東都僧好飲茶，年至一百三十，王仁裕遠祖母二百餘歲，穰城民二百四十歲，國朝成化間濟寧民王士能年百二十三歲，孔無似北京人四百歲，斯皆非有道術者，而壽若此，豈亦「失歸之妖」耶？至於文考輔嗣叔寶敬仁子安于吉居實之輩，反不得三十，造物有知，何不奪彼予此，令人短氣。

物性不遠

瓠巴鼓琴遊魚出聽；師曠奏樂，玄鶴飛舞；杜鴻漸登閣奏鼓，羣羊躑躅；開山陸座講經，家雞佇立；李牟臨江奏笛，水木森動；羯鼓縱擊，而桃杏舒吐；南呂一召，而草木成實；守素祝桐，脂汗自絕；薛弼伐樹，鷺羣悉空；太清與嘆，鴨脚發花；乃知鳥獸草木之性，去人原自不遠；而人心有不可感者，其冥頑反出物下矣。故舜能使鳳儀獸舞，不能化四凶之暴；韓能使鱷魚遠徙，不能止李逢吉之譖。

關王神

關壯繆之神，自唐以前未聞感靈；至宋真宗祥符間，解州鹽池忽爲蚩尤所據，池鹽耗竭，祈禱無驗；帝夢城隍語其故，勅龍虎山張天師舉關王諭旨，果大風雷，一晝夜而池鹽俱溢，遂賜勅封，嗣後屢顯神靈，至今日則家祀戶奉，卽兒童蠻貊無不知崇信者。乃知鬼神之顯晦，亦自有時耶。

菜膾名

菜號諸葛膾名郎官，（江南人作膾因張翰故名郎官膾）湯名荀令朱雲。（縮砂湯曰荀令湯三稜湯朱雲湯）

見墨莊漫錄

□ 玉衣

漢霍光薨，賜以玉衣。梓宮注云：以玉爲襦，如鎧狀，連綴之，以黃金爲縷。後漢耿秉死，亦賜玉衣，此皆死者之服也。按六韜：武王伐紂，紂衣寶衣，自焚。又太始元年，頻斯國人來朝，以五色玉爲衣。又甄后生時，髻髻見人以玉衣覆之，則真以玉爲衣矣。

□ 身化

魏公子終席謙讓，平原君不敢言獻，五城尹翁歸不可私于定國，不敢見其邑子，顧協清介衣單，蔡法度欲解襦與之，而卒不敢言。劉晏遺李夙竹簾三，攜至門，而不敢發。楊綰拜相，京尹減損騶從，有以世務干者，見其言玄遠，不敢發辭而退。杜黃裳夫人樸素，李師古不敢通賄賂。盛德之士，望之而令人消其鄙吝，非虛語也。此之謂「身化」。

□ 韓康伯張蕪

韓康伯數歲時，母與作襦，令康伯持襦斗，謂之曰：「且着作行袴複襦。」康伯曰：「火在斗中，而柄熱，今既着襦下，亦當煖。」張蕪小時，母謂其寒，欲作袴，蕪曰：「且作襦，如熨斗着火，其柄自熱。」此二事絕類，今人知有康伯，而不知有蕪。

□ 李固宋璟

李固以忠直名一時，而胡粉飾貌，宋璟剛直難犯，而善擊羯鼓，皆不類其爲人。然固之傅粉，或出梁冀誣謗之語。乃漢魏間人，以傅粉爲常。陳思王、何平叔皆爲之，不足異也。璟之習羯鼓，亦以明皇所尙，故臣庶從風耳。要皆不足以累二公之賢。至於趙清獻宰清城，而挈伎以歸；胡銓浮海生還，而戀黎情絕；與二公爲人不類，乃知蘇子卿娶胡婦，誠非虛語。

書籍

古人書籍，皆用版策，紀載浩繁，重不可攜，十里負笈，詫爲雜事，非若今人箋素之約也。梓本未興，皆用謄寫，衡陽王鈞手錄五經，孫敬折柳爲簡，手自寫經，張參手寫九經，非若今削刷之便也。然古之博學者什五，今人博學者什一，豈誠天分有限，當由宴安惰窳，或以制義分心耳。

成佛作祖手段

蚩尤造五兵，鯀作城，瞽瞍作瑟，桀作瓦屋，紂作篋篋，秦始皇廢封建爲郡縣，築長城以驅胡，王莽置學官，隋煬帝設進士科，武墨試士，彌封及敕僧尼隸祠部，雖淫虐悖逆之主，自有千古不可磨滅之事。此成佛作祖手段，非中人以下見解也。

休官難事

大臣休致，固是難事，蘇易簡所謂「退位菩薩難做」者也。而勸人休官，尤難出口，非交分之深，鮮不以爲罪矣。陳振獻鷓鴣賦於崔湜，湜雖稱善，而心不悅。張正甫爲相，與門人崔咸議，欲休致，崔力贊之。既歸門庭冷落，意遂大悔，謂人曰：「後有大事，慎勿與少年郎議之。」魏仲先上王文正詩曰：「從來輔相皆頻出，君在中書十五秋，四祀東封今已畢，此回好伴赤松遊。」公得詩大喜，以酒茗藥物爲答。然終不能用也。寇萊公再入中書，魏亦貽以詩曰：「好去上天辭富貴，卻從平地作神仙。」公亦不能從。惟陳恭公判亳州壽日，從子世修獨獻范蠡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公得之，大喜，即日納節。韓持國晚年守許，崔子厚爲伴，值生辰，獻遣星列子厚，獨上詩云：「衣錦榮名雖烜赫，挂冠高節莫因循。」公嘆詠久之，曰：「非君誰與我言？」遂致仕。二公之從善勇退，過人遠矣。國朝李文正當國日久，有士人投詩云：「才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公得詩，笑而已。張華博學，知天文，處極亂之世，中台星坼，其子勸其遜位，而卒不聽，以死，况其

他乎明夏言爲相，懸車日久，與鄉人飲，有村氓齒長，據上座不遜，公鬱鬱不自得，遂復起。夫以宰相家居，有何不足，卽市井不識，政自美事，而乃芥蒂胸中，宜乎其不克終也。正德間，朝議欲起三原王公恕者，汝南強景明寄詩云：「八十耆年一品官，歸來清節雪霜寒。雖然海內歸心在，可奈君前下拜難。鷓鴣恐疑威鳳起，風雲長護老龍蟠。三公事業三槐傳，留取完名久遠看。」公得詩大悅，竟不出，此亦有古人之風矣。

化書

譚景升化書百一十篇，文詞簡暢，義理粲然；其中雖有「長生」「太上」等語，而無龍虎刀圭僞妄之術，恍惚之語，道德南華之後，此其翹然者也。齊丘纂弑，奸雄之鷹犬，乃欲掩其書爲己有，亦無忌憚之甚矣。

人君舉動不可輕

漢武帝微行，至主人家，與其嫂宿。婢夫操刀將襲之，有同宿書生善天文，見客星將逼帝座，高聲叱之，三四過，其人始退，遂捕殺而誅之。吾明太祖皇帝微行，至一店，臥枕木踏草，至夜深，店內夫妻語曰：「今夜此翁又出奏，當頭木而足草也。」上聞之，亟易頭而寢。少頃其夫出視，復入謂婦曰：「誤矣！此人乃足頭木草也。」帝乃獲免。白龍魚服，困於「豫且」，人君舉動，可不慎乎？

奸賊之報

元和中惠州一娼震死，朱書其脅曰：「李林甫。」欽宗時檀州雷擊一男子，背上朱書「賊臣章惇。」天聖中馮拯卒，次年京城南錫慶院側，人家生一驢，腹下白毛有「馮拯」二字。紹興元年，漢陽蔡氏女被雷震死，有文曰：「唐相李林甫。」洪武間，吳山雷擊蜈蚣，背書「白起。」陸允誠家烹雞，而雞背有「李林甫」三字宛然，客皆驚而不食。天之報奸賊，亦嚴矣。就中惟「李林甫」凡三見，豈以怙權害物最甚，而又以善終，故其報獨重耶？

徵詞解紛

南唐時關司斂率繁重，商人苦之，屬畿甸亢旱，烈祖宴於北苑，謂羣臣曰：「外境皆雨，都城獨不雨，何也？」申甫高乘諧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城。」烈祖大笑，即除之。唐昭宗時，李茂貞推油以助軍費，因禁松明，優人張廷範曰：「不如併月明禁之。」茂貞笑而罷其禁。吳越錢王令西湖漁者，供使宅，魚民多怒歎。一日開宴，命羅隱題，呂望磻溪圖，羅應聲曰：「呂望當年展廟謨，總戎鈞國更誰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武肅大笑，盡行蠲免，宣和間用當十錢，伶人爲以當十錢買水者，水一盃一錢，於是必令飲十盃，至於委頓，上見之笑，遂廢不用。徽詞解紛，有甚於批鱗苦諫者！

■以地名物

蔡出善龜，故名龜爲「蔡」。衛地多驢，故名驢爲「衛」。然禹貢九江納錫，不聞自蔡齊趙之間，皆產長耳，命名之意，或所未詳。

■六眼龜

蘇子瞻謁呂微仲，值其寢，逾時乃出，談次有綠毛龜，蘇曰：「唐莊宗時，林邑國貢六眼龜，優人敬新磨爲讚曰：不要鬧，不要鬧，聽取龜兒口號。他六隻眼兒分明睡一覺，抵別人三覺。」此蘇戲語也。攷之史傳，實有六眼龜。郭景純江賦，龜有六眸。宋太始二年八月丙寅，六眼龜見於東陽，太守劉勰得之以獻。南齊永明八年四月，長山將王惠獲六目龜，腹下有萬數字，并有卦兆。唐五行志，大足初，虔州獲龜六眼，一夕而失。睿宗先天三年，江州獻靈龜，六眼，腹下有玄文。又嶺南欽州出六眼龜，然實止兩眼耳，外四眼乃斑點，無紋花，圓長中黑，與真目並排，端正不偏，人莫能辨也。

■異能

宋劉穆之目覽詞訟，手答箋記，耳兼聽受，口並酬對，不相參錯，悉皆瞻舉。隋劉炫，左手畫方，右手畫圓，口誦目數。

耳聽，五事並舉，無所遺失；元嘉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口誦經史目數羣羊，兼成十字詩一時而就，足書五言一絕，六事齊舉，代號神童；此三人者皆可謂絕世之技。而元嘉在童齠之年，尤爲殊絕。梁唐豈每有軍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三事並舉，亦其次也。

■ 天人不遠

戴封張熹皆以大旱禱請無應，積火自焚，火起而雨大至。王遵以河決，廬居境上，水決至足而止。古道始何琦俱以隣火伏父棺哭，屋獨得全。使數人者死於水火，則爲善者懼矣。乃知天人之間，相去不遠。彼宋之伯姬，楚之貞姜，特其不幸焉耳。

■ 方朔談諧有本

子路與顏淵浴於洙水，見五色鳥，顏淵以問子路，子路曰：「此名熒熒之鳥。」又一日，二人浴於泗水，復見前鳥，顏淵又問子路曰：「此同同之鳥。」顏淵曰：「何一鳥而二名？」子路曰：「譬諸絲，絹者則爲帛，染則爲皂，二名不亦宜乎？」漢武帝見上林一樹，問東方朔，朔曰：「名善哉。」後數歲，又問朔，朔曰：「名瞿所。」帝曰：「朔欺矣，名與前異何也？」朔曰：「夫大爲馬，小爲駒；長爲雞，小爲雛；大爲牛，小爲犢；人生爲兒，長爲老。昔爲善哉，今爲瞿所，何足怪乎？」荆王時有獻不死之藥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遂奪而食。王怒欲殺之，士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罪在謁者，不在臣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而見殺，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漢武帝時，亦有獻不死酒者，東方朔竊飲之。帝欲殺朔，朔曰：「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以上二事觀之，朔之恢諧，亦有所本也。

■ 千古之恨

魯郡有先聖手植柏樹，自漢歷晉，莫敢傷犯，後爲江夏王義伐敗。謝靈運鬚美，臨刑施祗洹寺，爲維摩詰鬚，寺僧

護二百餘年，爲安樂公主鬪艸馳騎剪取，并焚棄其餘。姚鉛謫居連州，寫所著文粹一百卷，好事者建樓貯之，官屬多遣吏抄錄，吏以爲苦，以鹽水噴之，欲其速爛，後縱火焚樓。大聖中，營浮圖，姜遵在，永興悉取漢唐碑之堅好者，以代輓甃。有縣尉叩頭爭之，繼之以泣，遵怒，并劾去之。鹽官縣安國寺有唐時悟空大師手植雙檜，如龍鳳形。宋朱勳遣人取以供進，由海道行，遇風濤，舟檜皆沒。唐玄宗東封泰山，命張許公摩崖爲碑，至明八百餘年，爲林焯磨平，以忠孝廉節四大字覆之。廣德大洞有玉一方，周正如几，日照之內有詩曰：首相傳白玉蟾，所點化爲州守借觀竊取以去。金陵鳳凰臺石爲楚人達官昇歸，至采石，竟沈沒，雖神物成毀有數，終爲千古之恨。金陵三怪石，若非夢作墨子，求哀亦已，燒爲灰矣。

□木異

孔子手植檜，與老子堂前雙柏，雖千年久枯，不時發榮，然猶曰聖人之地，有神靈憑藉而然也。宋元豐間，秦鳳舉兵進山川圖，有秦時柏一株，雖枝葉無存，而質幹不枯。上以筆點其枝上，嘆賞久之。無何，秦郡奏枯柏一枝復榮。元豐庸主豈尼驍之比耶？而靈異乃爾，事固有不可知者。

□鳳州宜州

鳳州有三出，曰手酒柳。（謂婦人手皆白柳，皆翠色，與他處不同，又公庫多美醞。）宜州有四出，曰漆、栗、筆、蜜。（李愈語見墨客揮犀）明州有三賤，燒底賤，着底賤，喫底賤。（燒是草，着是草鞋，吃是鹽。）慈谿有三薦，茶店湯瓶，不曾薦客店床上無薦薦，大街上好放薦。

□郭奕

樂羊食子，劉覽劾兄，忠矣；史牟以私販殺甥，梁車以踰城別姊，正矣；然而君子弗善也。夫子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孟子曰：「其所厚者薄，無所不薄。」骨肉之間，寧情勝法，無法勝情。聖賢處此，有微權矣。晉郭

奕爲雍州刺史，寡姊隨之任，其僮僕多爲不法，爲下所糾。奕按省畢歎曰：「大丈夫豈當以老姊求名！」悉遣不問。至哉，言乎！可謂得聖賢之用心矣。包孝肅在廬州日，撻其母舅，亦好名之過也。

■物化

物化多矣，其尤異者，則王莽時五銖錢化爲龜。漢宮女化爲飛蛾。晉太康中，會稽蜚蜚化爲鼠。元嘉中，河內司馬元胤祭柑化爲鵝。唐玄宗時，石化爲麵。桐廬山中，竹化爲雉。唐太和九年，鄭注篋中藥化爲蠅數萬飛去。化書曰：老楓化爲羽人。宋元祐間，辰州丹砂化爲雉。

■雨異

雨粟，雨麥，雨金，雨毛，雨粟，雨血，異矣；其尤甚者，漢成帝末年，宮中雨一蒼鹿，殺而食之，其味甚美。王莽時，宮中雨五銖錢，墜地悉爲龜。魏文帝時，安陽殿前雨朱李八枚，啖之數日不思食。河間王子元家，雨小兒八九枚，墜地皆長六七寸。張仲舒在廣天，雨羅篋甚多。晉劉聰時，平陽雨肉，廣二十七步。明弘治庚戌三月，慶陽雨石無數，皆作人言，聽之歷歷可辨。

■異名

魚名琵琶，燕名琥珀，樹名如何，近矣；菌名「笑矣乎」，李名「顏回」，菜名「孟娘」，松名「孔雀」，檜名「鷹翅」，芋名「博士」，牛名「郭椒」，鼠名「仲能」，蟲名「傍不肯」，鳥名「告天子」。

■師道

師道之難，自古歎之，雖等三生，實由卒合，形骸難略，城府易生。馬融之於鄭玄，伎也；張禹之於戴崇，彭宣，偏也；邊孝先之解嘲，玩也；郭林宗之擲杯，倨也；陰鳳徐遵明之留質衣物，劉炫視束脩爲教，慳也；沈重談皆紙上，淺也。今之爲人師，而能去此六病者，寡矣。

四豪

四豪之在當時，皆以好客著聲，倖於敵國。然孟嘗客無貴賤，一與文等，而馮驩食尚無魚，平原一斬笑，士皆歸心，而不能識毛遂、毛公、薛公、春申，無可稱述，獨以珠履爲豪，汗明三月而後得見，驕士若此，卒死人手，陵意氣傑然，獨出，然毛薛賣漿博徒，猶能知之，虞卿名已著而不知何也。漢肅宗謂竇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何異葉公好龍？」固知四君好客，徒爲名耳。

物異

籠有三足，龜有六眸，（見前）牛有六角，（周成王時東夷送六角牛，述異志）人有三耳，（張審通）蛇有兩頭，（孫叔敖兩頭蛇）狐有九尾，鳥有四足，（五臺山上鳥名寒號蟲）獸有五足，（出因墀國狀如獅）

郝氏

釋氏輪迴報應之說，本以勸人爲善也。梁武帝后郝氏平生妬忌，損物害人，死而爲蟒，尙未足快人意。乃帝一爲禮佛懺悔，卽生切利天，見一天人，容貌端麗，異香馥郁，是以一生惡業，一懺盡釋，旣爲惡身，又生天界，人復何憚而不爲哉？釋教之不足取信者，以此。

嚴武

嚴武欲殺杜子美，宋人極口爲之辨。夫以武之陰賊殘忍，八歲時卽以鐵椎擊殺父妾，在京城時納隣女之奔，又懼其追，而以琵琶絃縊殺之，其視杜陵老叟砧上肉耳！武之所爲不殺者，杜雖失言，不過潦倒詩酒，無足深忌。至於八哀，輒詞政自少陵，全交厚道，未足爲不殺左券也。

問腹

王丞相指周伯仁，腹問曰：「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但足容卿輩數百人。」伯仁見顧和搏蠱，不

動，指其腹問曰：「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唐明皇指祿山腹曰：「此中何所有？」答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章子厚坦腹，問蘇子瞻曰：「此中何所有？」蘇曰：「此中都是謀反底家事。」蘇亦一日坦腹，問諸姬曰：「知吾此中何所有？」朝雲對曰：「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此數者問同而答各異，然周語近誇蘇太劇，祿山語佞，朝雲語激，獨顧語玄，着是以受知爲令僕之才。

副急淚

顧長康哭桓宣武，鼻如廣草長，眼如懸河決溜。和士開母喪，丁鄒嚴與并一朝士，皆以善哭稱。程伯獻馮紹正哭高力士母，逾於己親。夫脅肩諂笑，尤可僞爲也。此副急淚，從何處得來？固知人之諂佞，其天性也。

藝有至極

唐大歷中，修舍元殿，獨一瓦工，瓦畢不生瓦松。又有李阿黑，亦能之，布瓦如齒，閒不通線。虢國夫人堂成，置螻蟻蜥蜴其中，竟日無一罅隙得入。宗楚客鏤文石爲塔，砌地着吉莫靴，行者輒仆，此雖淫巧近妖，亦藝有所至極也。

奴隸中可人

蕭穎士有奴隸，鞭撻甚酷，人勸其他適，答曰：「非不能去，但愛其才耳。」甄琛好奕通宵，令奴秉燭，睡則加撻。奴曰：「郎君辭父母至京邸，若爲讀書執燭，不辭獲罪，今乃以圍棋故，橫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慚而悔，遂折節讀書。奴隸中信自有可人者。

又

予有小童，頑黠無比，每與賓朋博奕，則通宵侍立，不倦。遇開卷觀書，不移時，輒遁去。因思甄琛奴語云云，始信古今人不相及，卽奴隸亦然也。

楊用修

國朝博物洽聞，無如楊用修，其議論考訂，掎擊詆訶，不遺餘力；而其所著書，紕漏誤舛，甚於其言。故後之人，亦好糾其訛，而攻之。余謂古人著作，或意見之不同，或記憶之稍誤，或耳目之暫遺，豈能無病？後之觀者，隨事糾正，不失忠臣，苛求醜詆，徒滋口業。前代訂訛，尙存厚道；至用修而肆罵極矣。己好攻人，而欲人之不攻己也，得乎？王元美鑒於用修，故其持論稍平。

□又

用修既有雋才，復以宰相子讀書中祕，內府珍奇人間所無之書，往往獨擅，其雄辨該博，固有自來；比流落遐方，卉服爲伍，間有引援自出己意，問之則曰：「出古某書。」亦猶陳彭年導駕誤行黃道，曰：「自有典故。」有司畏其該洽，不敢糾也。乃知古人山海、淮南、洞冥、述異等書，虛實相半，想當然耳。

□禁酒

晉元帝渡江之初，時以酒廢政務，王導諫之，遂覆盃，終身不飲。唐玄宗初卽位，常以醉後傷一人，遂四十餘年，永絕此味。夫以中庸之主，挾萬乘之尊，而能以一言一事，永斷嗜慾，今人以士庶之家，耽湎麪藥，或傷人犯物，或敗德喪儀，而恬不知戒，有苦口相勸，反悻悻自以爲是，其不逮二主遠矣！

□勞逸

昔人謂造化勞我以生，逸我以老。今人當年富力強之時，玩日愒月，飲食燕樂，有書不讀，有子不教，是當勞而反逸也。及其筋力旣倦，血氣旣衰，終日營求，爲子孫作牛馬，是當逸而反勞也。其違天甚矣！

□巫讖不足信

巫讖之言，無論不中，卽有中者，亦多事後始驗，其間因疑似而害人者多矣。秦始皇以「亡秦者胡」，遂令蒙恬逐胡，燔師十萬於外，而不知其子之爲胡亥。唐太宗以讖有「武姓代唐」，李君羨遂以小名見殺，而不知內嬪之

有武氏。魏道武開以神巫之言，滅清河一郡，手刃萬人，而見殺者乃妾萬人，及門子清河王也。李德裕以白馬之厄，親族中外無敢畜白馬，而害己者乃白敏中與馬植也。王平甫曰：「卜筮本欲前知，而卦影驗於事後，何足信哉？」符讖亦猶是矣！

□ 體物之妙

古人文字雖極草草處，亦曲盡體物之妙。如曹子建雀賦云：「頭如顰蒜，目如擘椒。」真可爲雀傳神矣。楊用修載白天樂荔枝序云：「核如琴軫，一體狀亦甚精當。而考之白集，原作枇杷，當是用修以意改之耳。然枇杷語不如琴軫。」

□ 崖公蜺斗

唐番人許小客謂姚崇曰：「今日崖公甚蜺斗。」崖公者，天子也。蜺斗者，歡樂也。關中人謂腹大爲「脈胝」，雲南人以官人爲「麻繩」，此與蕃語何異？

□ 妖惑

天門山行人以蟒吸爲飛昇；緱氏仙鶴觀道士以虎食爲得仙；張道陵爲蝮蛇所吸，門徒神之，以爲登天；唐蘇湛以蛛網爲聖光，卒爲所食；武當劉先生遇仙童絳節，召已上昇，沐浴將去，弟子王道士呼雷震之，擊殺一巨蟒；明州新戒僧遇老鶴精，以爲神仙，閩禮斗僧被大毛手鬼擱其首，以爲神游紫府；幽州石老爲子沉江中，妄指雲中白鶴，以爲得仙。世之妖惑，大率若此，至死不悟，亦可哀也！

□ 風水

「徐州不打春，邳州無東門；若使打春與東門，蠍子咬殺人。」（見七修類藁）東昌亦有諺曰：「夏津不撞鐘，高唐無北門；撞鐘人頭痛，北門生蝗蟲。」相沿至今，不敢易也。

□天開眼

天之開裂，人常見之。燕獨賊齊，高洋皆獨見天開。羊襲吉少時，見天開，中有雲霞樓閣之狀。王文正旦幼時，見天門開，中有姓名。臨安馬浩瀾亦見之。宣德中，一日裂西南十餘丈，俗謂之天開眼。郎仁寶辨其訛，以爲偶有欠缺，自當復合。若地之裂，則實也，故不能合。然關中地震，時常有裂開數十丈，而復合者。當其裂時，人畜屋宇，盡墮其中，及其合後，皆不可尋，掘之至深，不復得也。天地之變，豈可以常理測哉？

□龜不見碑

成祖皇帝爲太祖建碑於鍾山，鉅麗倍常，鑄鑿既畢，而龜趺太高，碑不能上。管工者患之，莫知爲計。一日夢有神人語之曰：「欲豎此碑，當令龜不見碑，碑不見龜。」既寤思而得之，遂令築土與龜背平，輦碑其上，樹之然後去土。

□詩文人見識不定

詩文人見識多不定，其於節義二字，不甚了了。班固失身竇憲，中郎終殉董氏；六朝范曄沈約之徒，尤難枚舉。李白王維，幾以從逆不保首領。元微之柳子厚劉禹錫，比於匪人，身名俱累。陸務觀出入侂冑之門，趙孟頫甘事亡國之虜，豈文章節義，固自兩途耶？乃知晉之靖節，宋之臯羽，不當以詩人目之矣。

□阿堵寧馨

「阿堵」「寧馨」，皆俗方言也。阿堵，猶今言這個。故王夷甫謂舉卻阿堵物，顧長康謂精神政在阿堵中，俱作這個讀。其義自明。寧馨，猶今言恁地。故山濤見王衍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宋廢帝悖逆，太后語侍者曰：「將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但作恁地讀，其義亦明。今人以錢及眼爲阿堵，又以寧馨爲稱美之詞，習而不察也。

□家諱

古人家諱極嚴，有犯之者，輒至流涕徒跣。梁謝舉聞諱必哭，甚至范曄父名泰而不拜，太子詹事劉溫叟父名樂

而終身不聽樂，不游五岳；徐仲車父名石，而終身不踐石；袁德師父名高，而九日不食糕；白樂天母墜井，而時以賦新井詩爲讖；李賀父名晉肅，而時以舉進士爲非；裴德融父名臯，而以高鏞門下及第爲罪，則不通之甚也。今時家諱不出門，卽子孫臨文，亦自不諱。王元美父死於司寇，而後爲大司寇，時論者亦以此病之。王竟自免歸也。此與白樂天李賀事政自不同。

臘

五經要義曰：三代名臘，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總謂之臘。宮之奇諫虞公曰：「虞不臘矣。」史記謂秦惠文王始臘。風俗通謂漢始改爲臘。又有以虞不臘之言，而疑左氏非周人者，皆非也。

張子野

張子野老而買妾，蘇東坡爲詩以戲之，詩中皆用張姓事；但「江南刺史已無腸」注以爲劉禹錫，然全篇皆張，不應此句突用劉事，或者坡公用有僻事，未之詳耶？

欸乃

欸乃，當音靄迺。欸字從矣，從欠，非欸字也。子厚欸乃一聲山水綠，注云：「一作襖靄。」欸乃，襖靄，皆棹歌之聲音。今人卽以欸乃音襖靄非也。郎仁寶七修類藁辨證極明，而世人尙未信從，故爲拈出。然仁寶後釋疑文字一條，欸乃又注音襖靄，何其無特見也？

物有人心

鸚鵡能問上皇，烏龍能噬逆僕，燕子獨伴孀妻，駿馬終殉名將，吉了不願入夷，里烏報効孝子，驢馬不願祿山，供奉跳擊溫賊，崖上白鵲，悲號墜水，勝國五象，不拜皇朝，至於白龜黃雀，螻蛄蠅蟻，皆能感不殺之恩，出垂死之地，物類之有人心者，可以愧天下無義氣丈夫！

□深疾

古今有深疾者，莫如庾炳之。王思微米南宮倪元鎮。然他人猶似爲矯，倪至終身不與婦人交，此真得潔之理者也。今人亦有好潔者，然但修飾於飲食衣服之間，至於男寵女色，污穢之極，惑溺滋甚，恬不介意，此豈真好潔哉？

□理之所無

紹興大龜塚上直豎一石，如搢搢，一人撼之則動搖，其下可以線過，而數十人昇之，則不能起。莆田九鯉湖雷轟際，有石人以手指戳之，則動，而極力挨之，則屹然不動。福州蓮花峯石亦然。闊溼海水遠望，高如山，近處極下，至對岸視，則遠處亦然。徑山嚇石，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以線徹底，可以經過。此皆事之所有，而理之所無。

□宋興亡

七修類藁載宋以乙亥取江州，亦以乙亥失江州；以丙子取江南，亦以丙子失江南；以己卯混一天下，亦以己卯亡國；取天下於孤兒寡婦，亦亡天下於孤兒寡婦，以爲報應，不特此也。幹離不陷汴京，宋臣有諂其營者，觀其形貌，政與藝祖絕相類。其殺太宗子孫幾盡，而伯顏下臨安，有識之者，後於帝王廟中見周世宗像，與之分毫無異。此二事報應不尤異耶？

□相似而訛

爾雅以守宮爲蜥蜴，以益母爲莞蔚，詩義以蝨爲螻蛄，荀卿以蘭根爲芷，高誘以乾雀爲蟋蟀，蔡司徒以蜚螻爲蟹，何遜以擁劍爲魚，蔡中郎以反舌爲蝦蟆，淮南子以蛩爲螻蟻，孫思邈以合歡爲萱草，郎仁寶以蚌肉爲淡菜，以水雞爲蝦蟆，溫飛卿詩以紅豆爲相思，段成式以蒙貴爲貓。此皆相似而非，格物者不可不察也。

□胥山

姑蘇山本名姑胥，然以爲子胥死後，後人憐而名之，非也。姑蘇臺，乃吳王闔閭所築，而子胥臨死，已有一麋鹿遊

於姑蘇」之語，安得謂後人所稱耶？

白黑鬚

寇萊公欲出相，而患年少，則服蒟蒻地黃以變之白；史天澤爲中書丞相，而嫌其老，則用藥以染之黑；鬚髮何關於神明，乃爲躁進者簸弄若此，可歎也。今人考生儒時，則損年數，行取臺省時，則增年數（舊制不過三十不得入臺省）；妓多損年數，而罪人多增年數（過七十則收贖八十則勿問）其意一也。

書名

古今書名有異者，截江網（宋時舉業）鬼料竅（星象書）白獺髓（張仲文著）碧雲殿（梅聖俞著）鄧思賢（訟牒之法見筆談）蠶衣（祝允明著）眞珠船（胡侍）玉壺冰（都穆）九宮亭亭白姦（遁甲書）鐵掃帚（擇日書）一粒粟（地理書）珊瑚木（類書）天廚禁樹（惠洪詩話）五色線（類書）佩鱗（郭忠恕撰字書）麟角（類書）火珠林（卜卦書）百顆珠（算術）宵練匣（朱得之著道學書）鼠璞（戴植）中流一壺（白士偉持方）千里駒（卜卦書）赤鳳髓（道家）仙鳧羽翼甚矣人之好異也。

三十六人

宋徽宗時，山東賊宋江等三十六人，聚衆橫行，官軍草敢攫其鋒。元順帝時，花山賊畢四等，亦三十六人，聚集茅山，出沒無忌，官軍不能收捕。二賊相類，而皆三十六人。宋江中有一丈青花和尚，而畢四中亦有一婦人一僧，最勇健，豈皆天罡之數耶？

更鼓

入夜，每更五點，遞爲二十五點。李鄴詩「二十五聲秋點長」是也。今禁漏首尾二更，去二點者，蓋昏鐘禁鼓一動，卽禁人行；初更二點，夜未深，後二點，天將曙，皆不宜禁者，故以三點爲起止耳。今人不知，以爲起於宋太祖，因五

更頭之讖，遂去之；不知宋太祖因此讖，令宮中皆轉六更，然後鳴鐘，又何嘗禁初更耶？

□禹穴

楊用修辯禹穴，以爲在巴蜀，其言甚堅。而余未敢以爲然也。宇內山川，同名者多矣，豈可以己一時之偶見，而盡排千古之議論乎？王元美有辯，不贅。然據呂稱遊龍門記，則龍門亦有禹穴，蓋三禹穴矣。蒙山實在雅州，如必以爲在雲南，則山東亦有蒙山，何以知禹貢之蒙山不在此而必在彼耶？大率用修之議論，好奇而輕信，強辯而不顧理。

□賜姓

唐以前多賜姓者，然率以國姓賜之，異敬項伯之類是也。國朝間有賜姓者，滌陽之宥，原姓有，聖祖改賜姓宥；指揮姓祿，有功，賜改姓車；沐黔國無姓，賜姓沐；英宗時，有進士宜茂，上不識，問之，對曰音陝，遂改賜姓陝；世宗時南昌袁公貞吉傳臚，上惡之，御筆畫爲衷，遂姓衷。然皆有爲也。

□三元

宋三元人，知有王曾馮京宋庠，而不知有楊寬孫何。國朝三元人，知有商輅，而不知有許觀；觀池州貴陽人，仕至禮部侍郎，死於靖難。妻翁氏及二女，皆不屈死。一門忠節，炳炳若此，而湮沒不稱，良可歎也！

□務多無用

齊陸澄博學多識，過於王儉，觀其所言，儉亦心服。至於讀易三年，不通文義；欲撰宋書，竟不能成，終貽書廚之誚。咸嚴四部書目，自始至終，了無遺失，而沒世無稱。唐谷那律博通典籍，褚遂良呼爲九經庫。李繁任隨州刺史，諸葛覺從之讀書，韓文公所謂邾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者，可謂無書不有。而二君生前著述何寥寥也！他如任末經苑，景翼書窟，傅迪李德皆以篋稱聚而不運，何裨身名？至於杜少陵蘇子瞻間關奔走，殆無寧日，勢豈能以載籍自隨？而其詩文貫穿，洽淹洽似，一一檢故事用者，又何也？豈天分之有限耶？抑鑒裁與自運原屬兩途也。

鳳毛

鳳毛出處，原以稱謝超宗者。超宗父名鳳，故耳。世說王始與子劭，精神似父，亦有鳳毛之譽。此鳳從何而來哉？今人引用超宗事，則可耳。劭在超宗前，此語無謂也。

卜筮

古人推卜之法，惟著與龜。今江南多用筮，而江北多用龜。二者之外，有大六壬卜，小六壬卜，靈棋卜，梅花數卜，皆古法也。俗用者有響卜，即古鏡聽拆字卜（宋以前亦有之）天罡時卜（即馬前課大六壬之餘約者）六壬時卜（即小六壬之約者）降箕卜（即古紫姑）開光卜（即卦影）神佛前皆以筊杯卜。又壽安縣有瓦卜（即古打瓦法）池陽有油卜（以薺花點油灑水中皆以上巳日）契丹有羊骨卜，嶺南有雞骨卜，蜀有雞子卜，粵西有鳥卜，又有鼠卜，米卜，牛骨卜，田螺卜，竹篾卜，鹽卜，虱卜。

墮甌鼓盆

墮甌而不顧勇矣，吾以爲不若哭遺簪者之爲厚也。妻死而鼓盆達矣，吾以爲不若哀瞽妻者之爲仁也。墮甌者，可以破慳，而其究也，有國破不顧，謂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如蕭衍者矣。鼓盆者，可以割愛，而其究也，有謂父母於子，本爲情欲，非有恩愛，不持生母服，如蔡延慶李定者矣。故曰人而無情，安得謂之人？

小人痛快處

自古小人行事，雖卑污渾濁，然間亦有豪爽痛快，令人擊節處。蓋其才智自是不凡，非徑徑自守之人所能及也。商鞅變法時，民多言令不便，又有言令便者。鞅曰：「皆亂法之民也。」皆徙之。朱溫一日出大梁門外數十里，憩柳樹下，久之，獨語曰：「好大柳樹。」賓客各避席對曰：「好大柳樹。」有頃，又曰：「好大柳樹，可作車頭。」末座五六人起對曰：「好作車頭。」溫厲聲曰：「柳樹豈可作車頭？我見人說秦時指鹿爲馬，有甚難事？」悉擒言作車頭者。

撲殺之。王荆公當國時，郭祥正爲知縣，附遞上疏，乞以天下之計，專聽安石區畫；有異同者，卽大吏亦當舉黜。神宗出其章示荆公，公曰：「此人小有才，近於縱橫捭闔，而薄於行。」復極陳其不可用。遂勒令致仕。吳孝宗對策方詆新法，而復爲巷議十篇，言新法之善，以獻公。公怒而投之地。章子厚作相，有太學生在門下，素有口辯。章一日至書室，扣以易理，其人縱橫辯論，難以荒唐不經之說。子厚大怒曰：「何敢對吾亂道？」命左右擒下，杖之。其人哀鳴叩頭，乃得免。蔡京在告，有某氏嫁兩家，各有子，後二子皆爲顯官，爭迎其母成訟，朝廷執政，不能決持，以白京。京曰：「何難？第問其母所欲歸。」遂一言而決。秦檜爲相，都下貨壅，乏見錢，市廛大闕，府尹不知所爲，請於檜。檜曰：「易耳。」卽宣召文思院官，未至，促者絡繹，既至，語之曰：「適得旨，欲新鑄錢，盡廢舊錢不用，限翌午進樣來。」文思官唯唯而出。一時喧傳，富家競出宿鏹，市價大平。及進樣後，絕無施行。又有士人僞爲檜書，于守牧者，檜聞卽與一官人問其故，曰：「此人敢假檜書，必有膽略，若不與官，必北走胡南走越矣。」賈似道爲相，臨安失火，賈時方在葛嶺，相距二十里，報者絡繹，殊不顧曰：「至太廟則報。」俄而報者曰：「火且至太廟。」賈從小肩輿，四力士以椎劍護，里許卽易人，倏忽卽至，下令肅然不過曰：「焚太廟者，斬殿帥。」於是帥率勇士，一時揀熄。以上數事，皆非尋常見解。

前知

今人皆言前知不知禍患之來，雖前知亦不可免。張裕每照鏡自知不終，未嘗不撲鏡於地。郭璞謂卜珞曰：「吾之不能免公吏，亦猶卿之不能免卿將也。」李漢雄善風角，自言當以兵死。天祐丙子，遊浙西，至日，嘆曰：「氣候甚惡，當有兵起，吾當避之。」旣而稽留旬日，晚望嘆曰：「禍在明日，吾不可留。」翌日入府辭，座中又嘆曰：「禍在頃刻。」出至府門，遭兵變所害。國朝胡日星識太祖於微時，及太祖貴，賜一詩扇，周遊天下。旣歸，語妻曰：「吾當就刑於京師。」妻止之曰：「數定不可逃也。」果如其言。夫旣數不可逃，則又何貴於前知哉？

纏足

婦人纏足之制，古今說者紛紛，卒無一定之見。三代無論，予考漢事，秘辛天子納梁商女爲后，其足首尾長八寸，底平指斂，則漢不弓彎，一的證也。唐滕王諸官妻皆被淫，至崔簡妻鄭氏，取一隻履擊王，敗面破額，則唐不弓彎亦一的證也。後唐劉后不及履，跌而出，則五代猶然也。墨莊漫錄謂始於宵娘，庶幾近之。而世猶以樂府有雙行纏之語，李郢明金壓繡鞋之語爲疑，不知古人但不弓彎耳，未嘗無纏，終日跌足也。如今男子皆有裹脚，豈得爲纏足左券哉？至於女裝既異，則鸞靴繡履，亦取其異於男矣，何以必其短小乎？樂天但言跌如春妍，而不言尖如春筍，謝靈運言素足之婦，而不及短足之姝，即東昏玉奴步生蓮花，亦非以其小也。然女足不纏實佳。

妬虐之報

趙飛燕死而爲蠶，邴后死而爲蟒，李勢寵姬化爲斑蝥，武后死後納於大甕，萬蝎螫之；宋李后死，雷火焚其殯宮。椒房妬虐之報如此，何況民間？

篡賊之女

王莽女爲漢平帝后，莽篡位之日，手握玉璽，極口肆詈，擲之於地，後常稱疾不朝會，莽欲嫁之，大怒不從。曹操女爲漢獻帝后，操篡位時，遣使求璽，后怒不與，如此數四，乃以璽抵軒，涕泗橫流。楊堅女爲周宣帝后，後知堅有異志，意頗不平，篡位之後，憤惋尤甚，堅欲奪其志，誓死不許。三人者，皆篡弑之賊，而其女之志行節操，亦酷相類如此。無論其父，即在廷諸臣，不可媿死耶？

物封官

自秦封松爲五大夫，而唐武后封柏爲五品大夫，玄宗封白驃爲將軍，昭宗封猴爲供奉，陳封石爲三品，宋封烏馬爲龍驤將軍，封石爲盤固候，高齊後主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鬪雞亦號開府，錢鏐號其幼所嘗戲大木

白衣錦將軍劉晏爲黃龍治殿，飾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自在將軍。以朝廷之封爵，而濫及於草木鳥獸無知之物，豈非祖龍之作俑耶？

種動物

閩人濱海種鹽，有鹽田，有種蠣房，以殼爲灰按時投之，則翌歲蠣叢生。吳中人鬪蟋蟀，有將軍大將軍之號；大將軍死，必以金爲棺，將軍以銀棺，瘞於後園，則來歲於瘞所復得生者，俗謂之種蟋蟀。大漠迤西人能種羊，取羊骨以初冬未日埋地中，初春未日爲吹笛呪語，即有小羊數隻從地中出，此尤奇也。

物類有親

獺以狼爲婦，豺以狗爲舅，蜥蜴爲龍與親家。古樂府云：「豹則虎之弟，鷹則鶴之兄。」

因革失宜

書有逸於昔而出於今者，僞可知也。字有用於古而異於今者，訛可知也。稱謂有質於古而增於今者，陋可知也。然世之人猶然仍之。至於官制地名，代有損益，自當從俗，乃必襲古，未俗贖贖，可發一笑。

吃語詩

東坡有吃語詩云：「故居劍閣隔錦官，柑果薑桂交荆菅；奇孤甘掛汲古綆，僥覲敢揭鈞金竿。已歸耕稼供藜藿，公貴幹蠶常高冠；更改句格各寒吃，姑固狡獪加間關。」又戲武昌王居士詩云：「江干高居堅關扃，健耕躬稼角挂經。高竿繫舸菰菱隔，筵鼓過軍雞狗驚。解襟顧景各箕踞，擊劍廣歌幾舉觥。荆筴供膾愧攪聒，乾鍋更烹甘瓜羹。」內覲字，當音改，擊字當音計，愧字當音貴，不然當易此三字。余友人舉孝廉，口吃，唯流音念不正。一日雨中，余與徐興公各賦絕句爲吃人念，不得詩以遺之。余得二首云：「綠柳龍樓老，林羅嶺路涼。露來蓮漏冷，兩淚落劉郎。」又「梨嶺連連路，蘭陵累累樓。琉璃憐冷落，郎輩懶來留。」興公得一首云：「留戀蘭陵令，淋漓兩淚流。嶺蘿涼弄潮，

路柳綠連樓。」

前身為

前身之說多矣，事既渺茫，語多附會。但取俶奇可喜，不必論其有無。如平子後身為中郎，徐陵後身為知威，武侯後身為章臺，瑯琊僧後身為張方平，五臺僧後身為馮京，五戒後身為子瞻，鄧禹後身為淳夫，李德裕後身為趙鼎，才名功業，頗足相當。至於許玄度之為蕭譽，永師之為房瑄，謝靈運之為邊鎬，馬北平之為馬仁裕，顏延之之為潘佑，牛僧孺之為劉沆，武夷君之為楊億，王京之為王素，已自墮落一層。劉公幹為昏愚小吏，澤公為浣衣婦人子，羊祜出於隣家阿練，本於沙門，王十朋出於嚴伯威，史彌遠出於覺闍梨，又何輪迴之懸絕至是也。明徐國公鵬舉為岳武穆托身，馮宗伯琦為韓忠獻托身，然皆功業不逮遠甚。王文成前身為僧，差不失故步耳。要之士貴自豎立耳，前生後生，可實勿論。屠緯真苦譚，此說亦通人之蔽也。

門客

杜牧之為奇章公幕客，夜常他出，公常密令邏卒護之。牧後知之，感恩刻骨。滕達道為范文正公門客，年少不羈，時時潛出狎邪縱飲，公病之，至明燭觀書，默坐以俛之，而亦竟不改也。韓魏公帥中山，亦有門客，踰牆夜出，公知之，作種竹詩云：「慇懃洗濯加培植，莫遣狂枝亂出牆。」客大媿，少年為客，而不妄出，固自難事，然能為牧之者上也。魏公客能悔過，次之。達道悻悻自是，不知悔改，吾無取焉爾。

黃金

黃金一種，古多而今少。漢高帝賜陳平黃金至四萬斤，梁孝王沒，庫中黃金尚四十萬斤。韓嫣以金為彈，董卓積金成塢，而漢制天子每聘后，輒用黃金二萬斤。今之大內，豈易辦此？所以然者，世間靡費漸減，唯金最多，而四夷之外，去而不返者，不與焉。衣服之銷金縷金，器玩之鍍金鍍金鈎金鈎金，篋扇之泥金洒金貼金，神佛之鋪金，經典之

乳金，軸文之貼金，天下之廣，一日殆以萬計，皆磨滅至盡。間有銷鎔所得者，千萬中之一二耳。生之有限，安能副無窮之用哉？考宋太宗時，禁自中宮以下服玩，皆不得用金。一切銷金，貼金，樓金，間金，戴金，圈金，解金，剔金，燃金，陷金，明金，泥金，影金，榜金，蘭金，盤金，織金，金線，皆不許造，安得今日而一申明此禁也耶？

人與行事不類

項王嗜啞叱咤，當是極粗豪男子，而眷戀虞姬，臨亡不舍；蘇子卿吞氈齧雪，視死如歸，而不免娶胡婦生子；關雲長忠肝義膽，可對天地，而啓曹公求秦宜祿妻，曾又疑而自取之；趙閑道爲鐵面御史，乃悅一營妓，令老兵夜召之，有頃又令人促之；范文正守鄱陽，屬意小妓，既去乃以詩寄魏介而取之；此數公事皆與其人絕不相類，當是色戒未易破除。宋環正色立朝，而善羯鼓賦梅花，又似極風流人物，尤不可曉。

反常之物

水宜寒而有溫泉，火宜熱而有涼燄，石宜沈而有浮石之山，木宜浮而有沉水之木，晝宜明而有變晝之草，夜宜暗而有夜光之壁，夏宜暑而有辟暑之屨，冬宜寒而有卻寒之玉，莫輕於毛而弱水不能戴，莫堅於石而滑托獨能吞，莫酷於火而有不灰之布，莫勁於金而有食錐之蟻，飛者以翼而龍以無翼，飛行者以足而蛇以無足行。物理反常，不可窮詰。

飲酒害事

世間第一害事，無如飲酒，以治身則敗德喪儀，以待人則起爭生釁，以爲學則廢時失事，以治家則招盜生姦，以臨民則損威失重，以爲政則顛倒錯亂，唯有苦寒孤客，以此消憂，囚禁罪人，藉之度日，舍是無一可者也。今人但見古人亦有耽酒者，不知陶潛嵇阮李杜之輩，蓋遭世亂家破，愁不聊生，而其才名爲世所崇重，恐有不測之禍，故此自污耳。韓退之所謂有托而逃者，是也。觀其詩文卷帙，精思細語，豈終日醺醺之人所能辦哉？劉玄明言爲官唯

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可謂格言也。

詩文愈疾

魏武讀陳琳檄曰：「此愈我頭風。」此是稱贊之詞。杜子美謂鄭廣文：「吾詩可以愈疾。」此是自得之語。乃漢明帝楊后有顛疾，得內傅孟召文讀之，輒醒。時人語曰：「孟召文撻顛狂。」宋張乖崖與傅逸人會於韓城，終夕談話，隣里有病瘧者，皆不發。則是真可療疾矣。然此理之所必無也。自古大聖大賢，皆不免有疾，己所不免，何能愈人？或謂傅有道術，則可耳。

喜鵲鵲

寶申至人家，謂之喜鵲，卒坐此見誅。劉申每至人家，輒遭禍難，人謂之鵲，亦卒不容於世。

天子別稱

稱「天可汗」者，唐文皇也；稱「鄉貢進士」者，唐宣宗也；稱「蓮峯居士」者，南唐李後主也；稱「道君」者，宋徽宗也；稱「太師威武大將軍」者，明武宗皇帝也。

借錢下禮

道書云：「牽牛娶織女，向天帝借二萬錢下禮，久而不還，被驅在營室間。」則天上亦有嫁娶，亦有聘財，亦有借貸。而牽牛之負債不還，天帝逼債報怨，皆所當問者也。書此以發一笑。

封陟

上元夫人降封陟，陟守志不願，至於再三，終不與接。後陟死，遇夫人道上，判曰：「性雖執迷，行實堅潔，賜延一紀。」任生讀書嵩山，有女子就之，留侍再三，任亦終不願。後任病卒，道遇女子，判文字曰：「數雖盡，既相遇，不能忘情，更與三年。」問之吏曰：「此是紫素元君，仙官之極貴者。」神仙事雖不可知，而二子守正，卒以見佑永年，非偶也。

郭素聞王軒遇西子而屢宿浣沙溪，吟詠賦詩，以希一遇，惑亦甚矣。

□ 人身藏物

乖龍藏於指甲，樂神藏於鼻息，猛藏於頸，雀藏於瘤，飛蛇藏於眉間肉塊，隱娘藏於腹。人之一身，皆可爲逃遁藪也。故窮神愁鬼，不召自來，狂魅睡魔，屢驅不去。

□ 福有厚薄

張說與盧懷慎同相，說富而懷慎貧。及盧疾革，夫人謂其算疑未盡，盧曰：「冥司有爐三十，爲說鼓鑄橫財，我無一焉。福有厚薄，安可比哉。」故李德裕張齊賢皆食萬羊，李嶠爲相，臥無衲褥。上命賜之，輒通夕不能寐。張文瓘分無堂食，或強之食，輒患心腹痛。夫天旣予之以相，而不予之以福，良可笑也。

□ 人在塵埃中

無目表弟，乃是天曹判官，野合游娼，卻是菩薩度世。智奴不慧，道士禮爲太一，隣宰衰翁，伍伯指爲司命。海山使者，隱跡胡奴坐化，至人混名劇盜，人在塵埃中，皆若此矣。

□ 災木

古人以文字紕繆而殺青者，謂之「災木」。唐舒元輿有悲刺溪藤文云：「今之自謂能文者，皆天闕刺藤者也。」然自古以來，梨棗箋麻之災，至今日而始極。達官貴人，筆多假手，文絕彈射，出於餘竅，人亦承之，公移俚牘，莫不充棟矣。紈袴金埒，強作解事，一識之無，便謀壇坫，標竊數言，裝潢廣布，使讀者匿笑道好，面代發紅。又有乳臭小兒，名未立而卽獵羔雉，白髮高官，人已陳而猶誇狗彘，列之筐篋，詫爲膏肓，徒飼蠹蟬，不堪覆瓿。此當用祖龍一炬，無煩鮑姑艾也。

□ 江州囊駝

柳子厚作黔驢記，謂黔之虎不識驢，此雖戲言，亦理之所有也。唐劉秉仁爲江州刺史，自京將一臺駝至郡，放之廬山下。野人見而大驚，鳴鼓率衆射殺之。乃以狀白州曰：「獲廬山精於某處。」劉命致之，則所放駝耳。夏蟲疑冰，固自不妄。

□ 妙在無意

詩句之妙，政在無意中得之。「池塘春草」，語亦平淡，曲終不見，詞雖警拔，而亦詩人所能到語也。至於「子孫閒爲客，清光何處無」，「落葉滿長安」，似口吻常語，而皆得意喜極發狂，要在神會難以語人。

□ 詩文虎

有「文中虎」，宋謝希深上啓楊文公云：「曳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其如蒼生何？」大年書於扇上，語人曰：「此文中虎也。」陳同甫亦自稱爲「文中虎」。有「詩中虎」，羅鄴《牡丹詩》云：「買栽池館恐無地，看到子孫能幾家？」詩人謂之「詩虎」。有「書中虎」，唐李陽冰善書，寶泉稱爲「書中虎」。

□ 妬婦遺害

劉伯玉妻妬，投水而死，死遂爲水神。每男女靚粧過渡者，風必覆舟。紹興間，姑蘇龍王嬖妾爲其夫人妬虐致死，天帝行刑，大風驚湖數百里，田廬盡遭漂溺，妬婦死後，猶遺害若此。

□ 鬼物畏人

縣令方正，縣妖破膽，至相率遠徙。王老福盛，鞭太歲，數百而不能報。江涇顧老，纒悍麤豪，金神七殺，被其觸犯，至盜寺油塗瘡，而不敢犯。延平吳氏五女悍惡，號爲「五虎」。有宅凶怪，移榻侍刃，中庭獨寢，至旦帖然。乃知人之善者惡者，福祿盛者，鬼物皆畏之，而反禱祠求福，亦惑之甚者也。

□ 刑獄冤濫

宋濱州王藻爲獄吏，每夜持銀錢無數歸家，妻疑之。一日令婢餽食，比歸，婦迎問曰：「適屯蹄十三樹美乎？」藻曰：「只十樹耳。」妻曰：「必此婢竊食，或與人有私也。」藻乃置獄具訊婢，婢自誣服。妻乃從容謂之曰：「爾日日持錢歸，吾疑爾竊，不無枉濫，故以婢事試汝耳，實未嘗盜肉也。自今以往，毋以不義之物，重貽冥譴。」藻大悟，卽日棄役出家。世間第一冤濫，是刑獄事，鍛鍊自誣，死於鑿楚者，多矣。閩大中丞劉公居官明恕，恆欲去獄具之最酷者。一日晝臥書齋，案有雞子一伴，見一鼠仰臥，以足抱卵，一鼠曳其尾入瓦際，遂巡之間，雞子皆盡。劉起召關役責以盜卵，不服，命取諸刑具至，皆不服。最後命取錫地，卽自誣伏。錫地者，錫作地伏，而虛其中，纏腰腹間，以沸湯沃之，最酷者也。劉卽日下令除此刑。

□人妖

宋卿家九代祖，如小兒在雞窠中，不飲不食，不知年歲。子孫朔望羅拜，垂頭下視。太原王仁裕遠祖母約二百歲，形纔三四尺，飲啖甚少，往來無迹。惟床頭有柳箱，戒子弟勿啓。一日，無賴孫醉啓之，惟一鐵篋，自此竟不回。池州村祖翁媪二人，各長三尺，蘇衾擁體，坐佛龕中，兩眼能動，藥酒口中，亦能舐之，皮皆黏骨，不知年歲。胡瑛寓金城，人家有七代祖，姑爲魅，內鐵檻中，伺間得出，飛走竊食。南皮弓手張德，人首蛇身，每日須肉十餘斤。沂密優人二子，六七歲，髯長尺餘，襄漢客店旁，人無首，編草履疾如飛，饑渴輒以手畫湯粥，從頸灌入。崔廣宗爲張守珪所殺，形體不死，饑卽畫地作字。世情不替，更生一男。四五年後，忽畫地云：「後日當死。」果如其言。此皆人妖，以語人，未必信也。

□寶氏五子

唐寶叔向有五子，牟羣庠常羣皆有詩名。宋寶禹鈞亦有五子，儀儼侃僖僭，皆位通顯，謂之燕山五柱。二寶何相似耶？

□物聚必散

大凡尤物聚極必散，毋論貨財，卽書畫器具，真集甚艱，而其實也，或厄於水火，或遭於兵燹，或敗壞於不肖子孫，或攘奪於有力勢豪。如隋嘉則之書籍，宋宣和之玩好，李衛公平泉之木石，趙明誠校讎之書刻，以四海之物力，畢世之精神，而一旦澌滅，無復子遺，豈成毀自有數耶？抑亦造物之所忌也！千載之下，猶扼腕歎恨，何況當時？

□子弟好尚

人家子弟，好尚不同，觀其志趣，足覘門戶之興衰。好詩書文墨，卓爾大雅，其最美。好畫帖珍玩者，次之；雖近文雅，未免惑溺。好山水木石者，又次之；漸開侈靡，無神神情。好聲色狗馬者，又次之；稍近豪舉，多比匪人。好麪藥舖販者，又次之；醉生夢死，無益無害。好修齋祠神者，又次之；無丈夫氣，啓姦盜端。好聚斂貨財者，又次之；非不富厚，品劣行猥。好博奕者，又次之；好黃白者，又次之；迷惑不悟，必喪其貲。好機詐鬪訟者，最鉅；小則亡身，大至覆族。

□論茶

茶之於人，功力最鉅，無論其品色香味，爲大雅所宜；卽益精神消壅滯，亦服食家之所不廢也。茶母晏乃著論云：「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慳佳；瘠氣耗精，終身之害，斯大。」信斯言也，則必飲酒食肉膏腴厚味，使肥臃若太宰，而後爲佳耶？移此論人，必以臙之壽爲是，夷之夭爲非；季氏之富爲高，而顏子之空爲下矣。鄙俗之譚，莫此爲甚。而舉世莫知非之，何也。

□愛官甚於生

陳武帝將受禪，范雲忽有疾，延徐文伯視之，曰：「可速愈，但二年後不掇。」雲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遂汗之，愈，得與冊立。迨二歲，果死。宋劉粲徵時，夢人語之曰：「仕宦遇中則死。」如是數四。比仕至朝議大夫，積勞不敢求遷秩。其妻趣之，不得已，自列命將下，謂人曰：「中散至矣，萬一如夢，奈何？」拜中散大夫，不兩月，得疾死。人之愛官，有甚於愛生者，此吾所未解也。

■木類有壽

天下之有壽者，無過於木。嶧山有「禹貢」時孤桐，然枯槁無生氣。曲阜有孔子手植楸，時時發榮。泰山有秦大夫松，秦郡有秦時柏，東岳廟有漢時柏，涿州有漢昭時大桑，盧龍靜安寺有陳朝楸，吳興鐵佛寺金陵牛首皆有六朝時銀杏樹、茅山及洪州西山，皆有許旌陽手植楸。范石湖在成都見唐時梅，呂吉甫宅有唐時雙楸。建寧都司有五代時樟木，其窟中可設數席，耳目所及者如此。竊恐深山窮谷，人跡罕到之處，當有洪荒時樹木也。

■宋孝宗事

宋倪正父記孝宗聖德九事，亦甚尋常。庸主皆能之。至於寶器圖玩，任其朽蠹，鎖篋筭而不觀，鄙俗逼人。中秋鼓琴兩曲，飲湯一盃，巡簷數過，就寢，則因光宗缺於奉養，有無限淒涼情況，可謂之盛德乎？大臣不名，可也。施之諸藩，褻威極矣，此皆不足稱也。

■不善自知

人爲不善，末有不自知者。子胥、主父，偃所謂日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也，亦可悲矣！然猶無不得已者。如子雲之美新，阮籍之勸進，范質之下拜，爲揀死計耳。至如唐朱泚僭位，逼太常卿樊系爲册，册成仰藥死；周本賀徐知誥篡位，歸仰藥而死；與其成事而死，孰若不成而死乎？林希草子瞻責祠，退謂人曰：「一生名節壞矣！」夫責祠不草，無關利害，至甘壞名節而爲之，吾又不知其何心也。至於陶穀危素，揚揚自得，無復羞愧，視此又不若矣。

■覓句營生

倪文節經鉅堂志記苦樂一段，甚佳。但云賦詩可樂，而有覓句之苦；營生雖樂，而有多怨之苦。兩語未然。覓句似苦而實非苦事，如欲飽者必咀嚼，欲至者必行步，如果苦之，當棄而不爲矣。營生原非樂事，無論聚怨，卽忻然奉之，有何可樂？况持籌會計，憧憧往來，寢食不得寧處，此天下最苦事也。予欲改之曰：「覓句雖苦，而有得意之樂；多財

雖藥，而有營生之苦。」

□愈病

桓石虔之名，陳琳之檄，杜子美之詩，文潞公之押，王摩詰之畫，王漸之經義，皆能愈病。乃知邪祟之氣，不敵人道；舍人而事鬼者，非術士之談，則婦人女子之見也。

□奇疾

虱癩，千年木梳及黃龍浴水治之；應聲蟲，雷丸及藍治之；食肺系蟲，獾爪治之；隔食蟲，藍汁治之；人面瘡，貝母治之；至於斛二瘦風瘤，及陳樸母饑蟲，牛師古食掛陸顛消麵蟲，陳季直妻腹作鼓，聲聞於外，雖幸而獲愈，亦竟不得療之方也。造化小兒，苦人甚矣！

□盜可以德感

王子敬被盜，呼謂曰：「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盜笑而去。宋查道罷官，與程宿寓逆旅中，夜盜取其衣，覺呼程曰：「衣有副乎？當奉假。」盜聞，棄所獲而去。明沈文卿家居，盜入其室，沈口吟一絕云：「風寒月黑夜迢迢，辜負勞心此一遭；只有破書三兩束，也堪將去教兒曹。」盜亦舍之而去。彼雖穿窬之雄，未始不可以德感也。

□才不才辯

香以薰自燒，膏以明自銷，商丘之木，以不才終其天年，此數語世人皆襲用之。互千古未有辨其非者。吾以爲君子處世，寧作玉碎，不作瓦全，寧作蘭摧桂折，不作艾敷蕭榮。况不才未必皆終天年也！莫賤於草菅，人得而割之，莫穢於糞土，人得而掘之，山中之木，特幸而不遇斧斤焉耳。况使不才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卽與天地等壽，亦復無益。若必舍顏回之天，而就盜跖之壽，避袁粲之死，而爲褚淵之生，吾未見其可也！

□王孫公子

秦漢人相呼，率有美稱，如漂母謂韓信爲「王孫」，武帝謂魏其爲「王孫」，蔡中郎謂王粲亦爲「王孫」，雋不疑謂暴勝之爲「公子」，此亦口頭常語耳。百方解釋，至謂「王孫」爲魏其字，「公子」爲勝之字，此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偽書

漢成帝時，徵天下能爲尙書者。東海張霸僞造尙書百二篇以獻。帝出內府祕書校之，無一字相應，下霸於獄。吏當霸欺君大不敬，當斬。帝奇其才，釋之。隋購遺書時，劉炫常造僞書上之以取賞，後竟事發抵罪。以二子之才，有所著述，自足千秋，何至假古人以媒利，卒之利未得而害隨之，亦惑矣！丕准之逸，周書，張商英之素書三墳，張靜修之上清經，阮逸之關子明易傳，李衛公問對，皆屬僞妄，而幸免於世。乃其書流傳至今，而莫覺其僞也幸矣。

○雲雨雷可食

開山圖曰：「霍山南岳有雲師雨師。」注雲師如蠶長六七寸，似兔；雨師如蛹長七八寸，似蛭。雲雨之時，出在石上。肉甘可熱而食之。嶺南有雷公，冬蟄地中，人掘得便擊殺而食之。

○五月五日生

五月五日子，古人忌之；然田文稱豪齊國，胡廣天下中庸，崔信明以文章名，王鎮惡以將略顯，漢王鳳，晉紀遇張嘉，金田特秀，皆有時稱。唯南陽王綽不軌，被殺。道君皇帝終陷虜庭。若二人者，不舉可也。

○小事不可忽

陳平爲宰，分肉甚均，卒宰天下。任安爲人分麋鹿雉兔，衆人皆謂任少卿分別平，後亦以氣節顯。謝玄在桓司馬府，雖屐履必得其宜，人知其有將略。樊伯爲州人設食，比至日中，不可得食，而什餘自起。潘潛以爲侏儒，觀一節之驗，竟以數百人破之，人於小事可忽略哉。

文人不無行辯

古人常謂文人不無行，非文人之無行也；文人者，才知高明之士也，幸而際時遭主，事與意合，則助業文章，自足千古；不幸而流離僊蹇，滯足權門，急於謀身，不遑擇地，蓋亦有之。政桓溫所謂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者。兩言雖名教罪人，然亦非庸常人見解也。今人但見楊雲許敬宗宋之間，沈約章子厚王安石之輩，遂以為口實，不知尙有孔北海諸葛武侯駱賓王陶元亮謝舉羽文文山方正學輩也。大率才與不才，各居其半，此造化定數，何但文人至於小節細行，如司馬竊貨，幼輿折齒，一一論之，宇宙之內，當無全人。蓋由才名時代所忌，未免一人吹毛而衆人吠聲耳。偶發此論，爲千古文人吐氣。

得官失官

向敏中拜右僕射，真宗意其必喜，密令李武昌覘之，門外賀客，寂無一人，廚中亦無備辦酒席。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婁師德貶員外司馬，因署移牒，驚曰：「官職盡無耶？」旣而曰：「亦得亦得。」略不介意。夫官爵身外物也，得失何足動念，故得官者當以向敏中爲法，失官者當以婁師德爲法。

晉宋相類

晉納賈充女爲后，以壬辰歲；而劉聰入洛，以丙子歲；宋納賈似道女爲后，亦以壬辰歲；而元人入臨安，亦以丙子歲；二代之事，偶類如此。

有意無意

與人不可不察言色，然一以承望言色爲事，則佞矣；作事不可不遠嫌疑，然一以存避嫌疑爲心，則僞矣；作文不可不識忌諱，然一以避人忌諱爲旨，則僞矣；仕宦不可不得名譽，然一以要獵名譽爲務，則躁矣。此其妙在有意無意之間。

□精騎羸卒

用兵多而不整，不若寡而整；治家富而不飭，不若貧而飭；學問汗漫而無用，不若簡約而有裁。故古人有精騎羸卒之喻。

□裴行儉惠遠

裴行儉不取駱賓王，而取蘇味道，然味道模稜取容，而賓王文章節義，鷗與鳳也。惠遠不交謝靈運，而交盧循；然盧循么麼草寇，而靈運曠世逸才，艾與蘭也。乃世猶以二君爲知人，嗚乎！目論耳食，其來久矣！

□始皇馮道

秦始皇築長城，而令萬世無胡虜之患；馮道請鏤九經刻板，而令萬世有書籍之樂；此兩人者，有大功於萬世，而論者猶然少之，何也？

□物類相報

雞食蜈蚣，而鷄死蜈蚣亦羣食之；蛇食蝦蟇，而蛇死蝦蟇溺其骨，皆化爲水。山中田鼠食菅葦，而鼠齒至堅，唯菅葦擊之輒碎；鱗鯁蚊螫即死，而其骨乾薰之，蚊翅足皆落。物類之相報如此。至於蚊母鳥口吐出蚊，而其翅爲扇，獨辟蚊，則理有不可曉者。

□物有相反

睡蓮，晝舒水面，夜縮入水。夢草，晝則入地，夜則復出。嬾婦魚，脂歡樂則明，紡績則暗。寧王燭靜坐則明，喧呼則昏。蚌溼晝物，晝暗夜明。沃焦石磨水，晝物夜隱，晝見花有晝開，夜合。荷有夜舒晝卷，弱水雖毛羽亦沉，澄綠水雖金石亦浮。

□寇萊公

寇萊公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惡年少者，往往黜落。人教公增年數，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然公後當拜時，上嫌其少，乃服地黃菡萏以變其鬚髮，此其爲欺不尤甚乎？當由始進之初，意氣尙銳，富貴已極，躁心難持耳。

□ 矯鎮軍心

梟鳴牙帳，孽徵也；而謝艾以博得梟者勝，竟破石勒。渡江麾折，凶兆也；而劉裕以覆舟之戰，如是竟破盧循。水變爲血，怪事也；而孝恭以公祐授首之徵，果平僭亂。乃知吉凶原無定則，抑亦以軍心易惑，故矯語以鎮之耳。此其法皆本太公兩洗兵甲之說。

□ 人不可廢言

以公孫弘而能知郭解卜式之奸，以楊國忠而能知祿山之必反，以蔡京而能奏林靈素之妄誕，故君子不可以人廢言。今一時相廢，而所用之人所行之法，悉皆更易，非公論也。

□ 神仙

自古神仙多托跡於乞丐穢癩之輩，而神仙之所救度，亦多困苦驚疾貧賤無聊之人。蓋此輩未識富貴滋味，情慾恬淡，纏累復少，易於割絕，加以經受苦楚，性行堅忍，而又享福未盡，耗喪無多，較之此道，稍覺爲近。若遲富貴得意，卽冀仙謫世，意念一差，未免墮落，况凡人哉！

□ 吉凶無定

雀生鷓，吉祥也，而王偃亡國；芝生寢，瑞徵也，而王黼僂身；甌生蓮花，嘉兆也，而滕景直謝世；貓犬能言，凶兆也，而龔紀登第；梟鳴屋上，俗忌也，而張率更改官。

□ 后羿子美

俗說羿善射，堯時十日並出，羿射落其九，然其妻竊不死之藥，奔入月，而不能射也。唐時人有病瘡者，子美謂吾

詩可以療；及誦至子章，體獨血饑，餉手提擲，遺崔大夫，瘡病果愈。然子美詩有「三年猶病瘡，一鬼不銷亡」之語，何不自誦其詩以斷之也？事之相舛，可笑如此。

古人之食

今人以殺犬食爲諱，宴享不以登俎豆。然古禮士無故不殺犬豕，孟子謂雞豚狗彘之畜，則犬固與雞豚同食矣。百粵人以蟻卵爲醬，人皆笑之，以爲蠻俗，而禮有蜺醢，以爲珍味。蜺卽大蟻也。閩浙人嗜田雞，北人多笑其食蝦蟆，田雞實非蝦蟆，而周禮有蠃氏，漢宗廟有菹鼈，蠃鼈則真蝦蟆矣。可知古人之食，視今尤爲苟簡也。

大臣德量

昔人謂察見淵魚者不祥，故古之大臣，皆德量汪洋，然後能爲國家造福。曹參與吏歌呼相應，丙吉吐茵不問；王始興公常言謂我憤憤，後人當思此憤憤。宋范質謂鼻吸三斗醇醋，方可作宰相。范峒言坐拔毛人精神，須帶半睡。乃知含蓄不盡，非徒爲治，亦可保身。

水神求物

呂端奉使高麗，過洋祝曰：「同日無虞，當以金書維摩經爲謝。」比回，風濤輒作，遂取經沉之，聞絲竹之聲起於舟下。陳堯咨泊舟三山磯下，夢一老叟曰：「來白當覆舟，慎勿渡。」翌日果然。夜復夢曰：「我江中游奕神也，公當大貴，故來相報，願求金光明經一部。」公與之，三拜謝而去。王榮老過揚子江，風濤暴作，投玉塵端研虎帳諸物，皆不應。有黃山谷書，韋應物詩，視之曰：「我尙不識，鬼能識之耶？」取以投之，香火未收，水光如鏡。嘉祐中一貴人攜韓幹畫馬渡采石，風大作，數日不得行。禱於水府神，夢神求畫，獻之風乃止。不知水鬼要此何用？政可發一笑也。

神仙所誦

富貴壽考之人，多從仙籍誦來；然意念稍差，便去三千里。李泌少時，幾欲白日昇天，爲其父母以穢惡蒜齏澆之，

仙樂頓散。盧杞隨麻瘋，嫗乘葫蘆至水晶宮，見太陰夫人，約定欲爲地仙。至期，杞忽厲聲曰：「爲中國宰相。」主者朱色，李林甫少逢道士，告以已列仙籍，不則二十年宰相。林甫竟欲宰相，既貴之後，頓忘戒之語。楊收小時讀書，廬山遇一道者，謂曰：「子若學道，卽有仙分，不然位至三公，終有禍。」收不從。雖登台輔，竟殛。南荒夏竦，兒時有道士欲乞爲子，曰：「是兒有仙骨，不爾位極人臣，但可惜墮落耳。」張士遜讀書武當山，有道士見之，曰：「子有道氣，可隨我學仙。」公不欲，道士曰：「不爾當位極人臣。」此數人者，唯鄴侯、太傅以功名終，餘皆不免墮落，信哉，仙分之難也。

鏡

秦始皇鏡，照見人心膽。嘉陵漁人網得鏡，照人悉見五臟，見者輒嘔吐。王度鏡，照見精魅。徐鉉得一鏡，照人只見一眼。宗壽古鐵鏡，照見青衣小兒坐酒樓上。戊子冬，余與徐惟和、孝廉計偕之彭城，逢市上鬻一鏡，面照如常，背照人影，倒見，頤頰向上。當時傳觀驚駭，亦未買之。

天於人厚

有鳩處，卽有厚以解鳩毒；有瘴處，卽有檳榔以解瘴氣；有人面蛇處，卽有白蜈蚣以治蛇；有蠱處，卽有白藥以解蠱；天之於人厚矣。故暴虐淪亡之時，眞主已出，草寇紛擾之日，名將迭興。

毀祠毀佛

毀祠，一也。狄梁公享福，而顧劬撥禍。毀佛，一也。傅奕無恙，而崔浩族誅。人自有幸不幸耳。世不言狄傅之勝，邪而但言顧崔之受報。至於奉道釋而死於非命者，又神其說，以爲兵解，故其迷惑至死而不悟也。

蘇長公命相

蘇長公云：「退之以磨蝸爲命宮，而僕以磨蝸爲身宮，故雖有文章，而多小人之謗。」則命僥不可違矣！然公贈

善相者程傑詩云：「火色上騰雖有數，急流勇退豈無人？」則亦似相其不壽而欲以早休當之。故又曰：「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然公生平居官起而復蹟，未得遂急流勇退之願，而卒於毗陵，年僅五十有四，欲一日享林下之樂，不可得也。則相者也言又中矣。

■墓

古人之墓，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未嘗擇年月也。己丑墓敬，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葬，未嘗擇日也。延陵季子之死，葬於贏博之間，未嘗擇地也。然而福祿奕世，壽考緜長者，未嘗乏絕。自堪輿陰陽之說興，於是竭力以奉地師，唯其言是信。龍穴沙水，必一一合法而後敢用，而兄弟衆多者，利兄必不利弟，利季復不利叔，紛拏聚訟，只論子孫之禍福，不顧先人之遺體，經數十年終朽殯宮者，比比而是。至於年月避忌，信若蓍蔡，奉若神明，既葬之後，少有言凶，盡舉而歸之墳墓矣。嗚呼！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固知郭璞吳景鸞之徒，多不善終，亦天道也。

■戮妬婦

房玄齡任瓌妻俱妬，賜婢妾，皆不得近。太宗聞之，賜以酖酒，而皆不畏，竟勅侍女別居。是以天子之威，不能行一妬婦也。我太祖高皇帝時，開平王常遇春妻甚妬，上賜侍女，王悅其手，妻即斷之。王憤且懼，入朝而色不恬。上詰再三，始具對。上大笑曰：「此小事耳，再賜何妨？且飲酒寬懷。」密令校尉數人至王第，誅其妻，支解之，各以一爵賜羣臣。題曰：「悍婦之肉。」肉至，王尚在座，即以賜之。王大驚謝歸，怖惋累日。此事千古之快，其過唐太宗萬萬矣！

■肉名

「肉屏風」者，楊國忠也；肉陣者，亦楊國忠也；肉腰刀者，李林甫也；肉鼓吹者，李匡遠也；肉臺盤者，孫晟也；肉譜者，李守素也；肉疾者，申王也；肉飛仙者，沈光也；肉凡者，黃鴈兒也；肉磨者，晉宣者也；（晉世祖時人）肉翅者，魏鈴下卒也；（登凌風如履平地）

山資

古人爲官俸祿不薄，而官者亦不矯激求名。以陶元亮之高潔，猶求絃歌，以爲三逕之資；王彥之爲太守，期年曰：「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王述爲令，頗受饋遺，王導戒之，答曰：「足當自止。」及後爲郡縣，清操絕倫。阮裕屢辭聘召，後爲東郡太守，或問之曰：「吾少無官情，旣不能躬耕，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耳。」戴符至乞買山錢，以遂其隱。今之仕者，覩顏褊載，固不足道，而人前稱貧不已者，亦豈復有古人風哉。

人不如物

烏以孝名，鷓以義著，雉以介顯，雖以貞稱，雁燕之信不爽，蜂蟻之序無差；雞晨犬夜，不曠其職；牛耕馬走，各極其勤；鵝能卻盜，鴿可代奴；人不如物者多矣！

知味

食而知味，聖人以爲難；如見牙之辨淄澠，士安之識李奈，則精於味者，亦當能之。師曠荀勗，知飯爲勞薪炊，異矣；然其氣味似亦有別。至於食鵝，知白黑處，食雞而知其棲之半露，則忍理之所無，抑或譽者爽實。

男色

男色之好，人以爲始於龍陽君，非也。伊訓曰：「比頑童時，謂亂風。」此男色之始也。

貧富相形

貧富相形，雖英雄未免動色。陶穀得黨家姬，取雪水烹茶，曰：「黨家亦有此否？」曰：「彼粗人，但知銷金帳裏羊羔美酒，淺斟低唱耳。」陶默然。唐太宗與蕭后觀燈，問孰與隋主，對曰：「隋主每夜殿前香山數十，一山焚沈香數車，沃以甲煎，香聞數十里，計每夜用沈香二百餘車，甲煎百餘石，房中不燃燈燭，懸寶珠一百二十照之。」太宗口刺其奢，而心服其盛。宋高宗於慈聖太后誕日，極天下之奉，用龍涎沈腦屑和蠟爲燭，列十數炬，而太后若不聞。

上奉卮問此燭頗慳聖意否？后曰：「爾爹爹每夜常設數百枝，諸閣皆然。」上因后起更衣，微謂憲聖曰：「如何比得爹爹富貴？」黨進無論煬帝徽宗，亡國之君耳，而繁華富盛之態，猶令後代追慕，故老氏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者，嗜知言矣！

拾遺

陳子昂，閬州人。閬州有陳拾遺廟，訛爲十姨，遂更廟貌爲婦人像，崇奉甚嚴。溫州有杜拾遺廟，後亦訛爲杜十姨，塑婦人像。又以五髭鬚相公無婦，移以配之。五髭鬚者，卽伍子胥也。拾遺之官，誤人身後如此。子昂屈爲婦人，猶可獨奈何？令子美爲「鴟夷子皮」妻也。

石匠賢不肖

紹聖間立「黨人碑」，獨石工常安民不肯鑄字，強之，乃曰：「被役不敢辭，乞勿鑄安民二字於石末。」時又有詔毀司馬公「清忠粹德碑」，方毀之際，大風走石，吏人奔走，莫敢近，獨有一匠揮斤不顧，忽仆碑下而死。以工匠之賤，而賢不肖相遠如此。

盛姬

國君娶同姓，人知有吳孟子，而不知有盛姬也。然盛姬死曰殤，則似稚齒未堪進，環且甲戌得之，而戊寅告病，相距才五日耳。旣曰殤，祀則不應，葬以皇后之禮，至勞曹邢之君來吊，而命太子爲之主，且諡曰淑人也。壬寅喪而庚辰除服，三十有九日，殤耶？總耶？禮皆不經。固知此書原屬附會。溫飛卿詩有「西陵夢盛姬」是也。

物壽人天

鹿千年而玄，龜千年而白，虺千年而龍，虎及蟾蜍千年而角，乃人之壽，獨不能以百計也。物無感而人有情也。然物之壽不能敵人之壽，人有知而物無知也。然則槁木死灰，身名俱滅，卽壽何益？

□三字名字

三字名者，令尹子文名穀於菟，趙元昊子名佖，令愛。三字字者，屈無爲，字無不字，張天錫，字公純，馮桓，字玄神，靈寶，劉敞，字中原，父。

□晚達

古人晚達，率以呂望爲口實。然望之年紀，他無所考，但宋玉楚辭有「九十顯榮」之語。而竹書紀年，西伯得太公之後，又七十餘年，太公始卒，當百六十餘歲。則世俗所云八十遇文王之說，恐未必真。世所傳梁顛以八十二狀元及第，陳修以七十三及第，然考之正史，皆不盡然。惟唐杜德祥放榜，曹松等五人，皆七十餘，時謂之「五老榜」。而金章宗時，河中府進士胡光謙，八十有三，晚達者此其最矣。

□蘇子瞻

蘇長公性直，是不耐事，生平好動，作遊戲，殆無一刻閒暇。在西湖時，日與湖山結緣。在密州無事，至循後園採杞菊，在黃州作蜜酒，飲者輒暴下。在惠州作札酒，苦辣不能入口。及至海外瘴鄉，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出訪客，又燒煤作墨，幾焚室廬，以意爲膠，及墨成，不能作錠，粗如懸槌。比量移中州，旋竟客死。則公詩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蓋未能踐其言也。

□大臣有壽

宋時大老，唯文潞公壽至九十二，餘如杜祁公、富鄭公輩，皆不至九十。國朝劉太師健、魏文莊，皆近百歲。董大宗、伯份、陸大宗、伯樹聲，皆九十餘。畢大家宰鏞，年九十有三，見在家，矍鑠甚。其他亞卿以下，不可勝數也。

□節省

唐陸堅以麗正學士供給過豐，欲罷之。張說曰：「麗正是聖主禮樂之司，所費者細，所益者大。」張文瓚爲侍中，

同列以政事堂供饌珍美，請減其料。文瓏曰：「此食天子所以重樞機待賢才也。若不稱其職，當避賢路，不宜減削公膳，以邀虛名。」古人議論持正，不求虛譽。若此，今人務節省之虛文，而不顧國家之大體，真是措大面孔耳。

所愛甚於生

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愛名，有甚於生者。范雲將與册立，病欲速愈，告以二年後不治，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人之愛官，有甚於生者。張瓌使契丹，老病強行，故事死於使者，本朝北虜，賙給甚厚。瓌在道日，食生冷，求病死而卒不死。人之愛利，有甚於生者。王冀公延一方士，求長生之術，方士教以絕色慾。公曰：「如此，即壽千歲何益？」人之愛色，有甚於生者。性命可輕，至寶是保人之愛玩具，有甚於生者。噫，亦惑矣。

托名

莊子注中與書，竊人之書，以爲己作者也。周秦行紀香奩集，龍城錄，碧雲騷，以己之書嫁名於人者也。竊爲己作者，不過穿窬之心，嫁名於人者，幾成口舌之禍。罪業莫大焉。周秦行紀是李德裕門人韋瓘作，托牛僧孺。香奩集是和凝作，托名韓偓。龍城錄是王銍作，托名柳宗元。碧雲騷是襄陽魏秦作，托名梅聖俞。

諂人無益

汲黯不拜太將軍，大將軍賢之。朱序不拜苻堅，苻堅宥之。薛廷珪不拜朱溫，朱溫禮之。張潛私拜田令孜，卒爲所輕。陶穀拜趙點檢，竟遭擯棄。諂人者，亦何益哉！

愛鵝

王逸少愛鵝，孫武子愛驢鳴，崔鉉喜鬪水牛。人之嗜好，出於性成，卽自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張素正乃謂鵝頸類草書腕法，故右軍愛之。然則驢鳴牛鬪，豈亦有法耶？

才士傲忽

少年才士，須先遜抑，無肆凌傲。一遇勁敵，便落坑塹。蕭穎士不識王吏部，而侮之；侯洸不識豆盧相，而侮之；賈島不識宣宗，而奪其卷。雖不相識，於情可恕；而恃長凌人，自非美事。三人者，侯洸以不知見容，穎士僅遭薄責，浪仙終擯遐方，人可不戒哉。

口業報應

安庭柏有口給，尤善離間，彼此雖至親密友，遇庭柏處其間，無不相怨，冒絕交者。庭柏亦自負其術。晚年兩頰連頤，皆生毒瘡，言語飲食，皆爲妨礙，困苦不勝，以至於死。劉貢父好滑稽，多所嘲諷，發人陰事，人皆疾之。貢父乃以自誇，晚年遂得惡瘡，鬚眉墜落，鼻梁崩塌，困劇而斃。言出於口，似不經意，而斃人骨肉，計人短長，其害甚於含沙吹蠱。天道報應，昭昭不爽如此，易於由言者不懼哉！

娶瞽女

宋劉庭式娶瞽女，及死，哭之甚哀。坡公高其義。呂華陰亦娶瞽女，生五男，皆舉進士。張孝純、永錫微時，依吉氏許妻以女，及登第，巨室求爲壻者甚衆，皆拒絕，歸娶吉氏。無何卒，有妹雙瞽，無問之者。永錫欲娶之，吉固辭。永錫曰：「某荷公德，令女非某娶，則終無人娶矣。」意極誠確，竟娶之。禮待有加，生二子，皆顯。三君固皆義士，然庭式華陰娶瞽於既聘之後，而永錫娶瞽於棄棄之日，尤爲人所難也。

祭古人

入獄者祭臯陶，治木者祭魯班，造酒者祭杜康，造茗者祭陸鴻漸，已自可笑；而爲盜者祭柳跖，屠者祭樊噲，造菜蔬者祭蔡伯喈，尤可笑也。

替代

今俗人家患病篤，道士爲作醮祈禳，以紙爲人名，爲替身，此鄙俚可笑之極。又讀閒窗括異志，載荆南都頭李遇

病困，魂至陰府，有一相識先死者曰：「常侍安得來此？」俄又有一人曰：「追到李遇。」遇遂蘇。見妻子環泣，身下臥一畫人，號爲替代云。乃此俗知已久。於乎閻君乃可以替代欺乎？

■大學士

學士古無「大」稱，宋真宗欲寵王欽若，特置資政殿大學士，位在翰林承旨之上。國朝初，罷丞相後，置中極文華等殿，及東閣大學士，以贊密勿，然秩止五品，無以領百寮，故多以尙書侍郎兼之，其後遂儼然相矣。

■用人

用人取士，莫簡略於古，而莫嚴於今。三代無論，卽漢唐間，蕭曹起刀筆，絳灌出椎埋，卜式牧羊，上官架牧馬，金日磾降虜之餘，郭子儀俘囚亡命，長孺贊皇起身任子，然其才略事功，何彪炳也。今世設科第以限士，非應進士舉則不得登顯要，非讀書中祕，則不得入公輔，稍有瑕疵，指摘蜂起，一涉註誤，擯棄終身。然古之人才常有餘，而今之人才常不足，豈真天運之有限，實由文罔之不疎！

■聚書

宋晏叔原聚書甚多，每有遷徙，其妻厭之，謂之「乞兒搬漆碗」。余壯年從仕，亦有此癖，聚書常數萬卷，每有移徙，載必兼輜，且懷蕙苴之懼，每憶叔原事，爲之一笑。

■死生有命

唐「甘露」之禍，舒元興王涯有門客，其一終日伺候門牆，未得一官。至賂嬖奴求見，稍有援引之意，在其宅中禍作，竟遭腰斬。其一素蒙接遇，一旦以微過逐之，策蹇出關，晡時卽聞變作。宋苗劉之禍，內侍有秦同老者，自揚州被命，至荆楚，前一日，還行在，尙未得對，遽死焉。又有蕭中道者，日侍左右，忽得罪，絀爲外郡監，當前一日出城，遂免。死生有命，有非人意所及者。

牡丹花會

蘇長公在杭，黃惠儻時所至，日事游宴，縱情湖山花艸之閒，當是極風流人物。然在揚州時，揚州舊有一「牡丹萬花會」，每用花數萬朵，以爲屏帳。至樑棟拱柱之閒，悉以竹筒注水插花，蓋倣西京故事，人頗病之。公一至，吏以舊案呈，卽判罷之。作書報王定國，有云：「雖殺風景，亦免造業。」始知公之爲政，不專風流。然花開盛時，政以花下吟賞爲樂，若使採折裂滅，動以萬計，直是花之大厄，有何可賞？此公所以爲眞風流也。

世俗之偏

菊以黃爲主，而世卻貴白者；黑者紅者，梅以白爲主，而世卻貴緋者；絳者墨者，敢其黑，而必貴香澤，如近代羅小華，雜以金珠，研取發墨，而必貴唐宋琴取清越，而必貴斷紋，世俗之偏，難以枚舉。

落雁破柴

黃巢軍號爲「雁兒」，李克用選精卒號「落鴈都」，周世宗伐蜀，蜀車涅面爲斧形，號「破柴都」。

改忌生日

唐權龍褒於私忌日，閉門靜坐，偶有青夫突入，龍褒大怒，牒所司，今日有所衝犯，可改明日，作忌日，聞者笑之。金熙宗時移書宋境，曰：「皇帝生日，本是七月，今爲南朝使人冒暑不便，已權改作九月一日。」其可笑如此。

左手書

宋時宗室趙不微，善以左手書，然自幼習之，以異於人耳。陸元長梁子輔，皆壯年後患風痺，右臂不舉，乃以左手書，逾年筆法精勁，勝於用右時。近代余曾見林孝廉章之父，以左手書，狂草滿紙，有顛素風。莆田林祖恕弟林藪，左手作書，甚佳，真草合度，其他未有見者，古人不相及也。

杜撰

今人多言「杜撰」不知所出；野客叢書載杜默爲詩，多不合律，故言事不合格者爲「杜撰」。按杜默，字師雄，少有逸才，長於歌詩，石介作三豪詩以遺之，稱默爲「歌豪」。石曼卿「詩豪」，歐陽永叔「文豪」，其後落魄不謹名節，爲時所薄。此豈盡不合格律者叢書之言，未必然也。

食人

隋麻叔謀朱榮常蒸小兒，以爲膳；唐高璿蒸妾食之；嚴震獨孤莊皆嗜食人，然皆葢醞而食也，未有生噉者。至梁羊道生見故舊都被縛，拔刀刳其睛吞之。宋王彥升俘獲胡人，置酒宴飲，以手裂其耳，咀嚼久之。徐引卮酒，俘者流血被面，痛楚叫號，而彥升談笑自若。前後凡噉數百人，卽虎狼不若也。

生易

姜嫄不圻不墀，而生后稷；太姒洩於豕牢，而產文王。

申胥伍胥

申胥復楚，伍胥覆楚，兩人也，而越絕伍胥亦作申胥。又吳王女亦名胥。

晉乘檮杌

晉乘傳權篇與楚檮杌主壹篇，如出一手，其爲後人贗作無疑。

先絡

漢永建元年，符縣令趙社遣吏先尼和拜檄過成瑞灘，溺死，子賢求喪不得，女絡年二十五，乘小船至父沒所，自沈而死，見夢於賢曰：「二十一日，當與父屍俱出。」至日，果兩屍俱出。郡縣以聞，上遣尙書爲之立碑。人爲語曰：「符有先絡，樊道張帛。」（帛沈貞衣也，貞溺死帛亦自沈）按此事與曹娥極相類，而世鮮知之。

陶穀何邾韓璜

陶穀率使吳越，恃才凌忽，莫有抗者。及爲驛卒之女所詐，慚沮失措，頓改舊容。何郟按節成都，欲察文滯公不法事，及爲張俞家姬所染，不發一語而歸。韓璜按王鐵賊私，郊迎之時，辭色凌厲，不交一談。及爲舊狎妓女所迷，粉面緋衣起舞，羞愧夜遁。三人行事大率相類，然爲酒色所迷，一時不能自禁，過後猶知追悔。近來作威福者，苞苴一人，溫語相加，面不知媿，而心不知悔，尙出三人下矣。

婦人拜跪

婦人拜而不跪，自古已然。宋王貽孫對趙中令謂古詩「長跪問故夫」，則古婦人亦跪不跪。自唐則天始，今制婦人亦跪，但拜時不如男子一揖間一拜耳。然連拜不起，揖者俗謂之叩首，乃賤者之禮，非貴之也。至於揖，則男子雙手至地，婦人略縮膝而已，此禮不知與古同否也？

誥勅

唐宋拜官，罷官，謫官，皆有詔勅學士，屬思幾不能辨。本朝拜官，唯邊鎮憲臣，始有勅，然亦文具耳。覃思考績，封贈，方用勅語。唐宋文駢儷而稍莊重，今用散文，以職之崇卑爲繁簡，多經生語。唐宋皆鎖院草制，或面宣詔旨，今則起艸私家，什九假手，昔之潤筆出於官家，而今之潤筆出於所得之人，其不同如此。至於五言之體，典重簡則唯兩漢得之，唐以下不及也。

一至十字

今官文書一至十字，皆用同音畫多者，以防詐僞；其中壹貳音義俱同，肆伍陸玖拾音同義異，參字字書所無，蓋以參字微變之。古語勿貳以二，勿參以三，考工記參分其股，漢志參分橫，則參亦可作三也。泰亦無字，按束皙賦朝列九鼎之奉，夕宿黍娥之房，黍卽古七字。太玄七政亦作黍政，奈何不作黍乎？捌字見急就章農器也。

一日是兩日

蘇東坡云：「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可謂得靜之理矣。近來任達者，更之曰：「無事此遊戲，一日是三日。若活七十年，便是二百一。」其語雖達，然恐不能勝蘇語也。余有耽書之癖，常悔早年玩愒月日，近者痛自剋厲，又戲演前語云：「無事常讀書，一日是四日。若活七十年，便二百八十。」然恐名根未除，又是一重魔障，但性之所近，各適其適。

西遊記

俗傳有西遊記演義，載玄奘取經西域，道遇魔祟甚多，讀者皆嗤其俚妄。余謂不足嗤也，古亦有之神農嘗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黃帝伐喙尤迷大霧，天命玄女授指南車，禹治水桐柏遇無支祁，萬靈不能制，庚辰始制之。武王伐紂，五岳之神來見，太公命持粥五器，各以其名進之。至於穆天子傳，拾遺記，梁四公，又不足論也。西遊特其濫觴耳。

既入其苙

王勉夫野客叢書，大類論衡，其所辨者，皆不必辨，而所引證，又多俚俗。如解孟子，既入其苙，云世人以苙爲闌，非也。苙，香艸，甘芷之類，豚之所甘。夫苙之爲香艸與否，不必言，但以文讀之，曰既入其香艸，又從而招之，成文理乎？好異而不通甚矣。

富貴不樂

仕官尊崇，家財浩富，氣焰烜赫，極爲人所羨慕，然當之者，未必樂也。貴至於王侯將相，責任愈鉅，精神愈勞，事幾一失，求爲匹夫而不可得，富人田連阡陌，日夜持籌會計，食寢不安，妻妾盈庭，力儘髓竭，不復知有生人之樂者多矣。因憶桑維翰常語人曰：「吾雖貴爲宰相，有似著新鞋襪，外望雖美，其中甚不快活。」斯言至矣。然王侯將相勞身以爲天下，當其在己，辭之不得，猶可言也。富家翁竭一生心力，以遺子孫，卒歸它人，豈非愚之甚哉？

兄弟詩

陳思王時「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法昭禪師傷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嗟夫人以么麼財帛，而令兄弟操戈鬪牆者，讀二詩而不感動悲夫！

奢僭之報

何曾日食萬錢，其子劭至二萬，後卒不得其死；暴殄天物，自有報應，無論折福也。李文饒一杯羹，皆用珠玉琥珀金寶等物煎汁，而棄其滓，每杯直錢三萬，其奢過何氏遠矣。寇萊公宅中，未嘗點燈，雖廁溷穢處，蠟膏山積，故二公者皆不免海外之行。本朝嚴分宜子僕，皆用蜀錦織成小片，以爲婦人天癸之用。虎子以七寶鉗金爲之。張江陵子告還家，途中一飯，至列釜金三百，他不論也。奢僭如此，不亡何待？

婢隸有見解

柳公權家出婢，見主人買絹，往復論價，卽爲中風仆地，曰：「死則死爾，安能從牙僧郎君乎？」宋御史臺老隸見范諷召客親，諭庖人以造食，指揮數四，既去，又呼之，可嚆告戒，又數四，卽直其挺。范問之曰：「大凡役人者，授以法而觀其成，苟不如法，自有常刑，何事喋喋？使中丞宰天下，天下之人安可一一告語叮嚀乎？」此二事大非中人見解，而辱於泥塗，可惜也！

古今人心不同

儉，美德也；古以養廉，而今徒以守貨；隱，高風也；古以避世，而今反以吊名；狂，奇節也；古以進取，而今借以肆詈；勤，盛心也；古以修業，而今用以治生；學，本業也；古以成材，而今專以取貴；戒殺好生，善事也；古以自盡其方寸，而今以徼福於幽冥。

藏書

古人珍重書籍，家藏率皆精好。鄴侯牙籤三萬，至新若手未觸；謝暉手自校讎，列二十廚；沈麟手寫細書，滿數十篋；陸龜蒙得書卽錄，所藏雖少精，皆可傳，非徒誇多已也。然不數傳，竟喪於子弟兵燹之手。故杜進書尾跋云：「請俸寫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教，鬻及借人爲不孝。」陳亞詩云：「滿室圖書雜典墳，華亭仙客岱雲根。當時若不和花賣，便是吾家好子孫。」二君之慮深矣。然不肖子孫，蕩產如風掃籬，卽萬語諄諄，安能禁使不鬻哉！但得鬻於賞鑒之家，代我珍藏，尤勝於無賴子架上鼠吃雀汗，措几和泥也。趙文敏書尾跋云：「聚書觀書，亦匪易事。觀書者淨几焚香，澄心靜慮，勿捲腦，勿折角，勿以夾刺，勿以作枕，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隨隨，隨開隨揜，後之得吾書者，并奉贈此法。」至哉此言，可謂無我之盛心，典籍之鮑叔矣。故李德裕平泉木石諱，復戒子孫，不如王廉詰云：「來者復爲誰，空悲昔人有。」更自曠達也。

食異

昌歎羊棗，鱖鱖，鮫魚，雖稍與人殊，然亦口實所不廢也。鮮于叔明之嗜臭蟲，權長孺之嗜人爪，劉豎之嗜瘡痂，李棟之服人精，似於奇疾，殆非人理。國朝僧宗泐嗜糞中芝麻，雜米和粥；駙馬都尉趙輝喜食女人陰津，月水；國子監察酒劉俊喜食蚯蚓，口有同嗜，豈非虛語。

一字師

鄭谷改早梅詩：「數枝」爲「一枝」；齊己拜爲一字師。後齊己見張適詩：「虬鬚白也無」，改「也」爲「在」；迺又拜爲一字師。宋張乘崖詩有「獨恨太平無一事」之句，蕭楚材改「恨」爲「幸」，公曰：「楚材，吾一字師也。」

精思亭

李德裕爲相，有精思亭，每處置軍國重事，卽處其中。李林甫爲相，有月堂，凡欲害名賢，謀破人家，則入其中。每有

喜色而出，卽數十人家破矣。秦榛亦然。本朝李于鱗先生，有白雪樓，每屬文，將起草，卽登之，去其梯，不脫稿，終不下，亦不飲食便溺也。夫精思一也，或以爲國，或以爲文，而或以害物，何啻風馬牛不相及哉！

■夢

夢五色筆，而文日進，夢遺筆而才盡，夢遺錦而思日益，夢取錦而名損，夢吞金龜而大有文思，夢吐龜而謝世，此非異夢也，血氣衰而神理盡也。故孔子以不夢周公而歎吾子。

■王涯

王涯於唐宰相中，最爲猥劣；然性酷好書畫，前代法書名畫，人所寶惜者，必以厚貨得之；不受貨者，必以官爵得之。被誅之日，籍其家，書數萬卷，侔於內府。李林甫元載之徒，知有是乎？其誅宦官，意亦甚善，謀疎取禍，遺臭萬年，悲夫！

■好名

杜預刻石爲碑，自紀勳績，一沈漢水之中，一置萬山之上；曰：「後世不有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之事乎？」白居易哀集所爲詩稿，寄之佛藏，一在廬山東林寺，一在東都聖善寺，一在蘇州南禪院，各有記甚矣，人之好名也。以二君之勳業文章，何患不傳於後，而猶自標榜若此？

■知時

雞晨犬夜，性也；然鵝鶴皆能警夜，雀能知更，烏能報曉，猿知報時，蜂能知早晚，至於蠅明蚊晦，蟻雨蜂晴，的然不爽，人有沈涵淫縱，俾晝作夜者，曾物之不若也。

■燈婢燭奴

唐寧王夜於帳前列木刻矮婢，各執華燈，自昏達旦，目爲「燈婢」。申王每夜聚宴，香刻童子，綠衣束帶，使執畫

燭，目爲「燭奴。」二王同時行事，相類如此。然傳記載之，以爲奢侈。近代如嚴分宜父子，溺器皆用金銀，鑄婦人而空其中，粉面綵衣，以陰受溺，甚矣！

明道雜誌誤

張文潛明道雜誌，引謝宣城詩：「澄江淨如練。」謂宣城去江百里，爲謝詩誤。然玄暉此詩，乃登三山望京邑，作非宣城郡中詩也。又引張又新贈妓詩：「當時求夢不曾眠。」爲誤，云求夢須眠，不眠安得有夢？按又新此詩，政謂與妓未遂情好，求同夢而未會眠耳。作如此解，何異癡人前說夢耶？

人與雷鬪

齊苗丘訴爲雷所擊，三日三夜，不能勝，眇其左目。晉揚道和田中霹靂下擊，道和以鋤格打，其股落地，不能去。高歡將薛孤延，亦與霹靂鬪，常遇雷火燒浮屠，躍馬案稍，大呼繞浮屠而走，雷火遽滅。唐歐陽紹欲竭池怪，雷電大作，紹率二十餘人與雷師戰，衣焦體腐，亦不之止。自辰至酉，雷電飛散，得怪碎而噉之，人呼爲忽雷。陳鸞鳳常食黃魚和豕肉，致雷及雷欲擊，輒持又刃望空仰擊，中雷公之股，而墜，一村人遠徙避之。自後每所至，雷輒隨之，人家不容，乃入大巖石中，塞其罅，雷不能入。如是祈雨數四，竟不能害。時人目爲雨師。五人者可謂異矣。

父母子弟

石慶醉過里門，不下，其父萬石君聞而不食，肉袒謝過，責之乃解。楊元珍出門而醉，其母秦璩十日不見之，曰：「我在，汝尚如此，我亡何以帥羣子弟？」使人人父母皆若此，當無不肖子弟。庾叔褒父在時嘗戒其飲酒，父歿後，每醉輒自責曰：「汝廢先人之戒，何以訓人？」乃於墓前自杖三十。陶士行每飲酒，有定限，或遇權會，量有餘而限已竭，或問故，曰：「少有酒疾，慈母見約，故不敢違。」因潸然出涕，使人人子弟皆若此，可無憂辱父母。

楊果宗李偉

宋丁晉公起第京師，鉅麗無比。軍卒楊果宗者，躬畚鍤之役，勞苦萬狀。後果宗以外戚起家，晉公貶崖州，卽以其第賜之。國朝世宗時，大金吾陸炳於京師治第，軍人李偉親負土石，不二十年，炳敗，籍其居入官，而偉女入宮，封貴妃，今上卽位尊爲慈聖皇太后，亦以炳舊宅賜偉，二事合若符契。

■焦門宣室

桀囚湯於焦門，紂拘文王於宣室。

■海口之異

晉樂令善清言而不長手筆，讓河南尹口授二百許語，潘安仁演之，遂爲名筆。太叔廣談辯，仲治不能對，退而著書難廣，廣又不能答。唐裴光庭以閻麟之爲心腹，每事麟之裁定。光庭下筆時，人語曰：「麟之口，光庭手。」又牛僧儒善爲文，楊虞卿善言，說京師語曰：「太牢口，少牢手。」人之才具，信自不同，合則雙美，離則兩傷。

■詩賦

兩京三都之後，幾二百年無賦；至齊梁而後有作，其體變矣。初盛中晚之後，幾四百年無詩，至元而後有作，其調殊矣。然與其爲漢賦之醜而勝，寧爲六朝之簡而則；與其爲晚唐之巧而傷，寧爲元之淺而婉。

■心同報異

孫叔敖見兩頭蛇，恐人復見，殺而埋之，後卒爲楚相國。御史韋君見白花蜘蛛，恐其毒人，以指殺之，須臾爲一小者所毒，手潰臂腫，信宿而死。二人者其用心一也，或以陰德受報，或以殺命蒙殃，天道夢夢，何所適從？

■異常之物有怪

凡物之異常者，皆恐有怪，未可遽指爲瑞。唐李宗真在蜀，庭下有一橘，結子大而晚熟，有小孔如針，竇僚驚異，欲表進之，久而罷。及剖，乃有赤斑蛇蟠其中。章卓鎮成都時，亦有柑大如斗，欲以進御醫者，各殷在座，固持不可，請以

針刺其帶，流血霑席，駭而剖之，乃兩頭蛇也。會昌中含元殿，換一柱，橫巨材，人貪重賞，於鑿屋絕險處，得一異木，徑將袤丈，長百餘尺，軍將大喜，相賀奏聞。開斧之日，歛有狂生，遶木歎息，其聲甚厲，守者詰之，請當中鋸驗，纔二尺許，殷殷血流，驚問之，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此材中藏巨蟒，十年當出，若爲殿柱，至期必箠揚淪沒矣。」宋高宗時，吳山寺中生一葦，大如盤，五色光潤，世所未見。寺僧以獻張循王，王亦驚異，表進之，詔以寺中所出，復令供佛。時當暑月，往反既久，液汁流，寺犬舐之，應時狂斃。於是駭懼，棄而瘞之，吁可畏也。

中國媿於夷狄

蕭穎士漂沈不遇，而新羅士庶，願請以爲國師。龜山海翁流落貶竄，而金遼之人，問其安否？中國之媿於夷狄多矣。

白敏中

唐王起知貢舉，欲取白敏中及第，而患其與賀拔甚往還，令所親申意，欲白絕甚。白許諾，俄而甚至，左右以他出對。甚遲迴而出，甚知遽躍出呼之，具以實告曰：「一第何門不可致，而令我離絕至交乎？」遂相與盡醉。起聞之，曰：「吾向止得敏中，今當并取賀拔甚矣。」敏中此事大有古人之風。今人貧賤之交，驩若生死，一旦富貴，便作崖岸相向者多矣。敏中志行如此，宜不苟同於李德裕也。

末藝不遇

唐開元中，東海馬待封，伎巧無倫，爲上造皇后鏡臺，悉是木人，自能行動，門自開閉，觀者駭異。又造指南軍，撲滿數器數事，屢欲召見，卽值宮中有事，竟不得官。宋董羽爲太宗四壁畫龍，極意精工，半年始成。方希厚賜，及上與妃嬪登樓，皇子方幼，見龍怖號，亟令圮壞，卒不獲賞。國朝戴文進畫甲江南，宣廟聞其名，召之。及進所畫，衣紅垂釣，竟棄不省。工藝之微，其遇合若或尼之，况其他乎？

尤物移人

彭祖七百餘歲，卒以娶小妻妖淫敗道，自隕其命；北山道人修行千年，爲悅密雲令之女，竟被擒戮；五戒禪師戒行精苦，一悅妓女紅蓮，竟墮惡道。尤物移人，可不懼哉！

守錢奴

庫狄伏連家財鉅萬，妻子不免餓色；藏積一庫，自係筭篇，常語妻子，此官物不可用。至死時，身惟著敝褲，而積絹至二萬疋。其所藏蓄，並歸天府。臨沮鄧差鉅富，而自奉菲薄，道逢估人，不相識，呼與共食，頗極珍美。問之曰：「人生世間，止爲身口耳。一朝病死，安能復進美食乎？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爲守錢奴也。」差默然歸。宰鵝以自食，方動筯，骨哽其喉而死。相州王叟積粟萬斛，莊客二百餘戶，而夫妻吝嗇，常食陳物，纔可充腸。叟嘗巡行客坊，見一客方食，盤殮豐盛，叟問其業，答曰：「唯賣雜粉香藥，有本五千，逐日食利，但存其本，不望贏餘，故衣食常足。」叟大悟，歸語其妻，發倉庫恣食，不數日，夫妻並夢爲人所錄，枷鎖鞭撻，云：「何得妄破軍糧？」無何，並卒。官軍圍安慶緒時，始益發其廩。夫爲子孫守錢，猶可言也；至爲他人守錢，役役終身，不得一日之奉，養目之曰奴，豈不誠奴哉！

服藥

藥之有益於人者，服之不輟，皆可長生。偃佺食松實而飛，毛女食柏葉而壽，任子季服茯苓，十八年而隱形；韓衆服菖蒲，十三年而身生毛，冬袒不寒；趙他子服桂，二十一年日行五百里；梁頃餌楮實一年，老更年少；移門子服五味子，六十年，色如玉；女林子明食朮，十一年，身輕；楚子服地黃，八年，夜視有光；陵陽子服遠志，二十年，有子二十七人；杜子微服天門冬，八十年，日行三百里；庾肩吾服槐實，年七十餘，鬚髮更黑；國朝閩林太守春澤，服松脂烏梅，六十年，壽一百四歲，猶能御女。今人服餌既雜，又復作餌，以治之病，且不能，况延壽耶？

人臣專殺

李廣爲北平守，斬瀾陵尉，上書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報，振旅撫師，以征不服，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稱朕之指哉！」胡建爲北軍將監御史，穿北門，以爲賈建私約其走卒，當選士馬，日至堂下拜謁，命走卒拽御史下，卽斬之。上書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也。建有何疑焉？」唐哥舒翰爲安西節度，差都兵司馬，使張擢上都奏事，逗遛不返，納賄交結楊國忠，翰適入朝，擢懼，求國忠除擢，御史大夫兼劍南西川節度使，勅下就第辭翰，命部下捽于庭，數其罪，杖而殺之。然後奏聞，帝下詔褒獎，仍賜擢尸，更令翰決尸一百。此三事，極相類，雖痛快人意，而啓臣子專殺之端，不可爲訓。

野史言

野史言舜囚堯，太甲殺伊尹，羣仙通鑑言舜聽讒言，殺賢臣伶倫等八人。風俗通義謂秦穆公殺賢臣百里奚，及拾遺記等書載趙高爲神，入鼎鑊，七日，顏色不變。淮南王劉安舉宅上昇，鈞弋夫人尸蛻而去。紕繆失實，誤人不少。

畫簾緒論

讀胡太初畫簾緒論，知宋時作令之法，與今大率相似，而御史及賓朋遊謁二事，尤中今日之弊。唯酒稅與聚集娼妓，多買姬妾，則今之所禁也。居官者，置此書座右，可以寡過矣。

兩頭探

范忠宣鎮西京，常戒屬官受納租稅，不要令兩頭探。或問何謂也？公曰：「不要令人戶探官員，等候交納；官員亦不要探納者多少，然後入場，但每日絕早入場，等人戶交納，則自無稽留之苦。」今之納戶，終日伺候官府，如鬼神不可測識，官府又必候納者齊足而後肯收，遲延歲月，徒滋弊竇，何益於理？」

范質

范質爲副宰相，頗負才望，一旦失節於宋太祖，依阿取容，不過馮瀛王之續耳。其言曰：「人能鼻吸三斗醇醋，則可作宰相。」此與蘇味道摸稜之旨，寧有異耶？

戒殺

今人侈口動言戒殺放生，至其行事，害必避，利必趨，利必歸己，害必歸人，殺機甚矣。忍於人而不忍於物，卽日放生何益？宋齊丘陰謀盜國，奸雄之尤也，而所著戒殺之文，呵詆列聖，直疑自古無君子，欺天罔人，又當入無間地獄矣！

忽雷

鱖魚名「忽雷」；歐陽紹與雷闢，人號「忽雷」；秦叔寶，亦名「忽雷駸」；又御器琵琶名，大小「忽雷」；馮道子琵琶名「遼殿雷」。

涉世

涉世未深者，其英氣可與有爲，而未免有挂一漏萬之病；涉世太深者，其智識可與謀事，而未免有患得患失之心，故貞不達時，難在少年，百折不挫，斯爲大勇。

賢士有助

古自高人賢士，多有所助而成；重耳之霸，樂羊之學，老萊北郭之隱，妻成之也；孟子之賢，雋不疑之能，陶士行之業，母成之也；陳了翁之抗直，子成之也；浮休居士之高，龔翠巖之誼，女成之也；張九齡之忠讜，鄭志完之敢諫，友成之也。故嚴延年能從母命，何至殺身；張茂先早聽子言，豈罹奇禍？

龍虎

龍而可象，非真龍也；虎而可搏，非真虎也。故葉公遇真龍，則失色卻走；裴旻遇真虎，則弓矢墜地。由是觀之，爵祿

可以餌榮進之輩，不可以籠淡然無欲之人；刀鏃可以及功名之徒，不可以加鴻飛冥冥之士。

■洗浴

何修之一日洗浴十數過，時人謂之水淫。劉寬經年不洗面，濯足；陰子春亦然，間一爲之，輒破財失事。宋資政瀟傳正有大洗面、小洗面、大濯足、小濯足、大澡浴、小澡浴、小洗面一易湯，用二人，頰面而已；大洗面三易湯，用五人，肩頸及焉；小濯足一易湯，用二人，踵踝而已；大濯足三易湯，用四人，膝股及焉；小澡浴湯用三斛，人用五六；大澡浴湯用五斛，人用八九。每日兩洗面，兩濯足，間日一小浴，又間日一大浴，口脂面藥，薰爐妙香，未嘗斯須去側也。然亦勞矣。嘗時與王介甫同時共事，介甫面垢不洗，髮亂不梳，衣服生蟻蟲，而蒲之行事，乃若此，真堪絕倒也！

■曆日

今曆日之後，止留六十甲子，想其來已久。宋至道二年，司天楊文鑑建言六十甲子之外，更留二十年。太宗以爲當存兩周甲子，共成上壽之數，使期頤之人，猶見本年，號令下司天讖之，遂爲定式。不知國朝六十之制，又從何時而變也。但年過六十，不見所生，便覺凄然有物化之感，太宗之慮深遠矣！

■妬婦

人有妬婦，直是前世宿冤，卒難解脫，非比頑黷父母，猶可逃避；不肖弟兄，僅止分析；暴君虐政，可以遠避；狂友惡賓，可以絕交也。朝夕與處，跣步受制，子女僮僕，威福之柄，悉爲所持；田舍產業，衣食之需，悉皆仰給；啣恨忍恥，沒世舌聲；人生不幸，莫此爲大。蜀有功臣，家富聲妓，其妻妬悍，未敢觸目，妻死之日，方欲召幸，大聲霹靂，起於床簀，遂驚悸得病而卒。秦石某爲騎將，苦妻之妬，募刺客殺之，十指俱傷，卒不能害。如此數四，竟與偕老。沈存中晚娶張氏，常被箠楚，拔其鬚髮，血肉狼藉，及張氏死，人皆爲之慶，而存中神氣索莫，月餘亦卒。國朝楊大司農俊民，老而無子，妻悍尤甚，侍婢有孕者，皆手擊殺之。楊竟憤鬱暴卒，布衣黃白，仲亦遭此困，無食無兒，豈非宿冤哉！

■人不易知

季子之學，不爲父母所容；王湛之賢，不爲宗族所識；韋臯不禮於婦翁，蘇頌常奴於其父，人不易知，骨肉猶爾。固知滕公之譏韓信，李白之奇汾陽，自有法眼，難以意度。

■抵鵠代薪

所出愈多，則人愈知惜；所聚愈廣，則主愈生慳。故親荆山之岷玉，必不以抵鵠；季倫之蠶蠟，必不以代薪。

■晚節不終

蔡中郎以極言宦官，幾爲曹節所魚肉；髡鉗亡命，而卒附董卓，甘以身殉之；元微之爲分司御史，不讓仇士良，被擊敗面；當時壯之，而卒緣宦官以進，致有適從何來之譏；寇萊公以剛直嫉惡，不容於時，而卒亦僞造天書，以致召用，終窺荒服，仕進之心一勝，遂至喪生平之所守，若兩截人，然甚矣晚節之難也！

■得名之難

虞阪之上，逸驥與駑駘俱疲；吳龍之中，孤桐共樵蘇並爨；一遇王良伯樂，遂騰聲於千古。故趙壹借陟於羊陟，太冲振名於士安，樂天聲起於逋翁，長吉才騰於皇甫，媚道賞而廣平重，敬之說而項斯聞，青雲之附，自古然矣。俗士媚伎而不容，文人傲晚而凌忽，毀譽任夫愛憎，是非視其同異，異己者雖才必擯，苟同者下里蒙褒，士生其間，吠聲射影，所信者寸心之自知，所俟者千載之定論耳。故古之取名也易，而今之得名也難，苟非上駟，鮮不露質矣。

■義

今人謂假父曰義父，假子曰義男，義女，故項羽尊懷王爲義帝，猶假帝也。樂器笛孔上別安嘴曰「義嘴」，衣外別安欄曰「義欄」，唐人謂假髻爲「義髻」，彈箏假甲曰「義甲」，漢張魯以左道惑民，來學者衆，置「義舍」及「義米」「義肉」，今世尙有「義田」「義塚」，則義之爲說，皆似外置，而合宜者，故知告子以義爲外，亦自

有見。

□影異

酉陽雜俎載揚州東市塔影忽倒，故老言海影翻，則如此，是一時之怪也。陸務觀言在福州見萬壽塔，成都見正法塔，蜀州見天目塔，影亦皆倒，則常倒耳。然今福州萬壽塔影實不倒，則陸所見亦偶然也。金陵牛首塔影閉中門，則影從隙入，見壁上高可三尺，尖反居下，自來如此。余屢見之，久亦不以爲異矣。金陵狹邪，崔氏所居樓上，屋角有隙，如小指，而光滿兩塔壁許，樓外樹影扶疎，如畫鳥飛蝶過，皆歷歷如鏡中。余亦親見之。高州有高涼洗夫人祠，碑嵌儀門壁中，厚五寸許，中一塊，指大，色白，瑩如燈光石，近窺之，則門內祠宇樹木，兩廡歷歷可見，如眼鏡然。徐興公朝見之，此亦異矣。